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五期

民國廿三年一月廿二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面積＼地位	每期
全頁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七
八分之一	每期四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者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	二角五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
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
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
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
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
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
。
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
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天津國聞週報社
天津大公報社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發行所
上海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大公報分館
太原大公報分館
成都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中等各車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五〇	九•〇五	一二•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二〇	一三•〇八	四•一四	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瀋直達特別膳隊	八•〇〇	八•三〇	九•三六	一〇•五三	一一•〇二	一一•二七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二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二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一八•三五	一九•一二	二〇•二三	二一•四〇	二一•四九	二二•一五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車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一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瀋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三•一四	五•二四	停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等各車			五•三五	六•一三	六•五三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一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〇•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三三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十二及第二十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四•二〇	四•五五	一〇•〇六	一四•四〇	一六•〇八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一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車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一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七•一五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瀋直達特快膳隊						由	上	海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由	浦	口		開	來		七•二〇	七•五〇		九•三六	一〇•四三	一一•一〇

時人彙誌

白鵬飛



白鵬飛，字經天，廣西桂林人，現年四十五歲，桂林中學，廣西陸軍測繪學堂及兩廣高等工業學堂應用化學科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獸醫科實科及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特別預科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第一部肄業，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法學士，曾任廣東惠州常關幫辦，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統計科長總編纂，國立北京大學講師，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教授評議員兼預科學長，國立清華大學講師，私立中國大學朝陽大學講師，外交部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講師，改組後分任教授兼教務長，江蘇大學民衆教育院教授兼總務長，廣西大學教授兼事務長及代理校長，現任國立北京大學講師，國立北平大學教授，國立北平大學法學院院長兼代政治系主任，二十二年第二屆高等考試典試委員兼北平辦事處主任，著有工業常識，行政法總論（商務印書館出版），近百年政治思想變遷史略（華通書店出版）法學通論（民智書店出版）憲法及憲政（華通書店出版）比較勞動法學大綱及行政法大綱（好望書店出版）。

編輯後記

◇……本周適逢列寧逝世十周忌日，特選登「列寧逝世十周年」一文，以紀念這位不世出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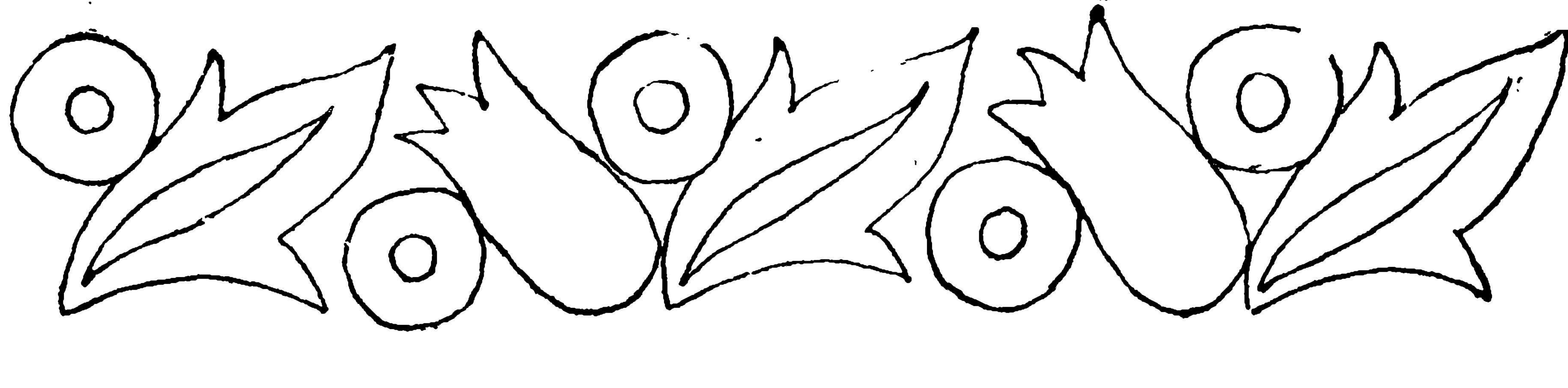
◇……近來有許多讀者要求轉載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有價值的論文，以便保存，這期試選關於畢業會考問題的幾篇文章，當爲讀者所樂許歟？

◇……編者很想在文藝欄發表些青年作家的文章，這期選登夏英喆君「給地下的陳貞元女士」一文，雖不能說是成熟的作品，而感情的熱烈，立論的肫摯，思想的超脫，文字的清麗，均可見作者是一個篤學的後才。

◇……本報所刊的「西康建省記」，現查此書民元時曾有石印本行世，二十一年又有陳棟樑之鉛印重刊本，由南京中山東路中華印刷公司印行，雖流傳不廣，亦無再刊必要，決即停登，以免浪費篇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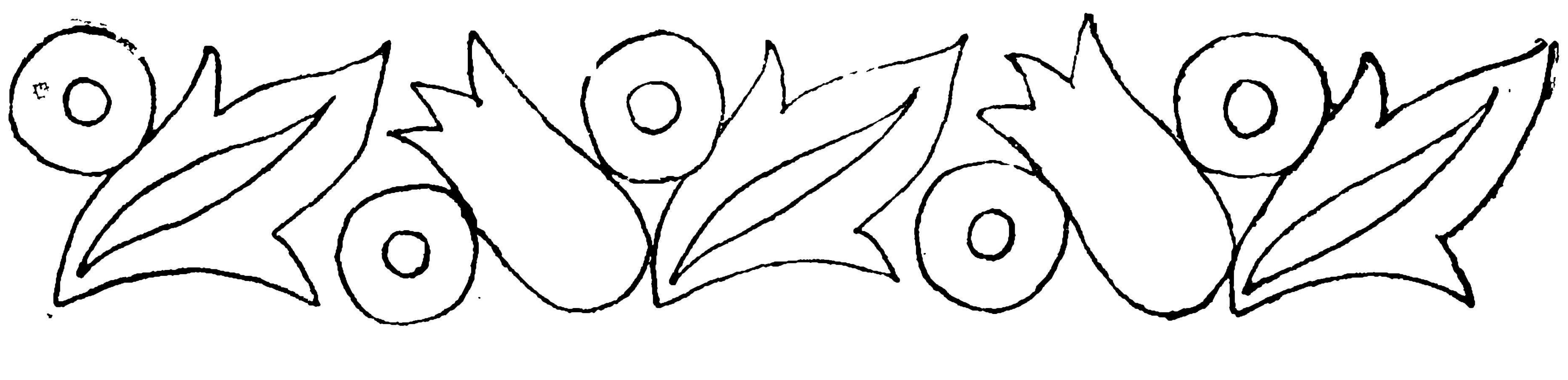
◇……「邊城」續稿，所存不多，暫停一期。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廿二日出版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二）

陳振先

（二A）秦末漢初以十月爲歲首

我國歷史上有一極明顯而毫無可疑的奇怪事實，即自秦始皇之二十六年（公曆紀元前二二一年）起，至漢武帝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公曆紀元前一〇四年）止，秦漢朝廷皆以今之「夏曆」十月朔爲歲首，而以「夏曆」九月或閏九月（稱曰後九月）晦爲歲終。此事載在史冊，斑斑可考，任取馬遷史記或班固漢書或荀悅漢紀考之，都是如此。但因新近有著名全國學會居然忽略此種事實，爰取史漢關於此事之記載，摘要述之如左：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謂始皇信齊人騶衍五德迭與五行相勝之說，見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頁四，又前漢書郊祀志頁四亦同）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謂周以火德王，秦應以水德代之，因水能勝火，而火不能勝水）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年始即歲首）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見史記卷六頁五）

史記封禪書云：

「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史記卷二十八頁四，又漢書郊祀志頁四略同）

又從始皇二十六年始，至漢武帝元封六年止，史記漢書荀悅漢紀中之各帝紀每年紀事，皆從冬季始，以次及春夏秋而止，又從十月記起，以次及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遇有閏月之年則後九月）而止。若遇冬季無事可記，始從春月記起。若遇冬春皆無事，則從夏月記起，如文帝十三年是。或冬春夏皆無事，則從秋月記起，如呂后五年是。更有全年無事可紀者，如史記始皇本紀之書「三十年無事」呂后本紀之書「三年無事」，及文帝之

四年五年，七至十二年，後三年至後五年，皆是。惟每年皆記至九月或後九月而止，九月以後，從不見有冬季或十，十一，十二，等月之記載，有之，則皆可證其爲史文之訛竄（證據另詳下文）。茲從史漢中摘錄數條於左，以明秦末漢初皆以冬十月爲歲首，秋九月或後九月爲歲終：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可其奏事。……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臭魚也）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始皇遺書賜長子扶蘇，使以兵屬蒙恬，自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趙高說李斯矯詔賜扶蘇蒙恬死，更矯詔立胡亥爲太子。）九月葬始皇酈山。

史記高祖本紀云：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沛公）召諸縣父老豪傑曰，……吾（應曰「楚懷王」）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八月，趙相國陳豨反（於）代地。……九月，上自東往擊之。

史記孝文皇帝本紀云：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絳侯（周）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此即前時之朱虛侯劉章，以誅呂產等有功，二年立爲城陽王）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六月……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前漢書景帝紀云：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春正月皇太后崩。夏旱，禁酤酒。秋九月蝗。有星孛（彗星）於西北。戊戌晦日有食之。立皇子乘爲淸河王。

前漢書武帝紀云：

（元狩）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各）百金，……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 。……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薨。

太初元年（未改曆前原是元封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 。乙酉柏梁臺災（火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從是月起改用太初曆，是年歲終改在十二月晦——但漢書是年八月後無記錄——下年記事，從春正月起，至冬十二月止。秦末漢初怪曆，至此遂告終局。武帝太初元年即元封七年爲新舊制過渡之年，是年以十月始，以十二月終，共得十五個月，爲有史以來最長之年，比之泰西紀元前四十五年即羅馬七〇八年改曆前之「紛亂年」號稱十四個月——實則仍祇十二個月——者，仍多一個月。）

右摘錄史記漢書史文數則，足以代表漢初一百零三年漢廷年月之記載，皆從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始，以次及於正月…八月九月止，其他各年莫不類此。然亦間有極少數之例外。茲將余所發覺之例外數則，摘錄於左，而考正之。

史記高祖本紀云：「五年……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

右錄史記文，先言「六月大赦天下」，繼言「十月燕王臧荼反」，與上文所言漢初以「夏曆」十月朔爲歲首九月或後九月晦爲歲終之說不符。史記「考證」引明凌稚隆之說曰：「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余謂凌氏之說非也。「十月」自是錯誤，然凌氏謂燕王臧荼反事在次年即高帝六年則謬甚。考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高帝於五年八月自將誅燕，九月虜燕王臧荼，後九月以太尉盧綰爲燕王，又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亦載高祖五年「後九月綰爲燕王」，可見燕王臧荼之反，事在五年八月之前。考漢書高帝紀五年之下云：「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臧）荼」是也。又史記盧綰傳言綰於漢五年將兵擊臨江王破之。「七月還，從（高

帝）擊燕王臧荼，臧荼降，……漢五年八月乃立盧綰為燕王」。則與史漢他處所言稍異，而盧綰之王燕更早兩月。無論如何，臧荼實反於高帝五年七月，十月不得有燕王臧荼。可見上錄史記之「十月」實是「七月」之誤，於漢初以十月為歲首之說並無不符。却怪乾隆初年作史記考證之諸臣，引明凌稚隆之說，竟謂「十月」以下事屬次年！為此說者，與引此說者，洵可謂「一榻糊塗」矣。

（二）史記孝景本紀云：「四年夏立太子。……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三）前漢書景帝紀云：「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六月赦天下。……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右錄景帝四年史漢文各一則，史記於「六月」「後九月」之下而竟有「冬」，漢書於六月七月之下，而竟有「十月」，似與漢初以十月為歲首之說相枘鑿矣，而實則不然。姑無論是年史漢所紀「復置津關，用傳（過關憑證）出入」，史記言事在後九月，漢書言事在春，證明二者之中，必有一錯簡。且吳楚趙膠西等七國之反，事在景三年正月，吳王濞伏誅及趙王遂等六王自殺而吳楚平，事在景帝三年三月，（因漢書記此事在二月壬午晦日食之後，而荀悅漢紀言三月吳楚平，史漢皆言六月詔赦楚元王子蕆及吏民之與謀反者，故知其在三月）則趙國之除為邯鄲郡，當在景帝三年之夏，（似在六月二十五日乙亥，因考史記景紀及年表五，是日侯國有一大批更動也）因趙王遂既因謀逆自殺，而廣川王彭祖又至景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丁卯始徙王趙，斷無任反後之趙國虛懸年餘而不加處置之理。又查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景帝四年欄下列宗室王國之除為郡者五，一濟南國，二趙國，三廬江國，四臨江國，五淮陽國。其中淮陽王餘於景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乙亥徙王魯，淮陽國除為郡，與趙國於景三年夏除為郡之說合。又臨江王閼薨，無後，國除為郡。考漢書景紀，臨江王閼薨於景四年秋七月；國除為郡，當在景四年秋。又考史記淮南王衡山王列傳，衡山王勃於景四年來朝，帝因其於七國反時忠於皇室，故徙衡山王勃為濟北王以褒之，而徙廬江王賜為衡山王，以補其缺。（濟北王勃於景五年即徙王濟北之明年薨於濟北王位，謚曰貞王。薨者乃濟北王，非衡山王也。其後武帝元狩元年因與淮南王安謀反事洩而自剄之衡山王乃衡山王賜，與初王衡山後調濟北薨於濟北王位之貞王勃無涉）廬江國除為郡。觀上列最後兩條，以此例彼，則趙國之除為邯鄲郡或在景四年秋。合上述各證觀之，是見趙國之除

[illegible]，非在景三年夏，即在景四年秋。史記景四年冬一條疑有錯簡。

至前漢書景帝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一條，其錯誤更是顯然。此條不見史記，不見漢書五行志，不見荀悅漢紀，一也。又無論後九月在景四年終抑在景三年終，景四年歲首之十月十一月朔晦或朔後一日或晦前一日都非戊戌，景四年歲終景五年歲首之十月十一月朔晦或朔後一日或晦前一日亦非戊戌，故無論如何遷就解釋，景四年都無十月戊戌晦之理，此條顯爲錯誤，二也。景四年五年歲首十月朔十一月朔都不入食限，日食爲不可能，三也。可見漢書此條實是誤條，而不能作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之反證。

（四）史記孝景本紀云：「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爲歲不登……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大旱。

此年史記先敘正月，次敘三月，次敘十月，與今時敘事次序相似，乍觀之，眞似是漢初以十月爲歲首的好反證矣。然下年卻書「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景帝後三年歲首既有十月矣，（但是年十月並無日月食）上年歲終安得復有十月，其爲錯誤也明甚。且夏曆冬十月中國北方本來不應有雨，更何所謂「十月大旱」？意者此處之所謂「十月大旱」，原是「大旱十個月」之意，觀於上文因歲凶年穀不登，禁民食馬粟之令而了然。漢書作「秋，大旱，」亦是一說。然遠不及「十個月不雨」之說於義最長。秦末漢初以夏曆十月爲歲首一節，既經完全證實至無復可疑之餘地，吾人可以進一步根究世人因忽略此種事理而發生謬誤的事實。

（二B）中國天文學會民二十二年年報糾謬

秦末漢初既以十月爲歲首，九月或後九月爲歲終，故史冊所記，凡屬每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內之史實，乃發生在是年正月之前，而非在是年九月之後。人而忽略此點，勢必至笑話叢生。譬如讀史漢列傳，見有某人卒於某年九月，而其父則卒於是年十月，不知者或且疑其父之致死，乃不勝西河之痛。又如有女子於某年十月出嫁，而卻於是年八月生子，不知者必以爲其子（私生子？）之誕生，乃由於帷薄不修。試更具體一點：秦始皇於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崩於沙丘平臺，而卻於是年十月癸丑南巡狩，不知者或且疑爲殭屍出遊。漢王二年冬十月，項羽陰令九江王黥布殺義帝於郴，（年月[illegible]漢書，與史記黥布所言稍異）而是年三月，漢王乃令三[illegible]

義帝發喪，不知者或且以爲無風起浪。文帝於元年十月辛亥即皇帝位，乃是年三月卽立長子啓爲皇太子，太子母竇氏爲皇后，不知者或以爲文帝早有覬覦大位之心。項羽於漢王元年正月三分關中之地，分封部下章邯司馬欣董翳，而沛公於是年十月始至關中霸上，乃沛公卻聲言已先入關，不知者或且舉此以爲沛公掠美冒功之證。凡此種種誤會，皆由不悟秦末漢初之紀事，每年冬季三月，並非在秋九月之後，而實在春正月之前也。中國天文學會去年會報發生謬誤，其故即由於此。

中國天文學會民國二十一年年報載有朱文鑫先生所著之「春秋日食考」，內容採自奧泊爾子氏Oppolzer之古今日月食圖表大全，其中有一條謂襄公十五年食在紀元前五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丙戌，當周曆八月丙戌朔，余曾於國聞周報十卷二十五期「因詩書日食公案答客難」一文附帶評其錯誤，證明是年八月丙戌朔 中國斷不見食， 惟上一月卽七月丁巳朔，古之營州肅愼，今之東三省東部東北部，——尤其是後者——可於日出時見太陽北部被食少許。齊魯之東北境或亦及見食一線，惟此地見食與否，所爭甚微，余亦不敢必云。

近閱中國科學社發行之「科學」十一卷十二期載向達譯距今七十年前英國湛約翰博士所著之「中國古代天文學考」，亦謂襄公十五年之日食，食在丁巳朔。（杜預與余均謂丁巳是七月一日，湛氏謂是閏六月一日，新城謂是七月二日）湛氏並謂「日出時少有見者」，與余說相近，同時並足證朱說謂食在八月丙戌朔之誤 。又近閱「科學」十三卷第一期載陳嘯仙譯日本飯島忠夫教授所著之「書經詩經之天文曆法」一文，論及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食事，中有云：「日本大正三年平山清次博士又作精密之研究，謂爲紀元前七七六年（−775）羅馬朱利亞曆九月六日有日蝕，其日之干支適當辛卯，再考其地域，則在中國北邊，（振先按實是東北邊）周都不能見云。」其說與余在國聞周報十卷十四期「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椿公案」一文及周報十卷二十五期「答客問」一文中所言相表裏。湛氏飯島氏平山氏之著作在余先，昔未得見，今謹對於上述諸氏致其敬意。惟於此欲有所聲明者，湛氏飯島氏平山氏新城氏與吾國之朱氏，對於古代日食之搜檢審查，似均直接或間接倚靠Oppolzer氏之古今日月食大全。余不幸尙未見過此書——且亦無需乎此，故凡所推算，都須手自爲之。雖不免稍爲費事， 然獨立不倚之精神賴以保全， 所得亦足以償其勞也。

補叙既竟，歸入本題。中國天文學會民二十二年年報載有朱文鑫先生所著之「兩漢日食考」一文，仍仿上年年報所載之「春秋日食考」體例，以 Oppolzer 與泊爾子氏之古今日月食圖表大全爲依據，參對前後漢書五行志帝紀及古今注所記之年月日干支，而查得其見食與否及見食大小合朔時分等。其表後註語，多數採用長沙王益吾閣學之漢書補注所引張文虎語及明鄭世子載堉之古今交食考李天經之古今交食考等。朱氏擬據泰西名著所列日食時地，以考兩漢紀志所載日食孰者爲眞，孰者爲誤，以及其見食時地見食情形，雖屬取材於人，要不失爲有益國人參考之作。且著者將兩漢紀志所載日食月份干支，與奧氏四百二十餘年間大小日食圖表近一千條逐條比對，（雖然有許多小偏食是一望而知爲非中國所能見的）憑西曆月日以定夏曆月分，憑朱利亞積日日數以定干支，實亦煞費精神。惜乎著者一時疎忽，忘却漢太初元年改曆以前，凡紀志所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乃在是年正月之前，而非在是年九月之後，遂誤將漢太初以前紀志所載日食十條（連誤條在內）一一推後十二個月，追求之奧氏圖表中，所得日食月日干支，與紀志又不能符合，於是一概諉之於史文之錯誤，以厚誣古人。而不知大誤特誤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此十條中至少有四條是誤的，但經朱氏一考，變爲誤上加誤，治亂絲而棼之，此之謂矣。）此十條爲何，即「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食」，「十一月癸卯晦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食」，「三年十月丁酉晦食」，「十一月丁卯晦食」，「景帝四年十月戊戌晦食」，「七年十一月庚寅晦食」，「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食」，「中四年十月戊午食」，「武帝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食」是也。茲因限於時間與篇幅，但舉史漢文帝本紀及漢書五行志所載文帝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漢書景帝紀所載景帝中四年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及漢志所載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三條略一論之。

文帝三年時曆十月丁酉晦（實應作十一月丁酉朔，漢初曆法甚疎，往往後天一日而食在晦）距文帝二年歲終後九月丁卯晦（漢廷官曆之除夕）僅差三十日，丁酉晦之食，實當西曆紀元前一七八年（不是一七七年）朱利亞曆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利亞積日日數爲一六五六七六四，是日食近南下交，下去成帝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之食恰隔九個 saros 周期。朱氏誤以爲此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是在文帝三年九月壬戌晦之後二十九日，應得辛卯，更檢奧氏日食圖表對照，見西曆紀元前一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辛卯，南洋果有日環食，遂認史漢所紀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之食，乃十月辛卯晦之誤。

而不知史漢實不誤。乃朱氏誤認文帝四年十月作文帝三年十月而不自知耳。（惜中國天文學會負責諸公亦不知之，否則朱氏此等錯亦不至於鑄成）

前漢書景帝紀載景帝中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宮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此條先記春，次記夏，次記秋，次記十月戊午日食。乍觀之，似又是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說之反證矣。而實則十月戊午日食一條亦是誤條。因景帝中四年九月甲子朔，其下一月（即十月）乃癸巳朔，（俱據資治通鑑目錄頂欄之劉羲叟長曆）戊午乃十月二十六日，安得有日食乎？張文虎謂此實由於景帝中三年時曆九月戊戌晦（官曆除夕）日食幾盡之重書而致誤。其實此食應在景帝中四年元旦日（十月戊戌朔），時曆誤後一日，遂食在景帝中三年九月戊戌晦（除夕），因誤一日，遂差一年。然當時之顓頊曆則作中四年十月戊戌朔，張文虎謂癸卯元術亦得中四年十月戊戌朔。或者依顓頊曆書於此年十月，與書於上年九月晦者各行其是，以致一食兩書。其後書於四年十月者又訛戊戌爲戊午，又誤移於四年之末，致有此誤。張文虎氏此種解釋，原甚近理，對於朱氏之惑，尤其是醍醐灌頂，金針度人。朱氏於「註六」既引張氏之說，宜若可以豁然醒悟矣。乃朱氏反議張文虎之說曰：「其說似未盡善，上年日食幾盡，自在九月戊戌晦，非十月朔，不能（?）移置此年之首。此年十月晦爲戊戌（干支疑有誤）而非戊午（當然不是戊午），史固有誤，……非誤衍也，實月日有誤耳。」是未悟景帝中三年九月晦與下年歲首不過相隔一屑粉連史紙（僅差一日），移置之固易易也。

漢書五行志載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荀悅漢紀作十一月癸酉晦，誤，因是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晦朔都非癸酉）是日實應是元朔六年十二月癸丑朔，當公曆紀元前一二三年朱利亞曆一月二十三日，朱利亞積日日數爲一六七六五二〇，上距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食恰隔三個 Saros 周期；下距成帝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西曆紀元前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朱利亞積日日數爲一七一六〇三二）之日食恰隔六個 Saros周期；又下距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三月辛丑晦（公曆後四十年四月三十日，朱利亞積日日數爲一七三五七八八）之日食恰隔九個 Saros 周期。此四食皆食近南下交。此四個日食是否中國皆見，與夫見食地點時刻及食分深淺，雖然其中有三個經朱氏按照奧氏之日食圖表大全登載於所著之「兩漢日食考」，但我此時尙無暇自己細加推算，故暫時姑置而不論。夫元朔六年十一月癸丑晦，原是公曆紀元前一二三年朱

利亞曆一月二十三日；乃朱氏誤作在此後十二個月之丁未晦，即公曆紀元前一二二年一月十二日，不知此日實在是元狩元年十一月丁未晦。以本屬元朔年間之事，置之於元狩元年，將漢初史實張冠李戴，移後作先，而猶曰「史誤！史誤！」不亦惑乎。

以上特舉三例，以證明朱氏之誤。其餘七條，錯誤亦與此相類。揆其致誤之由，皆漢初怪曆於中作祟。此怪曆者，如當途之怪石，如路傍之溝渠，茲特以紅燈爲之標出，庶於學問道上，後來者不再爲其所躓耳。

雖然，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以九月爲歲終之事實，朱氏未嘗不知之也。余近見氏所著之「天文考古錄」，刻在商務印書館所出之百科小叢書中，確是一本很好的小冊子，我數日前曾特購一冊以貽友人。此書於頁六第四行云：「漢初以張蒼言，用顓頊曆，襲秦正朔，以十月爲歲首」，是朱氏又何嘗不知此事乎。不獨此也，朱氏於余此文所評之「中國天文學會民國二十二年年報」五十三頁「兩漢日食考」「註四」先引張文虎「十月不當書於七月之後」一語，即解之云：「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武帝太初以前，漢書每年先紀冬十月後書夏春秋，故張氏云然」，這又是何等明白之言。故吾以爲朱氏之誤，不過是一時大意所致。諺云：「張天師也有時着鬼迷」，聰明博學如牛乔氏，相傳他在室牆穿一大洞備狗出入，又穿一小洞備貓出入，替後人茶餘酒後添一談笑之資。可見一時不思之誤，是賢哲所不能免的。況且朱先生的日食考，自己明言是取材於奥氏之古今日食闕表大全，不肯學有些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竊取他人的著作以爲己出。此種光明磊落眞實無妄的態度，尤其是我所十分敬佩的。

民二十三，一，十六。　　　　（未完）

補白

劉黑七　　（毛振風）

魯南匪首出沂州，綽號黑七其姓劉，巍巍蒙山與抱犢，據險嘯聚在裏頭。有時黑七令出發，南村焚燒北村殺，賊卒應聲各荷槍，奔騰有如不羈馬。俄頃直撲鄉村來，砲樓被佔闇門開，無辜良民遭慘殺，多年華屋變成灰。官家聞訊急調遣，整隊出剿不容緩，子彈稱稱都豐盈，士卒個個也勇敢。匪首偵知暗加防，終日連夜鬥戰場，拂曉終逃漏網東，長時未獲走險狠。官兵追隨無踪跡，那識羣賊歸山裏，典罷肉票與金錢，烹羊宰牛歡聲起。富翁票銀索萬圓，貧農票價要兩千，富翁有錢可贖命，貧農死命爲無錢。吁嗟乎魯南臨郯費數縣，連年匪災慘受遍，富家成貧貧家亡，大村變小小村半。君不見祊河之西有高橋，村民被殺民房燒；又不見蒼山之東有卞莊，村民被殺民田荒。有高橋，民房燒，甚於高橋不忍謠。有卞莊，民田荒，甚於卞莊數不詳。詎知黑七幾歸滅，又有黑臉續其轍，有生處處欲安生，經濟問題須解決。

補白

杏山草堂詩話（四）

（曾嘯宇著）

吾邑侯壯悔，以詩古文辭。名滿海內。四憶堂詩集。膾炙人口。然余讀侯氏家乘。知商邱侯氏，與雍邱侯氏。係同族連支。在明清二代。蟬冕奕葉。碩儒名卿。後先輝映。大梁望族。羣推侯氏。雍邱有侯佩之先生應瑜者。爲葵所中丞第四子。領明萬曆庚子鄉薦。後由教諭擢知山東泰安州。在任數年。禁暴安良。爲時稱頌。適值妖人徐鴻儒之亂。公規畫捍禦。以大義激發人心。賊入境聞備而遁。後又有劉三方之亂。亦經公蕩平。泰安人立石肖像以祀。先生著述宏富。有簡明律解。水災圖說。痘疹靈秘錄。岱帖三體。是亦山集百卷。今僅存岱帖，興固陵集。岱帖者，先生守泰安所作詩。而手書之者也。其字有八分，眞，行，三體。書法遒勁。士人奉爲楷模。有岱嶽華嶽各八首。岱嶽云，天孫萬古著名封。神異靈鍾五嶽宗。禪代崇禋閱帝主。潛修探策秘仙蹤。岫函雲氣穿盤磴。窗貯嵐光晴鮮葑。登陟乍疑從世外。石閭晻曖聽鳴鐘。梁甫盤旋遠映奇。天齊巨鎮鷹靈龜。飛聲越地泉鳴斗。欲色跌巔樹列眉。廣運帝猷仍有跡。坤維造物自無私。巖花拜舞金鑾迴。萬歲嵩呼異祝釐。青邱嶠巘倚雲看。磴道紆迴五十盤。雲氣吁呵成庶品。風雲吐納住雙丸。下方沸鼓喧晴陸。上界清鐘隱夜巒。尺五幾天滄海近。日光閃忽萬重丹。神房香井秘靈符。鈕父芝童事有無。玉几匱封鑰未啓。金牀書掩醒誰呼。依回空憶諸封禪。指點徒懸五大夫。我欲置身巖壑裏。不隨日月閱榮枯。嵯峨宮闕黃金衣。五色輝煌嵌翠微。玉節爭傳迎帝女。金函解道錫元妃。却從八巧窺雲構。還自天工識化機。翻愧無緣宅斯宇。西山忽漫睨斜暉。疋練曾聞尼父登。俯看寰宇一澠輕。城闉磨蟻微如掌。渤澥浮杯小欲擊。鬱律羣峯皆侍從。蒼茫萬里共逢迎。陰陽變化迷神怪。午夜星文逼短楹。觸石興雲滿碧霄。憑陵止在半山腰。陰晴恍惚迷朝暮。星斗昏明闕泬寥。清蹕曾臨餘蹬路。仙階並躡足雲韶。忘言最愛碑無字。竟日摩娑夢可邀。上答神工下庇民。化文禴祀歷千春。羲封虞望勞登陟。漢時秦宮重典禋。天駕移星迴地軸。揚竿揭日轉陽賓。只今萬國聯轍至。共祝瑤圖百代新。此詩典贍宏博。有黃鐘大呂之音。竟陵鍾伯敬贈公詩。有句云，岱宗固常在。主者待其人。視爾神情異。證予聞見眞。亦可見傾倒之至矣。

列寧逝世十週年

若水

列寧係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逝世的，到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整整十個周年。

夫拉狄米爾，伊里奇，烏里雅諾夫，列寧（Vadlmir Ilich Ul'ianov Lenin）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於伏爾加河（Volga）流域辛比斯克(Simbirsk)地方，父母是顯貴出身，父親曾充任國家的諮議和國立各學校校長職務。列寧在十七歲的時候，受其兄亞力山大的影響，初次加入革命團體，



列寧遺像

並習讀了不少的革命書籍和雜誌。一八八七年列寧兄所屬的革命團體議決於五月一日在聖彼得堡刺殺俄皇亞力山大第三（五月一日就是謀刺俄皇亞力山大第二的紀念日），結果秘密洩露，不但刺殺俄皇的事情沒有達到目的，而列寧兄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和他的許多同志也都在事前被捕了。

列寧在中學畢業之後，就進了卡倉(Kazan)大學學習法律，隨即加入了各種革命的學生團體，這時他已經是一個馬克斯主義信仰者了。假如舊社會的任何一個角隅裏，都不能收容一個革命的青年，列寧也不是例外，不久他便被學校開除而放逐到沙瑪拉省(Samara)的枯枯希諾(Kukushino)地方去。一八八九年在沙瑪拉住了不久，又遷至聖彼得堡，攷中了國家法學的試驗，過了幾天律師生活。從一八九零至一八九三年列寧遍遊俄國各地。在一八九三年秋天，他又回到聖彼得堡，此後他的大部份時間都消耗在參加革命的勞動運動上。在這期間列寧和他的終身伴侶克魯伯斯卡亞相遇，寫了名「在市場上」的小冊子，翌年又以列寧的署名寫了一本「人民底朋友」。一八九五年夏列寧離開了俄國到外國去，在柏林曾參加不少的勞動者的集會。後來又到瑞士去，會見了俄國有名的馬克斯主義者理論家潘列哈諾夫。隨後又回到俄國來，參加勞働者革命運動，在十二月被捕入獄，一八九六年他的妻克魯伯斯卡亞也被捕了。翌年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他的妻也一同跟了去。一九零零年列寧放逐期滿，三月又回到聖彼得堡。一九零一年創辦了有名的大花報，一九零二年大半時間在巴黎。一九零三年列寧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第二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布爾塞維克（多數派）和孟雪維克（少數派）兩派。在每一個極小的問題上，他都不輕易放鬆，因此和他底從前許多親近的同志決裂起來；從此以後，向主張任何妥協的人們去轉戰，遂成為他革命活動不變的要點。二月列寧離倫敦到日內瓦去。

一九零五年俄國暴發了革命，十月列寧為了指導這次革命又回到俄國去。在這次革命過程中，他的獨具的天才和見地驚人的顯露出來，對這次

革命的性質和工人階級應取的鬥爭策略，給了正確的解釋。他指明了這次革命的兩個前途，一個是不澈底的布爾喬亞革命，即布爾喬亞害怕革命而與專制政治妥協；一個是工人和農民革命的民主專政，清除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道路。最後革命失敗，明年逃往芬蘭，一九零七年再到日內瓦去。

一九零八年間開始了對波格達諾夫的『經驗批判論』哲學上的論爭，列寧到倫敦去研究哲學，寫了一本著名的哲學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九零九年參加了在巴黎開的第一次布爾塞維克會議，此後幾年的時光都用在關於哲學的及政治的理論和實際的宣傳上去。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的時候，列寧正在奧國。他被奧國當局疑為是俄羅斯的偵探而加以逮捕，幾於喪失了性命，後來纔證明出來他是俄國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奧國當局因為懼怕俄國工人階級的強烈反對，終竟將列寧釋放，而他也於本年末到瑞士去。

歐洲大戰使得第二國際許多領袖們都喊出『保衛祖國』的口號，脫離了社會主義者的立場。他們以為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曾主張西歐國民應參加對俄戰爭，而恩格思在一八五九年曾表同情德國對法的戰爭；但是戰爭在不同的時期裏，有着不同的意義，這一點第二國際許多領袖們卻模糊的放過了。列寧立即指示出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無論發起人是誰，而其為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爆發，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他主張應將這次反動戰爭，轉變為國內革命戰爭。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他在瑞士參加那裏的社會主義者會議，竭力鼓吹，用武裝叛變的方法去終止這次戰爭，他以為俄皇在歐戰裏的失敗，是俄國無產者勝利的有力條件。

列寧的斷定終於實現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起了革命。但是這次革命只是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四月他回到俄國去，努力於無產者革命的轉變。在他經過彼得堡街市的時候，他被迫登在武裝汽車上，用探照燈照耀着，向圍繞他的無數羣衆演講。七月克倫斯基政府發佈逮捕列寧令，他不得已避在鄰近的村莊裏，後又到芬蘭和離俄國較近的威堡地方去。十月間又回彼得堡，策劃十月二十五日的無產階級革命，在暴動成功的第二日（西曆十一月八日）被舉為人民委員長。

在他未死之前，他經歷了蘇維埃俄羅斯最艱險的時日，一九一八年對德國講和的布列斯特條約是經過他的堅決鬥爭簽定的，新經濟政策也是他經手實行的；他擺脫了東西各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奠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基礎。在一九一八年夏為社會革命黨人刺傷，經過了幾天生死的掙扎，終於又回到原來的地位，為蘇俄無產階級工作。

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帶了他的天才和意志，在一九二四年的正月二十一日和他的無限羣衆長辭了。從此世界上失去一個不世出的領袖，他的死雖然很平常，而人類的損失卻無法計算的了！

列寧在他的全生活中，沒有片刻時間離開過革命的行動；所以他能夠澈底的破壞了舊的俄國，建立了新的蘇維埃聯邦。他不但是一個革命的實行家，而且還是一個理論家。關於他在革命中的理論和策略的主張，布爾塞維克黨人稱為列寧主義。說到列寧主義，我們不能不聯想到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列寧的理論和策略，和馬克思主義有着密切的關聯。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有幾種不同的解釋，但布爾塞維克認為最正確最完備的解釋是斯達林對於列寧主義所下的定義。斯達林說：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一般的意義來說，牠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從特殊的意義來說，牠是無產階級獨裁的理論與策略。馬克思和恩格思是生於革命前時代的。那個時代，帝國主義尚在胎生狀態中，無產階級沒有直接的實際必要。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思的門弟子列寧，却是在帝國主義之發展，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的時代——這是在一個國家中已經得了勝利，打倒了資產階級的德模克拉西，開展了無產階級的德模克拉西和蘇維埃時代的。所以列寧主義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展開。……列寧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矛盾尖銳的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成爲實際的問題，告終了勞働階級之革命的準備時代，進入向資本主義直接突擊的時代……的帝國主義的形勢中成長而完成了的。』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及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階段。

列寧主義將馬克思主義加進了新的，更充實的內容。但是一些落伍的布爾塞維克，不承認這一點，認爲馬克思主義是已經完備的了，沒有再發展和充實的必要。他們的意思是要抬高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但是馬克思主義全部是發展的變動的學說，如果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的可以發展和充實，就等於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不但沒有增高價值，反到弄得一錢不值。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有發展和充實可能的布爾塞維克，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

列寧主義在那些地方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了呢？

（一）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思的時代，因爲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到帝國主義這一階段，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還不十分尖銳，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成爲直接的問題，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思對於這一問題並沒有詳滿的說明。但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已進入實際的階段，而且在俄國已經得到了勝利，而俄國農民在質量上都有不可忽視的力量，所以這一問題是必須馬上解決，無產階級革命方有勝利的可能。列寧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必須與農民的解放鬥爭聯繫起來——也就是必須得到農民的參與和幇助——才能很快的打倒舊的統治者和保存自己的政權。反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沒有保證的，尤其在俄國和其他無產階級力量薄弱而農民有極大力量的國家。他和杜洛斯基的無產階級革命不管農民和剝削農民來充實無產階級力量的主張，有着不同的見解。同時他和右翼布哈林豪農可以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見，也不相同。他主張用工業化電氣化和集體農場的方法，消滅農民和工人間的矛盾，而對於豪農，用階級鬥爭的方法與以淸除。

（二）殖民地解放運動與民族問題　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問題是重要問題之一；牠不但是帝國主義的商品市場，而且是帝國主義資本的消融市場。因在帝國主義時代，不但商品有了過剩，而資本的過剩亦有重要的意義。所以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也和帝國主義內部無產者運動一樣，急速的發展，結束了準備時期，進入於直接行動的階段。社會主義運動的指導者，對於這一問題，是不能不深切注意的。列寧對於這一問題，很詳細的說明了，他認爲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應該幇助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尤其要援助在本國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殖民地；這樣就可以削弱帝國主義的勢力，接近無產者革命勝利的條件。殖民地革命運動有兩個性質，

也就是有兩個前途：一個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對內剷除封建勢力，對外打倒帝國主義；一個是由工農兵領導的資本主義性的民主專政，對內對外也是剷除封建勢力和推翻帝國主義。不過前者是由資本家領導，後者是由工農領導。後者的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只經過革命的轉變就可以了，而前者還必須用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方法方能達到。列寧指出第一種革命是不會徹底的，資本階級中途一定要和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妥協或是聯合的。所以第二種性質的革命不能不取而代之。而急速完成第一種革命的任務。不但殖民地是這樣，在非殖民地的國家裏也是一樣的。他在俄國一九零五年的大革命中已經這樣指出來了。他更指示出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固然可以直接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在工業不十分發達而農民佔有極大數量的國家裏，可以實行工農聯合的專政。甚至在工業一點都不發達而農業尚未脫離封建形態的國家裏，可以成立農民蘇維埃。這樣馬克思主義不但可以實行於帝國主義國家裏，而且可以實行於帝國主義時代的任何國家裏，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方法去實現。布爾塞維克黨人承認這一點是列寧主義新的發展。關於民族問題，列寧主張任何民族都有分立的自由，任何民族都有與其他民族聯合的自由，這兩點是列寧主義民族問題的骨幹，在俄國已經這樣執行了，在沙俄壓迫下的許多民族都得到了這兩種權利。

（三）蘇維埃的形式與無產階級專政　在勞動者的國家第一次出現於世界的時候，用什麼形式的國家機關過渡到社會主義無階級的社會裏去：是值得討論的問題。列寧是第一個人發現了蘇維埃為最妥當的機關，他指明蘇維埃的國家是和普通國家不同的。蘇維埃是專政的形式，牠的任務是盡可能的壓迫勞働階級之外的其他剝削階級，毫不與他們以任何反抗或猶豫的企圖；同時牠還要負責消滅階級的存在，所以牠又是一個過渡形式，人類國家最後存在的形態。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僅僅說了簡單的原則，至於方法和步驟，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成為迫切的問題的時候，始在列寧主義裏得到詳明的具體的解決。

（四）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　帝國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社會主義者也有各種的見解。考茨基——有名的第二國際的領袖——認為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任何一個的工業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積極要去征服所有的大的農業國家就是帝國主義。但是，這個帝國主義的定義，遭受了布爾塞維克強烈的攻擊，尤其是列寧的。列寧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不但布爾塞維克認為完善無瑕，就是許多非布爾塞維克的普通人，也都承認是正確的。他對帝國主義下了這樣的定義：

「獨占的金融資本獲得了支配勢力，資本的輸出帶有非常的重要性，國際托拉斯已開始了世界的分割，而最大的資本主義諸國家已經把地球全面積分割完竣；這樣的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謂之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定義，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是關於帝國主義本質是否認識的問題。假如不了解帝國主義，根本談不到革命。列寧關於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的主張，就是由於他深刻的觀察了帝國主義時代的種種矛盾，得出來的結論。他闡明了獨佔和壟斷不但不能消滅競爭，而且競爭的還要劇烈。

（五）在哲學上的發展　列寧是二十世紀初最偉大的辯證唯物論者，所以又是一個哲學家。他分析任何問題，都應用哲學的方法。他將理論與實

踐密切的聯繫起來，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從實踐裏去認識是不可能的。他的理論都有實踐作基礎，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革命實踐的結果。他是最能够將理論應用到實踐上去的人。

列寧在哲學上的供獻，主要的是辯證法，他將辯證法主要法則之一的『對立物的統一』給了更充實更活動的內容。他說：

『對立物的統一（合致）同一和平衡，是有條件的，一時的，過渡的，相對的。相互排除的對立物的鬥爭，就像發展和運動是絕對的一樣，而是絕對的。』

這樣，這一法則的活動性增高了。確實有一些哲學家，往往將對立物的統一提得很高，完全失去了積極的內容，陷入謬誤或歪曲的境地中。列寧在哲學上的許多供獻，都是生動的，例如他說：『從可能性到現實性這種推移，不是自發的任意的過程，而是以能動的作用為前提的。』他所以能有這樣的供獻，就是因為他一生中都生活在革命的動態的過程中。列寧在哲學上的另一供獻，是將辯證法作為認識論。他認為辯證法和認識論是同一的東西。他以為辯證法，認識論與論理學『三個名詞是沒有必要的』。辯證唯物論者是這樣解釋辯證法，他們認為辯證法是自然，社會與人類思惟的發展法則。所以辯證法，認識論與論理學是同一的。蒲列哈諾夫是俄國有名的哲學家，但他在批判馬赫與波格達諾夫，康德與法國唯物論者不深刻，就是因為他不能靈活的應用辯證法，和認識論與辯證法的對還。列寧在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於馬赫，亞芬納流斯，俄國馬赫主義者及主觀觀念論者作了嚴峻的批判；同時對於物質，時空，運動，經驗等自然科學上的概念，給了唯物論的說明。這也是他在哲學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列寧的個性非常堅強，他在革命的過程中，不知道安協和退避，他對於敵人不存絲毫寬恕的見解，將敵人置於一點都不能反對的地步。但是，他對革命的策略，却能靈敏的運用，他堅決的反對那些只知前進而不能後退的布爾塞維克，他認為一個好的布爾塞維克，必須能够在極汚穢的泥沼中行走。他對於自己正確的理論與戰術，一點都不疑惑，同時對於別人的幼稚的見解，也毫不客氣的反駁或批判。他是一個充滿着熱情的人，同情於被壓迫被剝削的人，但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不從憐憫的觀點出發，而是從歷史發展進化的法則出發；他解決社會的不平，是從根本上去解決，毫不顯露一點虛偽的外表。雖然具有豐富的熱情，也不能影響他的冷靜，在一生經過的艱苦爭戰中，沒有一時的錯亂，時時都保存着安靜與平衡。在西歐列強干涉戰爭中，莫斯科已經被敵軍圍困起來，而他却未曾忽視那一些勞動者少分了幾兩煤油應該補發；那一些勞動者少給了若干食糧應該補給的瑣事。不但注意大問題，而且也注意極小的問題，兵士勞動者向他述說最不要緊的瑣細事情，或是從遠處村落來的農民向他申訴痛苦，他都注意的靜聽。他雖然當了全俄國的首領——而且也是全世界勞働運動者的指導者——一點都不傲慢，就是一個最貧窮的農民立在他的面前，也如同會見一個最親密的朋友一樣，覺不出他有和尋常人兩樣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他比弟兄還和靄，比父親還了解。

列寧的一言一語都能深刻的感動人。有一次他正在料理最重要的國政中間，接見一個素不相識的安靜而又平和的勞働者。他給列寧報告一件極

不緊要的消息，在他見了列寧出來之後，和進去的時候判若兩人，受了強烈的感動，他說為列寧不惜犧牲他的性命，他希望有像列寧似的一個皇帝就好了！這自然是一個幼稚的落後勞働者的見解，但列寧的能夠感動人，也就在這裏看出來了。列寧也是一個極有魔力的演說家，這是任何偉大革命者所必具的條件之一。列寧的演講，並不用煽動的美麗的句子，都是一些極簡單普通最容易懂的話——自然太深了勞働者聽不懂——假如同樣的話，在別人說出並不怎樣出奇，而他說出却有極大的力量。

列寧也有和尋常人相同的嗜好。在小的時候很喜歡溜冰，也喜歡下棋，在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時候，常常出去散步，更喜歡打獵，這些嗜好在以後革命忙的時候都不能繼續下去了。

列寧的作事是不顧任何人的反對的，只要是正確。如布列斯特條約的簽訂，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都曾有許多人反對他，甚至有人說他拋棄了共產主義的最高原則，他也毫不遲疑的去執行自己的理想，終於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他向來都是用客觀的事實來證實他的理論和策略的正確。

列寧是一個近代的偉人，任何人都無從否認。英國最有名的近代思想家羅素曾這樣說：『大概我們這個時代將來在歷史上，是要作為列寧與愛因斯坦的時代傳下去的』，羅素對列寧不致有過分的偏愛吧！但是現在除了蘇聯之外，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都認列寧是洪水猛獸，不但不許任何人發表對他贊美的話，就是他的著作，也是在被禁之列，所謂『列寧的時代』就在這裏吧！列寧對於俄國的地主貴族和資本家的無情，使得他們的異國同儕，都不敢接近他。但是列寧也有他的苦衷。他曾對高爾基說：『在這兒猛的戰鬥裏能有人道的餘地嗎？當着歐洲正在封鎖我們，並且對於歐洲無產者的援助的希望也斷絕了，再加各方面的反革命正在纏繞着，我們還能懷柔寬大嗎？』他也曾屢屢指出斬人頭顱並不是布爾塞維克最終的理想。據布爾塞維克自己解釋，他們的最終理想是現在蘇聯正在進行着的偉大建設。可惜列寧死的時候，目前的建設還沒起始呢！

列寧逝世到現在已經十週年了，當他親手創造親手撫養的嬰孩——蘇聯——還未成人的時候，就離開他了。那時這個嬰孩還不足以抵當任何有力的襲擊，時刻有被人殺死或傷害的可能；但是他的後繼者——全蘇聯的民衆，刻苦的承繼了他們已死的領袖的偉業，十年如一日。現在這個嬰孩已經什麽都不畏懼了，他已經建立下堅硬難拔的基礎，在全世界都浸潤在恐慌與衰頹裏的今日，只有蘇聯日趨於繁榮欣愉的境地。第一個四年完成的五年計畫，和資本主義世界繁榮一樣的成為歷史上的陳蹟了。記得有一位美國女士曾這樣說，假如離開蘇聯六個月之後，便談不到了解牠，你所了解的已經過去。這句話或許是有幾分真理的。

在這十年之內，證明了列寧的預言是對的，他奮鬥的方向沒有錯誤，他從前對敵人的無情鎮壓，我們是可原諒的。他的後繼者在他的墓前是可以無愧的了。

回頭看一看我們中國，在這十年之內，水益深，火益熱，和這位偉大人物初創的勞働者的俄國，有許多相同之處。在我們哀悼我們的西北近鄰這位偉大創造者的時候，還不要忘記我們所處的地位和努力的方向。

公共信仰與統一

丁文江

我們國家的不能統一原因很多。第一，在今日要建設統一的政府，領袖一定要有近代的知識，交通一定要有近代的設備，行政一定要有近代的組織，因爲我們的國家要絕對的近代化是辛亥革命以後不可遏止的趨勢，是中國獨立生存不可缺少的條件。不幸所有近代化的必需品我們一概都沒有。二十年來握政治實權的人都是地位超過他的知識，天才超過他的教育。同時一千萬方公里的國家只有一萬公里的鐵路，其中四千多公里又偏在東三省。所有前清所遺留下來的中央的部司，外省的道縣，都市的警察，沒有那一種制度真正可以供革命政府的利用。在這狀況之下要建設一個統一的國家已經是極端困難的了。

何況內部的困難之外還有許多外部的阻力。我們的鄰國時時刻刻對於我們的內政直接間接來干涉，挑撥，離間，而國內的租界，領事裁判權，外國籍的航船件件都能使得革命容易發生，難得撲滅。革命的人沒有拿到政權以前不能不充分的利用這種便利。握了政權以後就不能防止他的政敵來利用同樣的便利。

以上種種都是我們不能統一的原因，然而都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以爲我們不能統一最重要的原因是二十年來對於政治活動有興趣有能力的人始終沒找着最低限度的公共信仰。

這種信仰是政治安定第一個條件 。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在十九世紀的下半期西歐北美的政治最安定。那時候他們的公共信仰範圍也最大。英國儘管有自由保守兩黨，美國儘管有共和民主兩黨，他們都相信議會政治，放任經濟，消極宗教，所以只有政爭而沒有革命；思想言論都有自由。等到二十世紀——尤其大戰以後——公共信仰慢慢的喪失了，於是社會政治組織不很健全的國家都陸續發生了革命。或是新信仰戰勝了舊信仰，如蘇俄；或是舊信仰經過相當的變相壓倒了新信仰，如德意。而戰勝以後利用政權來消滅不同的信仰，則蘇俄德意完全一樣。凡是見過民主政治全盛時代的人對於這種新的趨向，自然不能不感覺痛苦，但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認這是革命以後不可免的程序。

注意！我所講的公共信仰是「最低限度」的。我以爲有公共信仰必要的是「對於政治活動有興趣有能力的人」。在任何國家裏面要思想完全統一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的制度許多根本觀念不能沒有相當的同意。在任何革命的期內要多數民衆了解新信仰 ，肯爲新信仰犧牲奮

鬪。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對於政治活動有興趣有能力的人多數受了新信仰的洗禮，一般民衆自然會跟着他們走的。

中國的革命完全是與歐美接觸的結果。可惜我們接觸的時期太晚了。因爲我們與歐美商業上的接觸雖然很早，知識上的接觸是在二十世紀纔眞正發生的，而到了二十世紀歐美的人已經自己喪失了他們固有的公共信仰 。於是有共產革命，法西斯蒂革命。就是未革命的國家也大半靠他們固有制度的惰性來維持秩序。中國又胡亂派了許多留學生分散在他國。于是乎舉凡歐美所有的一切新舊思想在中國都發生了代表。我們舊社會制度的惰性早已失去了作用 ，而少數對於政治有興趣有能力的人又爲許多絕不相容的主義分爲許多黨派。消極的對於舊勢力的奮鬥減少效能，積極的對於新國家的建設無從合作 。而任何黨派的勢力又不足以完全消滅敵黨。如此而要想統一當然是不可能的了。

我不是否認民國以來的政爭一部分是因個人利害恩怨而發生的。但是我們要了解除去了個人利害恩怨以外，事實上當然有不同的信仰在背後的。早如吳佩孚馮玉祥的衝突，近如國民黨共產黨的分合，誰也不能否認信仰問題的存在。我敢說總要有政治首領能使他個人的信仰，變爲多數對於政治有興趣有能力的人的信仰然後纔可以有着手統一的可能。過去的政治首領惟有孫中山有這種覺悟，所以他拿三民主義來做他政治的口號。可惜他的忠實信徒太少了，或者他的主義根本不能有忠實的信徒。

一個公共信仰的產生必須要有相當的時間。就是三民主義到如今也有了十年以上的壽命了 。照現在國家危急的情形，統一是不可再緩的了。在短期內再不統一——至少是消極的統一——將來是否再有統一的機會，實在是一個疑問。我希望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的人把個人恩怨各黨的利害除開，平心想想是否我們可以承認一個最低限度的信仰，使得大家在這種信仰之下，有和平活動的可能。

我更希望國民黨的當局想想爲甚麼在一黨專政之下，許多青年不肯加入國民黨，而反要冒危險，受壓迫，去做其他各黨的黨員。爲甚麼用三年的工夫，幾十萬大兵，全國的財力去打共產黨，到如今還沒有結果。爲甚麼和你們共過患難出過死力的人會背叛國民黨。今後的政治一黨專政也好，開放政權也好，做首領的人，不能以公共的信仰爲信仰，或是不能把他自己的信仰變爲公共的信仰，沒有能統一中國的道理。國民黨這幾年的成績是否能使人滿意，姑且不論。許多人以爲成績不滿意是黨的制度不好，換了一種更時髦一點的制度，披上一種最新的制服，擁戴一個最有權力軍人，暗殺幾個無權無勇的新聞記者，就可以變死黨爲活黨（或者變活黨爲死黨），這都是錯誤的。因爲制度，制服，武器背後沒有一種可以維繫人心的信仰，終久是不中用的。

（錄一月十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畢業會考問題之討論

記者

畢業會考，已成教育界之一件大事，大公報「明日之教育」週刊第一，二期，發表討論此問題之論文四篇：㊀夏遷之「修正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的檢討」，㊁潘企莘之「畢業會考現行制度的批評與補充幾點」，㊂子鉢之「為武器的畢業會考」，㊃心田之「中學會考辦法之我見」。各文意見，大約亦可分為四種：㊀絕對反對者，㊁贊成者，㊂有條件的贊成者，㊃對於會考本身不極端反對而對於目前會考之動機取懷疑態度者。論列均極有識見，茲一併彙錄，以供讀者參考。

修正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的檢討

夏遷

(一)序言

自教育部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施行以來，在理論方面引起不少的討論；在實施方面亦發生很多的糾紛。而教育部認會考為整頓學風之唯一的手段，不顧一切，力排衆議，嚴厲地執行。我們對于此種積極負責的精神，深致敬意。但是這樣一種影響全國中小學的制度，事前既未經多數有經驗的專家討論，亦未經指定一較小區域試行；冒然頒布，立刻強制全國遵行，總覺得不免有一點操切和顢頇。

最近看到有修正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的宣布，覺得必是根據一年來實行的經驗，及全國教育界的批評，將暫行規程加以修正；或許可以把畢業會考改成一種比較完善的制度。此種虛懷若谷的試驗精神當可略補以前草率從事之過。惟細閱修正規程，在整個的精神上似乎並無任何程度的改進，殊覺令人失望。茲將修正規程加以分析，列舉其與暫行規程不同之點，以供注意這一個重大問題的參考。

在研究修正規程以前，作者願附帶地叙述兩件事情：一為作者對于暫行規程時期的會考辦法之批評（見明日之教育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感情作用所激成之會考制度）的撮要；一為會考制度施行後所引起之糾紛。藉此衡量修正規程在理論方面和實施方面比諸暫行規程究能有若干的進步，因而可推知修正規程實施後之結果。

(二)對于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辦法之批評的撮要

1. 施行畢業會考的動機 在於整頓學風，並非如暫行規程第一條所

五：『爲整齊……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起見』。其辦法亦僅與其眞實的動機相符而不能達到其理由化的宗旨。

2.在整頓學風一點上，畢業會考固屬對症之藥，但具有强烈性的副作用，頗有中毒的可能：

a.使學校及學生偏重可以用文字測定之教育結果而忽略其他重要的教育結果——不進實驗室，圖書館，工廠而專讀教科書，甚至讀會考指南等。

b.使學校及學生偏重會考的幾門功課。

c.使學校訓練學生應試的技術，傳授應試的秘訣——教學生作僞。

d.置學校平時成績於不顧而專憑一日之長。

e.恢復科舉精神和八股精神。

3.有礙於中學教育目標的實現（中學校規程第二條）。

4.對學生應持一種教育的態度，不應持報復的或『膺懲』的態度。

5.應致力於改善視導制度和方法及愼選教育行政人員和檢定教師。

6.會考制度之施諸小學似爲當局因整頓中學的原故而無意地殃及小學學生。

（三）會考制度施行後所引起之糾紛

1.山東各中學學生因拒絕會考，罷課，結果省立高中被解散——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及六日申報。

2.京市私立中學向教部請願，請變通會考辦法——二十二年二月九日申報。

3.江蘇省立中學教育會向教育廳建議變通會考辦法——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時事新報。

4.上海市會考第三日因洩漏試題，秩序紊亂，暫停考試——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申報。

5.湖南各中學校長呈省府咨教部停止會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時事新報。

6.綏遠學生搗毀教廳，援助一中反對會考——二十二年六月三日申報。

7.京市高初中學生爲反對會考罷課——二十二年七月七日時事新報。

8.厦門反對會考風潮激烈，教廳派科長唐守濂前往處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申報。

9.安徽中學會考因洩漏試題，搗毀試場，校長有被撤職，教員有被通緝或交法院者——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及三日申報。

10.浙江中小學會考發生之糾紛：金華教育局長停職，甌海中學解散，省立中學陶姓學生因反對被拘——二十二年七月十日申報。

（四）修正規程與原定暫行規程的比較

1.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修正爲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這一點的修正極其重要，並且比較的差強人意。無數的小學學生都得到了解放。從上述（二）節6項看來，當非是採納作者的意見，亦至少是與作者所見略同。

2.刪去暫行規程第一條中之『爲整齊小學初級中學高級中學普通科學生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起見』。這也是一點重要的修正。索性不說理由！也可減少一些批評的材料。

3.會考委員會規程，原定由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訂定，呈部備案，修正為以部令定之。（修正規程第三條）

4會考科目刪去體育。（修正規程第四條）此可使中學校又多一種無足輕重之科目。至少可使三年級學生不多上操場。但是我們記得中學教育的目標第一個是『鍛練強健體格』。（中學校規程第二條）

5.成績核算方法原定由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規定，呈部備案，修正為『應以學校各科畢業成績佔十分之四，會考各科成績佔十分之六，合併計算之。……』（修正規程第七條）此或為補救專憑一日之長之弊而兼顧學校平時成績之一法。但是此結果將發生學校濫給分數之弊。學生之糾纏，教員之慈悲，學校當局之顧全校譽均為發生此項結果之有力的因素。而且對於學校各科畢業成績按照規程所限各項日期，決無充分時間可以詳加考核。

6.規定各學校畢業考試，呈報畢業成績及畢業會考的日期（修正規程第五六八各條）。按規定各項日期計算，中學學生在最後一學期，須為考試的原故，至少要少上一個月的功課。升學的學生緊接着就要準備受入學試驗，因入學試驗更無把握，每人又必須多投考幾個學校，所以中學生在此時須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在考試中過生活。

7.三科以上不及格者的留級原定以一次為限，修正為以二次為限（修正規程第十條）。

8.高初中一科或二科不及格者准其參加下屆各該科會考，及格後方得畢業，刪去『得復試一次』；高中學生准其先行投考升學經錄取後准作為試讀生。非俟參加下屆各該科會考及格後得有畢業證書時，不得作為正式生。（修正規程第十條）這就是說：縱然你能夠在大學入學試驗及格，甚至大學各學年試驗亦均及格，但是因為你在中學畢業會考時有二科或一科不及格的原故，就不許你作大學的學生！這未免有一點感情用事的腔調。自然這是因為大學的入學資格有非中學畢業生不可的限制，然而我們可以在此處看出來：中學學校畢業考試，中學畢業會考，大學入學試驗，是在理論上不邏輯，在實際上彼此衝突的一套疊床架屋的制度。

9.規定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公布會考結果及發給畢業會考及格證明書的日期。（修正規程第十四條）

10刪去『未會考各科成績應由原校送主管行政機關復核』。（暫行規程第十條）這並不是另有考核的辦法，不過是因為時間實在來不及。

11增加『會考結束時……同時並應以學校為單位將各校應屆畢業學生人數與參加會考人數之比例以及參加會考人數與會考及格人數之比例分別列為甲，乙，丙，丁，四等……揭示之』。（修正規程第十二條）這一定是發見了有學校當局，對於已屆畢業而程度稍差的學生，不讓參加會考，以便提高學校的地位。可見會考制度足以誘引辦學者的作偽，足以墮落辦學者的人格。但是獎懲的辦法愈嚴密，愈足以鼓勵其技巧的趨避。

12增加第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各條，第十三條和第十七條無可討論者。第十五條為『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會考，關防務須嚴密，如有洩漏試題，或其他舞弊情事，應依法懲辦』。前清之科舉制度，遇有舞弊情事，可處以極刑，尚不免弊端百出，此處輕描淡寫之『應依法懲辦』數字能有多大效果？第十六條為『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各中學學生平時成績，應嚴加核實，如發現違法徇私情事，應否認

其成績之全部或一部，併懲戒其負責人員」。這當然是兼顧學校平時成績的一種辦法。但是一種毫無辦法的辦法，不過是一條具文，聊補章程上之邏輯的破綻而已。於實際無絲毫裨益。因為在這一點上如果能有完善有效的考核辦法，就用不着再有會考，會考制度也就根本不會發生。

(五)結論

仔細分析的結果覺得修正各點，除無關重要的幾條以外，或徒為具文，毫無辦法；或更滋生弊端，為害愈烈。除免除小學學生會考一事外，並不能有其他足以糾正暫行規程之失者。上述作者對於暫行辦法的批評自1至5各項依然可以適用。而在實施上，亦可推知將來所引起的糾紛或亦不較少於過去。

畢業會考現行制度的批評與補充幾點

潘企莘

考試之種類性質，未易殫舉。主試之機關，或由學校；或由某種職業會社，(如倫敦之商會)，或由政府，亦有多種。我國所舉行之畢業會考，則依會考章程，乃由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學校，應屆畢業經原校考查及格之學生所施行。意在整齊學校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者也。吾國以前中小學校之畢業試驗，由原校主辦，權在教員與校長。自教育部中小學學生畢業會考暫行規程頒布之後，畢業會考，由教育廳所組織之委員會辦理，原校教職員不得參加，而會考核算成績之辦法，對於學生在校時之成績，是否計及，亦未明定。於是各處學校學生，有抗不奉行，釀成風潮者，而研究教育之士，亦著論痛詆，謂此種制度，過重知識記憶之教育，乃變相科舉之復活，對於小學畢業亦須經過會考手續。會考核算成績，並未明示計及校中成績，尤自為不合情理。於是教育部鑒於以上所述各節，將原有會考章程修改，重頒布中學學生畢業會考規程，計十八條，多有增益。於是小學學生畢業可無須經過會考，而於畢業會考各科成績之核算，規定以學校各科畢業成績佔十分之四，會考成績佔十分之六，以示公允。有此規定，慮各學校違法徇私，濫給分數，故於會考規程第十六條，規定防止及制裁辦法。凡此種種規定，教育當局，皆為圖會考辦法，妥適起見，吾人當表示相當之敬意。惟論者對於會考制度，仍有反對之者，考察所舉反對之理由，得略舉如下：

(一)書本，文字之教育僅佔教育之極小部分，即就教育部新近頒布中學規程第一章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學教育目標觀之，所列七項之訓練，關乎知識之教育，亦僅三四項。現在會考對於高初中學生所考各科，(見規程第四條)，類屬關乎知識之教育。對於體育，訓育等，初未舉考核辦法，此種試驗，乃舉一端而遺全體，實有違中學教育之本旨。

(二)某校學生，對於畢業會考及格與否，直接關乎各該生個人升學之前途，間接關乎各該校校長教師之「臉面」，與考成。於是當試期將近，應屆畢業之各班師生聯合，將應授之課停止，集中精力，以預備考試之科目，講究應試之技術。如是則各班末一學期之學科，多未能如原定計劃授完，而學生預備考試時所獲之知識，亦未能持久。結果，學生受實際之損失，國家原定中學教育之目的，亦未能完全達到。

(三)以前中學畢業試驗，由校長主持，寓信任尊重之意。今將此種主試權，移諸會考委員會，是不啻對於辦學人員，表示不信任，而重視行

政官吏。結果學行茂美之士，將不肯任校長，中學教育之前途，將蒙不利之影響。

此外反對之議論尚多，茲不一一舉。作者以爲上列三種反對之理由，値得吾人之注意。惟均不足動搖會考制之本身。苟於會考規程，稍加修改，即可將所舉之弊端祛除。會考制在吾國今日中等教育之情形，就教育行政之觀點言，實有維護之價値。茲請論會考之性質，與功用。考吾國之會考係一種校外試驗，性質類歐洲之離校試驗School lea ving Certificate。歐洲之離校試驗，由政府或大學或職業團體主持，對於將屆畢業或修業至某階段之中學學生施行。其目的或在測驗學生斯時是否已得某種標準程度之學識，可以升入大學修高深之學術。或則僅測驗其所得知識之程度，例如法國學制規定，凡國立或公立之中學學生，修完第六年級（稱第一班）之學程，須受學士考試。baccalanréat 之第一部分。通過此種考試，學生續在文哲班或數理班再修業一年，得受第二部分學生考試。此爲中學教育結束之考試，而此二重考試，均由大學區之大學文科或理科主持。因法國大學兼辦教育行政事務，故可謂之由國家考試也。次言英國，英之校外考試制度，向極繁複，近年始化繁就簡，規定對於中學學生，舉行第一學校試驗 First School examination 與第二學校試驗，Second School Examination 。以大學爲主試機關。（A）凡滿十六歲之中學學生得受第一試驗，考試及格並能滿足一定之補足條件者，即得升入大學肄業，並得離校証書。（B）凡通過前項考試者，可在中學繼續修習高等科目。程度比較專門，大抵屬于古文，史地，數學，與自然科學。修習此等科學，滿十八歲時，可受第二試。凡考試及格，成績優良者，其在中學所修習之學科，認爲與大學肄業一全年相等。此二種考試及格之程度標準，由教育部規定。實質上，全國相等。德國中學亦有似此二種考試。坎拿大中學，亦有離校試驗。對於中學學生修業，至某種階段，或至畢業時，主由校外機關考試。宗旨無非在利用某種之權威及强制力，推中學教育之效率，達到某種之水平線上。蓋中等教育注重各科之平均發展，其使命在爲大學造就合格之學生，爲社會造就健全之優秀中堅分子。督促推進釐定之制度，實不可少。英，德，法，中學舉行校外考試之制，均著效果。英則獲益尤多。論者謂英之校外考試，雖有可詬病之點，然中學程度之得獲提高與整齊，實受此制之賜。我國教育部既頒布初中與高中之課程標準，規定科目與學分，欲使全國中學程度，克達於一定之水平線上，自非勵行會考之制不爲功。近年在校學生，以國難暨其他種種關係，能篤志好學者，爲數不多，教職員亦不少敷衍因循，未能切實負責，於是學生平時，多未能勵修課業，對於考試，多不重視，祇須肄業期滿，總可畢業，結果名不副實。中學畢業生，多未獲得中等教育應有之程度。今舉行會考，使在校學生，知如欲畢業，非平時努力用功，熟習各科不可，使彼等一收放心；養成用功之「心向」積久自能對於學術有研究之興趣。所謂「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者，一也。」是也。且好勝爲人之天性，今行會考制，予高才生以競爭之機會，使有以自見。資質屬中等者，亦可感發興起，以追隨同學，更有進者，青年圖服務於世，在社會上須受種種考試，今得會考制，以得一練習之機會似亦有效益；此就會考制對於學生方面言也。近年中學教職員，少適當能勝任之人，對於各科教學及各種試驗，平時不免敷衍；結果所造成之畢業生，程度多未能達所需之標準。此等學校

數目既多，督學視察之次數有限，如不舉行會考，實際腐敗之情形不易表現。官廳自未便加以取締。今行會考制。則各校應屆畢業學生之數，與會考考試及格學生之數，有一定之數目可稽核，辦理之腐敗，自可發見，官廳自可加以整頓取締，故會考制，對於中學教職員實可收督促之功。凡此皆就理論上言者，至於實際效益，因會考祇舉行過一次，此刻未易言，然當教育部頒布會考章程以前，鄂省教育廳辦理會考，頗著效益，此敝友黃君離明所語作者。是則會考制之前途，當有希望也。惟作者對於會考規程，以為應有下列修改補充各點，以圖改良。

一、會考應試科目，凡中學課程，所列各科宜一律加入，以示中等教育各科並重之意，庶不貽人會考祇重記憶書本教育之譏，（即上所述反對會考之第一理由。）

二、據現行規程，會考與畢業考試時間，頗相銜接，而會考所試科目果能如作者意見將中學所授各科悉數列入，則在初中有十三種，在高中有十四種以上。以如此短促之時間，豫備十餘種之科目，是乃責人所難，結果使學生因豫備會考，傷害身體，並使學生對於最後一學期之功課，未能安心修畢，多中途停止，傾其全力以豫備應試各科，故作者私見以為會考各科目之考試，不宜在一時舉行。在可能之範圍，可摘採蘇格蘭各大學畢業考試，以科目為單位之制，即不論何科，屆授畢之時，即可舉行該科會考考試，如某學科教授時間延至一學年以上者，當於可告段落之時舉行會考。如是則多數學科，可於畢業以前會考完畢，至學校考畢業之時，所餘之學科無幾，學生應試會考，必不感何等困難，亦斷不致妨害身體。採用此種方法辦理，會考手續，似較繁多，在都市中學較多之地，施行尚易，若在偏僻城鎮，祇一所中學，施行，頗覺困難。然以利之所在，初不能以辦理之困難而不辦也。要之如採此種辦法；前所舉反對會考之第二種理由可不復存在矣。

三、教育部對於會考，欲收整齊畢業程度，及增進教學效率之效。作者以為根本方法，須嚴定任用中學校長之規程。而於中學教師之訓練，及其任用，亦宜妥定切實之辦法，嚴格實行。使國家有優良之中等學校師資，而凡優良之師資皆能得其用。又教育部及各省教育行政機關督學之人選，務求妥適，並使其能恪盡職守，如是庶於中學教育，在平時可收督促之效。

四、教育部已頒布中學課程標準，載列各科科目及學分等，作者以為每科教材，宜編定綱要。所用之教科書及參考書，亦宜摘要開列！如是則各科較有具體之標準，教師於教學時可資應用。

五、教育部宜設一會考委員會，使常與各省教育行政機關之會考委員會通聲氣，並加指導。如是則各處舉行會考所命之題目，與所給之分數程度與標準，能趨于一致。

六、各處會考委員會中，與試（會考）學生所屬之學校校長，宜請其參加；以表示尊重信任之意。舉行高中畢業生會考時，宜請各該處之大學及專門學校校長，參加舉行，初中會考時，宜請各該處之高中校長參加。如是會考及格之高中學生，遇須升入大學或專門學校之時，假使入學考試之科目，與會考之科目相同應仿英制，准予免試，以示會考及格之效益。並以節省時間與勞力。如初中畢業生會考及格，欲入高中，自當准其免試入學，如遇各校學額有限不能盡量收納之時，自當另定擇尤收錄及轉送他校

辦法，以資補救。

如一中學在平時有優良之職教員，司管教之職，又有幹練之督學，隨時視察，則教學自能切實，程度自能提高，學風自能優良。又以科目為單位，舉行會考，則受試之學生，亦不感何等困難，而會考委員會中，使受試生所屬之學校校長及此後所將受教之學校校長參加，可以收信任辦學人員及聯絡之效，如是則會考之制度當可望其利多而弊少也。

為武器的畢業會考

子鉢

畢業會考之出現於現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上，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關於它的產生，我們似乎不能用教育範圍以內的條件來說明，我們似祇可在中國現社會的政治條件的開展中，來把握它的意義的中心。

從純教育的立場上，委實不易瞭解它發生的原由和它的存在的必要。一般地的說來，課程內容的豐厚和教法技藝的熟練是教學效率的決定條件。具備了這二種要素，教育者必然地可以引起學習者的濃厚興趣和高度的努力。缺少了此二點，教育必歸於失敗。問題的關鍵就在教法之是否優良，教材之有無意義，有無社會價值，能否滿足學習者的求知欲望，能否滿足青年們對於社會的瞭解之强烈的要求。假若某種教育能滿足這些條件，雖沒有其他側面刺激的手段——如獎，罰，成績考核等——的幫助，結果亦必成功；假若某種教育不能滿足這些條件，雖借用種種的刺激，結果亦必失敗。在教育園地以內，課程與教材是應當佔着領導的，支配的地位。此外的一切，獎，罰或考試的手段，在教育上，都是絕對不重要的。

但現在卻把那教育上的極不重要的，側面的刺激手段——考試，會考——推擁為教育系統上的最高部位了：使它管轄着學生們的畢業通路，決定着升學的前途，掌握着青年們的教育命運。

這無異於自認教育的主要部門——課程與教法——的破產。這無異於自認現行的課程之空虛，無價值，無社會的意義。這無異於自認現行之教材之不能滿足青年們的各種要求。這也就無異於自己承認現在的教育業已失去了它對於青年人們之統馭的力量而不得不乞助於錯誤的，非教育的方式來勉强維持教育的破碎局面。

這種自已暴露弱點的設施，在通常純教育的條件下，是不會發生的。至於由教育的理論上來觀察畢業會考，我們亦同樣地不能瞭解它存在的必要。從教育的目標來分析會考制度，夏瀊先生在一卷八號明日之教育裏，曾有這種鋒利的批駁：

『試一察教育部所規定的中學教育目標：「中學為嚴格訓練青年心身，培養健全國民之場所，依照中學法第一條之規定，以實施左列各項之訓練。(一)鍛鍊强健體格，(二)陶融公民道德，(三)培育民族文化，(四)充實生活知能，(五)培植科學基礎，(六)養成勞動習慣，(七)啓發藝術興趣。」……但試問其中那一點是僅背誦教科書就能達到的？會考規程所規定之會考宗旨是要整齊畢業程度。所謂畢業程度究何所指？祇要會考的幾門功課及格就算達到了畢業程度？這與中學教育目標的精神是否相符？這是不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這種齊末而不揣本的措置，在通常教育的情形之下，教育當局或者不致於去努力推行。

畢業會考雖然一方面在教育實際上沒有何種的價值，另方面在教育理

論上沒有充分的根據，但是它的規程終於頒佈了，終於實現了。而且是在無限的曲折下，層層的風波下，教師的抗議下，學生的拒考下，學校的解散下，擴散於大江南北七八省的反對運動下實現的。不惜經過任何周章，不惜作任何犧牲，不惜犧牲任何學校或學生以完成這種在教育實際上無價值，在教育理論上無根據的設施，委實是一種難於瞭解的現象。從純教育的立場出發，簡直無瞭解的可能。

現在試展開教育的園地，從教育之社會的政治的背景來作一點觀察。

教育從未曾脫離過政治的關係。政治或多或少地決定着教育的內容，決定着教育的一切設施。在社會穩定，政治有把握的時候，那統馭的韁繩就有某程度的寬縱，教育也就可以在某大範圍內自由地發展。但在另一種情況下，韁繩就被勒縮了，教育也就立即受到箝制。如是，教育就被驅迫着離開了自由發展的階段，走進了控制化的領域。在控制下，教育就成了某特種的意識系統之統一的工具，就成了政治抗爭的武器。

現在有許多人說：「很明顯地，畢業會考就是此原則的具體表現。」

現在有許多人說：「很明顯地，畢業會考是在那裏盡着教育範圍以外的某種職能。」

我們要知道：這樣說法是有所根據，或是「捕風捉影」之談？

中學會考辦法之我見

——對於教育部中學會考規程之商榷——

心田

小引

本辦法是站在相當贊成會考的立場，根據部定規程，酌予變通，使其切實易行。我想考試在原則上不壞，且亦不能避免，但是現在的辦法實在是不好，也許抽考就可以達到現在會考所欲達到的目的，而且省事不少，如果一定要會考，似亦未嘗不可，因為藉此可以看出部訂課程標準實施狀況（據我看課程標準上應改之處恐怕不少，能會考，則改的或可早些，適當些。）不過部訂詳細會考規程似無必要，如果要訂，當然應當根擬過去各處辦理會考經驗，各方意見，長期討論再定。我是既無辦理經驗，又未詳細研究，倉卒寫此，不妥之處，當不能免，還希讀者教正。

（一）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各中學應屆畢業之學生，其畢業考試，依照中學規程第某條（此條文應於中學規程內加增）之規定，舉行會考。（此條條文與部定不同，其理由係避免會考與學校畢業考試重複，使會考制度切實易行，且辦理之時間，精力，費用並不一定增加多少。）

（二）省縣市內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中學其畢業考試由各省教育行政機關組織畢業會考委員會辦理之。

行政院直轄市及特別行政區內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中學，其畢業考試由各該市區教育行政機關組織畢業會考委員會辦理之。（此條與部定條文僅文字上略有不同，其意在說明畢業考試即畢業會考，故由畢業會考委員會辦理。）

（三）中學學生畢業會考委員會規程另以部令定之。委員中得聘任中學教職員。（此條與部定略有不同，聘任中學教職員參加為委員之理由為一方面表示對於中學教職員之信任，一方面俾會考命題切於中學實際教學情形。）

（四）會考科目以部定初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所定者爲限。（此條與部定條文不同，初中加考體育，衛生，勞作，圖畫及音樂等。高中加考體育，衛生，軍事訓練，論理，圖畫及音樂等 。似此則不致偏重，並避免從前各校專重會考科目忽略其他科目之弊，易於實現中學各項訓練目標。不過現在尚無體育標準，其標準應早日規定，俾體育科目會考，不致有所窒礙。）

（五）各地在舉行會考一個月前，應由各校將應屆畢業學生之照片名冊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其平日各科成績及操行成績表併應於會考開始日前呈報。（此條係就部定第六條改訂，加入操行成績，表示對操行之注重。）

（六）畢業會考各科成績核算方法，應以學校各科平日成績佔十分之四，（除勞作，體育，音樂，圖畫，衛生，軍事訓練外）會考各科成績佔十分之六，但勞作，體育，音樂，圖畫，衛生，軍事訓練，平日成績佔十分之六，會考成績佔十分之四，均合併計算之。前項成績，應以百分法計算，並應以六十分爲及格標準。（此條係就部定第七條改訂，惟對勞作等科平日成績則較爲注重，避免偏重文字教育之嫌。）

（七）會考成績，列甲等學生，免試升學，並得酌給獎學金。（免試升學詳細辦法由教育部另訂之。獎學金名額及辦法由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另訂之。）列乙等學生，就會考成績某科之特優者，得免其升學考試之各該科目。（此條係部定規程所無者，加列可以鼓勵學生踴躍參加會考。）

（八）各地畢業會考應在每年六月最後一星期及一月第二星期內舉行。會考地點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決定公佈施行。其區域較廣學生較衆之地方爲學生便利計，應分區會考，惟仍須遵照規定之日期舉行。會考所用題材由會考委員會之命題委員擬訂，其試卷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製備并加彌封。（此條與部定者大致相同，惟一月會考由第一期考至一月第二星期，注重分區辦法，俾學生參加便利，且節省學生參加會考旅費及時間。）

（九）學生因病或因事不能參加會考由原校詳查屬實提出証明書經畢業會考委員會核准者得指定日期，補考一次。每屆會考，以補考一次爲限。如仍不能參加者，即隨同下期會考。（此條與部定改期補考漫無限制之條文不同，行政上手續較便。）

（十）畢業會考僅一二科不及格，但其不及格分數在五十分以上而總平均分數及格者，准予畢業。其在五十分以下之不及格科目，得參加下期會考，及格者，始得畢業。重考次數不限。初中高中有二科或一科在五十分以下（國文，數學除外）而總平均分數及格如願升學者，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發投考升學証明書載明畢業會考各科成績准其先行投考升學經錄取後，准作爲試讀生，非俟參加下屆各該科會考及格後得有畢業証書時，不得作爲正式生。（此條較部定條文爲寬，俾不及格人數不致過多。）

（十一）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應於會考後二星期內公布會考結果，並發給畢業會考及格證書。（各校自製証書，塡入學生會考等第。）（此條較部定條文僅略有修改。會考及格証書即畢業証書，手續較便。）

（十二）會考結束時，以學生個人爲單位，將其所得畢業會考各科成績之平均數，分別等第揭示之。同時並應以學校爲單位，將各校參加會考及格學生成績之平均數，分別列爲甲乙丙丁四等揭示之。（此條亦僅與部定者略爲簡單，因會考即畢業考，則各校應屆畢業學生人數與會考人數，應爲相同，毋須再求比例。）

（十三）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在舉行中學畢業會考之前，應將會考地點，委員會名單，及舉辦手續，呈報教育部備案。並應於結束後 月將學生會考成績，參加會考學校等第及辦理經過呈報備案。（此條同部定十四條。）

（十四）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辦理會考關防務須嚴密，如有洩漏試題，或其他舞弊情事，應依法懲辦。（此條同部定十五條。）

（十五）各省市區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所屬各級中學學生平時成績各學期成績及各學年成績，應嚴加核實，如發現違法徇私情事，應否認其成績之全部或一部，並懲戒其負責人員。（此條同部定第十六條。）

（十六）各省市區教育主管機關認爲某初中 有特殊情形時，呈報教育部後，得令其自行考試畢業，免其參加某屆會考。（此條較部定十七條入致相同，惟辦法較爲確定。）

（十七）本規程自公布之日施行。（此條同部定第十八條）

附言 本辦法係用積極的批評，更改現在教育實施，使會考意義加深，辦法改便，化畢業考試，畢業會考，升學考試三種考試爲一種。會考分區舉行也是便利學生的，使進行上較便。普通對於現行會考的辦法之反感，分析起來，不外下列數種1與學校畢業考試重複，勞命傷財，2所考科目不全，似有偏重文字教育之嫌，不能實現中學整個教育目標，3就誤上課時間，4不及格機會較多，5學生因無積極的獎勵辦法不願會考，6無學校教職員參加爲考試委員表示對彼等不信任。照上面改擬辦法，前舉流弊或可避免，如再發生其他缺陷，當然可以再改，似不應因爲現在的辦法不好而不會考。

本文參考材料：教育部中學畢業生會考規程。

補白

鳳凰臺上憶吹簫 （平林）

昨日狂歡；今宵痛飲；明朝各自飄流。歎人生如夢，直等萍浮！聚散而今無據；天涯遠，欲去難留。生命似：零鴻，斷鴈，絕島孤舟！ 孤舟，趁風去也！爭忍聽離歌？滿載離愁！望雲天無際，幾點沙鷗；最是無情流水，終日價，活活不休。傷心透！難忘舊恨，又惹新愁。

經濟時事論評
社會調查所主編

對於恢復倉儲制度的意見

巫寶三

中國在未接受西洋文明之前，交通的工具是帆船騾車，生產的方法是小規模的經營，分工在地域上與職業上都很簡單，有無雖相通，但交易貨物的種類甚少，交易的範圍，除開通都大邑以外，大都爲本地方的生產與消費。這是一種地方經濟，這是一種靜態經濟。這是工業革命前期的農業社會的特徵。在這種社會裏，因交換範圍的限制，工商分子的活動較少，農人成爲生產的主要分子，但亦因交換範圍的狹小，農人的主要生產品，乃不能流動自如：在豐收有餘時則不能售出，在歉收不足時則不能購入。各地自成經濟單位，各地不能暢達貿易，因此各地乃不能互相調濟，救濟之道，惟有於豐餘時存儲，於荒歉時散放。我國往昔設立倉儲制度，即爲針對上述社會狀態的一種救濟機構。本來一種制度，乃是該時社會的產物，這種制度對於該時的社會，是有某種作用的，但是如果社會情形已經變遷，則那種制度也就失了某種作用。中國現在社會已與往昔大不相同，帆船與騾車之中，已有了輪船與火車，大規模的生產方法在本國雖僅工業方面略有一點半點雛形，外國則已由工業而推及於農業，而外國已經不是像往昔那樣和中國隔絕了。大多數地方的孤立經濟已被打破，不特和本國其他地方發生密切關係，且與遠隔重洋的外國打成一氣了。貨物流動自如，農產物不但在某一地方發生荒歉時可以採購方便，即在豐收時亦每被迫而流入其他地方的同樣產物侵入。像這種情形，往昔的倉儲制度，還能以之作爲現在各地供求失調的救濟嗎？方今在朝在野，緬懷舊日倉儲制度而期其恢復者，不乏其人，且恢復之議，已一再見之政府之命令，在此運動尚未普遍嚴格行施之前，作者願與邦人君子一論其得失。

爲明瞭倉儲制度的內容，我們先述一述它的歷史，我國倉儲制度，普通講來，包括三種倉制，(一)常平倉，(二)義倉，(三)社倉。這三種倉制中，以常平倉起源最早，管仲倡「輕重斂散」之議於先，李悝（戰國時魏之丞相）創常平倉制於後。李悝說，「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糴三而無一（即由收成所餘四百石中，官府收買三百石，餘留一百石。），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下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由此可知常平倉的重要作用，爲調節糧食的供求，以保持價格的平衡。後世相沿，皆宗此制。

後於常平倉者爲義倉。此制始於隋。義倉與常平倉不同，目的在勸課富有，貯積米穀，以爲饑饉時之賑濟。隋開皇五年長孫平上書，「請令諸

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賬檢授，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後世於勸課倉穀之法，雖代有不同，但主旨則無變。

社倉之制，始於宋之朱熹。蓋以常平倉糴入之穀，不能活動利用，而義倉之制，則一方爲強迫之勸課，一方爲慈善之佈施，二者對於農民平時發生之艱困，皆不能有所作用，於是乃兼採義倉及當時王安石提倡之青苗法，而創社倉制。此種組織，乃由人民自動結合，推舉地方縉紳董其事，各按財產之多寡及行義之趣旨，捐輸相當之米穀，亦有向地方政府請撥米穀者。此種米穀，即作爲貸放周轉之用，於青黃不接之時借出，於收成之後收回，其中並有息米之規定。一俟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將本米送還官府或原捐輸之人，其不願收回者聽。以後即將息米斂散。此種制度，完全爲一種農業金融之組織。

以上三種倉制，歷代相因，但或因官府辦理之不善，或因縉紳從中之舞弊，制度中原有之旨意，已大部喪失，僅存一制度之空殼。近年以來，因內戰之延續，暴吏之貪污，捐稅之苛重，災荒之頻仍，外國農產品進口之壓迫，農民在豐歲時，固已生計艱困，在災荒時，更是餓殍遍地。政府鑒謀救濟，乃有恢復倉儲制度之議。民國十九年一月內政部公布各地方倉儲管理規則，倉制分縣倉市倉區倉鄉倉鎮倉義倉六種，縣市倉積穀之使用，爲平糶與散放，鄉區鎮義倉積穀之使用，則除平糶散放之外，尚有貸與一項，則其作用，乃兼有義倉與社倉二者之性質，關於積穀之籌備，則除義倉爲私人慈善團體性質由私人籌集外，若縣市鄉區鎮各倉，則以地方公款辦理，如無地方公款，則以派收及徵募之法出之。二十年國民政府約法中，亦有實施倉儲制度豫防災荒充裕民食之規定。二十一年九月內政部復咨請各省政府令各縣原設各倉，亟加整理，未設倉者，則從速籌辦。二十一年十月陳果夫氏向中政會提出之調節民食案，內有令各縣恢復積穀倉，及由中央擇糧食集匯處，設總儲備倉若干所，當經會議通過。二十二年十月行政院會議通過官實積穀以利農村案。同月蔣委員長在南昌召集之十省市糧食會議，內有恢復倉儲一案，經過一度審查，已由會議通過。其倉儲辦法，分倉制爲（一）國立儲備倉，（二）省立儲備倉，（三）縣倉（或市倉），（四）區倉，（五）鄉倉（或鎮倉），國倉省倉由中央及各省設立，以作儲積糧食及調劑糧價之用，縣倉區倉鄉倉，則參合舊來義社兩倉辦法，由各該地方辦理，所儲糧食，供平糶振濟貸放之用。由此可知十省市糧食會議所通過之恢復倉儲一案，係根據內政部所公佈各地方倉儲管理規則中之倉制另加國倉省倉二者而製訂者。吾人觀於上述近年來恢復倉儲制度之運動，其規劃均不出舊日之窠臼，所謂國立儲備倉及省立儲備倉，亦即常平倉之異辭，餘如縣倉區倉鄉倉，則爲社倉與義倉之性質，名曰恢復，誠當乎其義矣。

吾人既已明白恢復倉儲制度之內容，今進一步論其在現時社會狀態下所能發生的作用。第一，常平倉或國立及省立儲備倉的最大作用，爲調節穀價，即如管仲所謂「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按調節穀價之性質，可分兩方面說，一爲時間的，一爲空間的。糧食之生產，含有季節的性質，在收成以後，數量特增，此後日趨減少，至收成之前，達於最低度。此種在時間上數量之不勻稱，即發生價格之過落與過漲，故應有機構爲之

調節○其次，糧食在生產地帶，恒有豐餘，在消費地帶，則有賴於輸入，縱使在生產地帶有時間上的調節，而不設法為空間上的調節，穀價仍不能難得平衡○以上乃就調節的性質講，若論調節的方法，則在平常狀態，只須控制流入市場的數量，在發生過剩狀態，則須另謀處置之道○吾人前已言及，中國往昔社會狀態，為一種地方經濟，除一二政治中心外，都市人口甚少，故糧食的調節，以時間上的作用為主，常平倉的熟糴荒糶，如能善為辦理，於穀價的平衡，可以發生相當成效○但中國現在社會已與往昔不同，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空間上的調節，成為極重要的原素○如果某一地方依照舊日熟糴荒糶辦法，則該地方因米谷數量上的斂散，原能發生平衡價格作用者，必將為其他地方米穀的湧入或吸收而打破○進一步說，假定全國各地皆有此類組織，各地糧價不致過於懸殊，則此種提高糧價的辦法，仍將為外國粮食進口所破壞○最近粮食進口稅之釐定，雖能有提高糧價的作用，但外國糧食的競銷，或有減削價格的可能，若是則外國糧食在中國市場的影響，仍然不能避免○事實上，經濟單位一旦擴大，則某一地方的努力，斷不能發生控制的效用，此在各種貨物的供給控制上莫不如是，固不特糧食的調節為然也○更有進者，舊日之常平倉，因社會為一種比較靜的狀態，辦理方法，皆按一定成規，經濟變化既少，較為幹練之官吏，足以應付一切，且因經濟單位狹小，商人活動有限，此種職務，亦甚願官府為之主持○但現在因經濟單位擴大之故，市場中供給與需求之情形，刻刻變化，政府要謀調節穀價，不但要能糴進，並且要設法運銷，不但要能糶出，並且要設法使其生效，此其中收集運輸儲藏分散等職務，遠非如以前的呆板不變，一面須估計生產與消費之數額，一面應觀察市場的情形，一面須籌謀急速之適應，凡此皆須專門家組織之機關為之辦理，而斷非不懂商情之官廳衙門所能司理者○以吾人觀察，中國糧食的生產，尚未達於過剩階段，當前糧食最重要的問題，一為消除糧食運銷的種種障礙，一為制止外國糧食的進口○國人皆知今日內地糧價奇賤，而近海都市則消費外來之糧食，其中問題即在捐稅過於苛細，運費過於昂貴，外國糧食過賤，以致國內的供給與需求，失其適應的作用○吾人以為政府如不在這些問題上做工夫，及先解決了這些問題，儲備倉的調節糧食，唯有招致更多外國糧食的進口，及陷農民於更窮困的地位○政府如眞能廓清運銷上種種阻礙，及統制外國糧食的進口，吾人敢謂目前農民糧價跌落的痛苦，已減去大半○如能進而扶助運銷合作組織，以控制糧食流入市場，則農民更可進而獲得控制糧價的利益○糧食運銷既能暢達，外國糧食進口掌握在我，而農民復有運銷合作組織，在時間上及空間上糧食的調節，已可謂達到相當程度○現今各國調節糧價的辦法，亦多不出上述程序○美國聯邦農業局Federal Farm Board的收買與出賣農產品行動，亦只有當某種農產品發生過剩時為之○實則政府行動之正當，僅有在下列兩種場合，即政府辦理的效率較私人或團體為高，及政府辦理私人或團體所不能辦理之事○吾人觀於中國行政效率之低，人材之缺乏，深覺政府與其辦理私人或團體所能為力之事，不如從旁協助，以全力消除私人或團體所不能解除之困難○

以上乃討論國倉與省倉調節穀價的功能，現在順次討論縣倉區倉鄉倉備荒郵貧的作用○中國談糧食問題者，恒注目於糧食之不足，外國談糧食問題者，恒注目於糧食之過剩，中國談災荒問題者，恒注目於積穀以備荒，外國談災荒問題者，恒注目於災荒之防止○這兩種態度的不同，實由於歷史與環境的差異○我們前已述及，中國往昔的經濟單位是地方的，交易範圍狹小，各地荒熟不能相濟，本地之豐收既不能推銷外地，乃不能不設法儲積，同時本地之荒歉既不能得他地之供給，亦唯有作積穀備荒之預計○現在環境既經變遷，舊有備荒方案，似亦不能適用，按照現在交通便利地方，不惟本地荒歉可以他地豐熟相濟，且可以輸入外國糧食補不足，至於全國皆荒以至各國皆荒，其事蓋甚少見○事實上，糧食為可以再生產的貨物，有地方一年一熟，亦有地方一年兩熟，問題似不在如何積穀以維民食，而在如何溝通運銷，以便利糧食的流動，及如何改良生產，以防止

災荒之發生。中國不治水利，不修溝渠，徒講備荒之法，結果必致年有災荒，而備不勝備，實爲捨本求末之策。再就農民利益而言，近年穀價低落，農民舉其所有以售出，尙不足以維持生計，政府不從提高穀價切實着手，解除農民目前之痛苦，徒爲渺茫之將來設計，實非農民之所願。而況積穀之法，出之於派收與徵募，隨此以俱來者，則爲地方之猾吏與棍徒，農民視此直如猛虎耳。一旦穀既徵集，則堆置倉廒，任雀鼠傾耗，不聞不問，或官紳串通，偷賣私易，地方而眞有災荒發生，則亦不診實情虛急，隨意處置，災民幾曾蒙受實惠。凡此皆非作者故甚其辭，往事歷歷俱在，留意地方情形者，皆能知之。其次關於辦理郵貸一層，吾人不能不景仰王安石識見之高。安石知農民之貧困，由於鄉村金融之艱窘，乃欲放靑苗錢以救濟之，苦資金之無出，乃欲變賣常平倉囤積之穀以爲用。蓋以此種資金與其呆置於此，曷若作爲活用。但此議卒爲當時士大夫傳統觀念所阻止。吾人對於積穀郵貸辦法，以爲不能再走歷史的老路。按縣倉區倉鄉倉等郵貸辦法，爲貸與爲平糶爲施放。吾人以爲貸與不必以積穀之法爲之，而可易之以現金。蓋穀爲呆板之貨物，而現金則可活動利用，在不貸出時，穀只有死置於倉，而現金則可移爲他方之用。況在徵集保存與散放之際，現金遠較穀爲便利，人民得金即能買穀，故事實上籌集資金以救貧，效果同而方便過之。現時合作組織，在我國已見成效，政府正不必緬懷古制，如能積極指導農民合作組織，同時籌集放款資金，其給予農民的福利，遠非積穀貸放之法所能及，吾人以爲農村金融如果靈活，農業生產方法如得改良，農民富力及信用地位必大爲增加，雖災荒之來，農民亦可不致有乏食之懼。至於積穀以作平糶與施放，則爲一種慈善性質之賑濟，初亦不必賴積穀而後能，臨時購辦，有時亦可得廉賤之機會，而可省去保藏之耗費。最後，吾人願正告政府，平糶與施放爲一種社會救濟，貸與爲一種糧食放款，貸放農民之糧食籌之於農民，猶有可說，若社會救濟，則單向農民派徵，在担負上實欠公平。現在豪富集中於都市，政府爲何尙令垂斃之農民，担負社會救濟之責任？須知農民所得些須糧食，粒粒皆辛苦，且依之以維持全年之生計也。

此外，尙有所謂義倉社倉，皆係私人團體組織，亦應改變積穀之笨法，而從生產改良及合作組織上謀發展。

以上所論倉儲制度之不合時宜，皆指交通相當便利，經濟單位擴大的地方而言，如沿江沿海及鐵道公路通達的區域皆是。但中國經濟發達至不均勻，現在仍有不少偏僻邊遠之區，社會狀態仍然未變，在這種與外界少通往來情形之下，官府辦理積穀，以平衡價格，以防備災荒，以貸放貧民，誠有其積極作用。不過有應請政府注意者，過去官廳處理故事以至勾串作弊等事，務必爲之預防，不然，人民仍然得不償失。其次，派收徵募之法，最好能夠避免，代以現金購買，不得已，亦必規定標準，徵募農商大戶，毋使農民單獨負担，毋累及水平線下農民之生計。最後，官廳一方面辦理倉儲，一方面應扶助農民合作組織，使農民漸進而能自助。

綜上所論，吾人以爲倉儲制度之在今日，只能適用於社會尙保存地方經濟的區域，其中辦理諸端則有待於改正，至於交通便利經濟單位擴大的區域，局部的行動，無俾於大計，且各種倉制所欲完成的目的，類皆可以其他更合理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方法而達到。現在中央儲備倉及省立儲備倉尙未舉辦，各地縣市倉則因上峯命令，不少已在籌畫進行，就報紙所見，以浙江省進行最力，但因襲用派收徵募之法，農民延不繳納。吾人甚願政府診察時宜，改變方案，利用較少手續，以達到預期之目標。如救濟貧民，使能用公平方法籌得一部資金，未嘗不可辦理，若必至於強徵硬派，而效果且不可期，政府寧可置而不辦。其次，政府應從積極方面指導生產改良以備災荒，扶助合作組織及倉庫押款以利金融，便利交通減輕運費削除苛捐以便運銷，統制外來糧食以平價格，俟國內糧食生產超過消費之時，再由中央儲備倉實行收買過剩部分，俟機出賣。儲備倉應專爲處置過剩糧食之機構，平常狀態下之糧食收集堆藏以及分散等等職務，則歸私人擬辦及合作團體担任，事實上如運銷無阻，農民有合作組織及倉庫押款等便利，此等職務由私人担任，必較政府勝任愉快。

北平俗曲略（書評）

李長之

李家瑞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　廿二年一月出版　價一圓

（一）介紹本書的有用　有的書是爲看，有的書是爲査，這本書多少是屬後者的。使在北平流行的俗曲以調門而分，得六十二類，每一類都溯出源流，附上實例，又登上工尺譜，這是本書的一種大貢獻。大體上說，很完備，很鄭重，更加以其中引用的許多書外人是不輕易見的（如該所藏的俗曲，及故宮藏的俗曲等），所以已算頗作到十分有用的地步。

至于小毛病，有雖有，但我覺得都不算什末。第一是分類的問題，以調門分，當然不完全，因爲我們並不能由此而窺見俗曲的各種面目，但對敍述來歷上說，却仍是有用的，所以也就不必厚非了。第二是舉例的問題，實際調査少而書本上的多，但本書既不注重給人的例子，而重在調門的分類和來歷，況且由劉復的序上，也見出例子又是由懂得唱的人看過的，那就更沒有可挑剔處了。第三是叫賣歌既可備一格，似乎抽貼的也可算一格，恐怕在實際社會中類似于俗曲的應用而未採的一定不在少數，只因不從實際調査，書本上缺的，便只好略而不論了，但仍可原諒，因爲那些調門不確定，而且究竟是俗曲中的小部分，倘若更認眞了說，不算它們爲俗曲也未嘗不可以呢。第四是音註不必要，似乎更可以是獨立的專門的工作，也還更需要詳盡，否則寧缺，但不過也終是不十分相干的小節，因本書不重在這方面故。

所以，這本書，終于是有用，而沒有多大毛病的。

（二）論俗曲不是最好的文學之故　至我的趣味，却在另一方面。音樂我不懂，考據我沒有興致。我只注意在當前的作品中，對於內容，有我的觀感，對於技巧，有我的好惡。倘若擺架子的話，就是社會的以及文學的考察了罷。

然而本書對這方面的幫助是薄弱的。所以我隨感隨想，何時能由自己作一個實際的調査，何時能把作者書中所說許多饒人的幾千種俗曲全看個遍，就心滿意足了。現在只好就六十幾個例子中，寫出我只能够成爲端緒的意見而已。

以內容論，首先使我驚異的，是俗曲中取材的豐富。如嘆十聲中「一個大爺嘆十聲」，就是十字街頭的速寫，夯歌中「四貝上工」，乃是敍說僕人和主子的戀愛，叫賣歌中「香麵歌」，便是職業的詩意化的唱詠了，其餘普通一點的各方面的題材，更不用說了，總之，是照見社會的種種相，其範圍之廣大，並不次于士大夫所觸到的形形色色，而採在詩歌裏的。

其次是，這豐富的材料之中，有種種極好的材料，似乎到現在爲止的中國文學家還沒費力氣的利用過的，例如許仙和青白蛇的故事。傀儡戲中的「狀元祭塔」，灘簧中的「斷橋相會」，當然不足以盡之。這故事的來歷，必是外國的，因爲在十四世紀，西洋已有類似的傳說寫在書裏了，便是法國Jeand' Arras記的Melusine的故事，也是人與女子戀愛，女子現入蛇形，情節非常相似，因未下過仔細的考證，也不敢多嘴。我現在只說說這種材料的文學價値，我以爲那人與神的懸殊，是恰可以道人間戀愛的衝突的，大可以供文學家以馳騁想像的餘裕，抒情的筆調自然更用得着。到了中國人的手裏，便又不只是男女的戀愛的故事了，還有母子的家庭趣味深厚的情節，「狀元祭塔」便是發揮了這一方面的。但在俗曲裏，材料一複雜，優勝便只能算是例外了，沒發揮好也是當然的。有天才的藝術家，還

當普利用之。我想一定可以作出一部驚人的傑作。

如果材料沒有什麼曲折，俗曲却是容易表達得好的。在現在這僅有的六十幾個例中，我發現了有不少很好很好的文學。大概在俗曲裏所擅長的是表現上的直接，恐怕也不只中國，歌德詩受民歌影響，便也在表現上十分直接(Naive，而非Sentimental)，即一好例。因而在俗曲中描寫壓迫下的人性的直接呼聲，是再適宜也沒有的。現在的例子，便有書中引的霓裳續譜中的老八板，「一輩和尚當够了，再當和尚把心傷」，這是修道人，對性愛的解放要求，「剪靛花」中二十四糊塗，反覆說：「媽媽好糊塗」，因爲「無有俏皮夫」，這[illegible]是在曲的禮教桎梏中的女性的呼救聲，「牌子曲」中的妓女嘆，說到「到如今人兒無姓身無主，到將來落葉歸秋無下場」，真是一字一淚，人類深心裏的叫喊了；而尤其令人驚賞的乃是我老家流傳的利津調（「內界不避親」）中的尼姑下山，因爲在內容之外，還加上文字的優美。自然，在情緒上，還是一律的。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國層層的壓迫下，人性已被僵化爲Fossil的光景之中，但那在地球中心裏的滾熱的岩漿，終歸得一種噴冒的火山口呢。有直接情緒而無曲折情節，還是俗曲的第一個特色。

在俗曲裏，不但有人類根抵裏的要求，還有深厚的民族的特有氣息。上面所說青白蛇的故事，男女之外，不忘母子，已可見。即如在妓女嘆中，所說「再不能父母堂前多盡孝，再不能同胞姐妹訴情腸，再不能生兒養女把香烟續，再不能夫榮妻貴把名揚」，完全是中國女性的立場。更如在五更調中的三戲五更，「有美女與學生牙床同坐，但只見老夫人走進房來。老夫人怒氣冲說長道短，又說是你二人命裏應該」，這種承認既存勢力的任命而妥協的精神，也只有是中國的。俗曲裏，是表現深厚的民族性的，但無個性，即有故事，也只是寫一種type而已，例如靠山調中的棒叉桿，至[illegible]顯然。至故事中的問題，往往最普遍，而一點也不新奇，即令多少特殊一點，也務使其平凡化。思想，沒有思想，只是共同的不加深求的認爲當然的觀念，衝突矛盾並非沒有，不過大家都還沒想。技巧一方面，是呆板而無委婉之致，不是正月，二月，……就是一更，二更，……，不能表現的，就只好哎哎呀，說得出的，也只有「今晚等他來，全解香囊帶，今宵勾却昨宵的債」。沒有個性的創造；却只有大衆的一般的民族的，這是俗曲的第二個特色。

無曲折情節，無個性創造，這也是當然的。因爲作者是大衆，鑑賞者又是大衆，我們也沒法求大衆所創不出，或聽不懂的以外了。我不以俗曲是完全的最好的文學，但並非抹殺了說毫無片面的價值。我總以爲作爲藝術的一部門的文學，是有藝術的一般性，便在矛盾的諧和。在文學裏，有兩個極端相反的傾向，便是個人與社會，前者是獨創的，是個性的，後者是普遍的，一般的，因有前者，故文學有進展，因有後者，故這進展能爲人接受。只有個人，大家可來一些鬼話，無人相喻，只有社會，則是些死話，必無生氣。必需二者調和起來，那方式又必須是辨證法的，換言之，就不是折中的，也不是參半的，乃是有機的使二者相統一了的，才有好的文學可言。就用我下的「深刻」的意義以解決文學中個人和社會的問題吧，深刻的文學，是抒寫那憑個人的天才之獨創性，所發現到，所表現出的，爲一般人所不會感到，所不會道出，但一經他道出，却爲一般人從心的深處所承認的。因爲他發現，他表現，所以是個人的。但爲一般人從心的深處承認，所以是社會的。而他所表現的，即是一般人還未意識到要表現，還沒有能力能表現，却是想要表現的，這便是個人和社會在文學創作中所顯示的辨證法性。俗曲則只作到社會的而已，故不能算最好的文學。倘若把俗曲的優長——直接表現和大衆普遍性——取來，又思及其短，則對文學的進展上，當然有着助益的。說到這裏，似乎目前的大衆文學的論者，也當注意到藝術的警個性，和藝術中個人和社會的辨證法性，否則會徒勞，而且害人的。

（二十三年一月四日）

鴉片戰爭新史料（五）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四十一）廣東鄉民與暎英告示

盡忠報國全粵義民，諭爾逆夷犬羊知悉：杏爾等暎夷素習，豺狼成性，搶奪為生，即前明倭寇之黨，我天朝曾經將爾誅滅。因大西洋各國，求我皇上，准其通商，我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容爾畜邦，商通交易。爾不過貪利而來，有何知識？爾之貪利，猶畜生之貪食，不知道理。爾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何知忠孝節義，何知禮義廉恥。雖有大呢羽毛，非我湖絲，焉能織造？雖有花邊鬼頭，非我紋銀白鉛，焉能鑄成？其餘各物，皆學我天朝法度。我天朝茶葉大黃，各樣藥材，皆爾狗邦養命之物，我天朝若不發給，爾等性命何在？爾不思報我天朝厚恩，反加仇害，用鴉片害我百姓，騙我銀錢。爾畜邦素不食此物，何以毒我？皇上聞而震怒，特派欽差大臣林公，除盡鴉片之害。先期出示，令爾繳烟免罪，爾畜類尚知畏罪繳烟，所以奏知皇上，賞大黃茶葉。爾畜不知戴恩，竟然不領，又不具甘結。爾既妄誇利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內攻打廣東？反竄浙江，殘害定海百姓，又往天津妄遞呈詞。如果眞有冤抑，何不早遞呈詞？何以先擾定海，復到天津？爾明知罪重不能解免，不得已妄捍謊詞，希圖欺騙。不料貪相受爾朦蔽，代爾轉達天聽。我皇上好生為德，一時聽信，撤去各省兵丁，饒爾狗命，不開鎗炮。爾果認眞恭順，何以不將定海兵船，退回廣東，聽候查辦？乃仍在定海騷擾，仍在各洋遊奕。貪相受爾朦蔽，撤沙角橫檔之兵，攔阻中軍，不開砲火，縱爾竄入內河。爾勾通無父無君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爾不過使錢哄買而已，有何長處？爾既妄稱知兵，何不專用爾暎夷交戰？今用我國人為漢奸，非爾暎狗之能。我天朝素行仁義，不忍製造狠毒之物；豈似爾畜類，專以搶奪為生。爾恃船隻堅固，砲火慘烈，火箭威猛，爾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天朝平素仁慈，不忍製造此等毒物，傷害爾等。如肯狠心製造，何愁不誅盡爾等畜類？爾不自量，妄稱強梁，爾前日雖佔砲台，而所用火器等物，全不中用。可見爾畜類亦無才能。其時我們義民約定，齊數百鄉村，同時奮力，滅盡爾等畜類。爾如果有能，就不該轉求廣州府，苦勸我們使之罷戰。今各鄉義民既饒爾等之命，爾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爾不過學畜而已，竟敢稱為上憲，又妄稱曉諭百姓。爾知百姓二字作何解？上憲二字又作何解？一派混賬，可惱之至。我們義士爺爺，爾畜生竟敢狂呼為百姓耶？爾謊言寬容，試思誰寬容誰？爾前日船隻亢沙不動，我兵何難將爾焚燒；爾上砲台，我兵何難駕砲轟擊。特寬容爾等，留爾一線生路，爾尚反言寬容我百姓耶？爾全以假仁假義，哄騙百姓，謂不肯加害，何以屢屢騷擾？一片謊言，焉能騙我？爾粧模作樣，假殺一二騷擾之人，希圖買奸，用計騙我，俟我不加防備，爾遂乘間攻我。我們豈受爾

惡？爾又豈弄能於，以恐嚇我等，豈知爾之伎倆，我們早已盡知。爾既言戰法，即與爾陸戰，或馬戰，或步戰，火砲猛烈，則爾砲幾斤，我砲幾斤，兩下對敵，看誰砲火利害？其餘排鎗刀劍等物，亦可兩下對仗，看是誰勝？若言水戰，則爾等將船隻退出虎門，候我百日後，造就船隻，與爾外海對戰，爾果能勝我，方爲利害。爾一味花錢勾買恐嚇，即算爾狗畜之能乎？我天朝仁慈，不忍即誅。大將軍金枝玉葉，諸大臣厚德君子，諸官員亦皆忠厚慈祥，非眞無能也。特憐爾等，身同畜類，性本無知，豈有人與畜鬥之理，故任爾猖獗。今且不用官兵，專用鄉民，非我們鄉民不仁，因爾害我鄉村，傷我男女，不得不與畜類同鬥。我現在全粵商民，數千百萬之多，大村富厚者，接濟小村兵餉糧草，亦有義士捐資，備辦器械，有熟悉水路陸路者，各數百萬之衆，忘切同仇，恨聲載道，若不滅盡畜類，誓不俱生。爾若不早退出虎門，我有千百條燒船妙法，爾等片帆不返。不但現在船上獸類，全行燒盡，并要滅爾咉邦。我義士爺爺，不論男女，出錢十文，便足以造船隻，修戰具，滅爾有餘矣。我們義士，受天朝二百年豢養之恩，今日若不誅盡咉夷，便非人類。爾殺害我衆鄉百姓，大傷天和，又將各處官骸，盡行殘毀，各廟神佛，俱受災殃。正在天怒人怨之時，鬼神亦不容。爾畜類若不信，試看前者大班喇啡國，圖佔澳門，立刻在澳身死；嗶嘮啤闖進虎門，旋即憂懼而死；嗚哩叵唔中播弄，是年亦死；其慣賣雅片之嘜嗌，鬼使神差，令其自刎身死。此等人個個難逃天譴，何況今日爾等大逆無道，豈能逃此天網耶？即如現在爾等船隻，或遭風火，或陷沙洲，樣樣俱是天意。爾等所放火箭，全然無用，明明鬼神護佑我們，爾畜類若再逆天行事，得罪上蒼，天上雷神，何難將爾義律立刻殛死；何難以雷火燒盡爾等兵船；何難一陣狂風，掀翻船隻，爾等葬諸魚腹。况且于今並不用驚動天神，即用我們義士，便足以滅爾等畜生，上爲天神洩忿，下爲寃鬼出氣。不用官兵，不用國帑，自出己力，殺盡爾等豬狗，方消我各鄉慘毒之恨也。爾伯嘐囒嘡平日何等强橫，如今二人已被我們義民，輕施手段，將他擒住，碎尸萬段。爾等更有何樣本領，敢犯我們，何難一鼓而擒，將爾剿滅耶？爾所用漢奸，背我天朝犯法之人，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天朝所屛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此等人乃忘恩背義之徒，既負於我，必負於彼，將來此等人在爾處，從中將爾殺盡，亦未可知。爾花費勾買，養活此等人，豈不大愚可笑？爾佔據河內，强梁霸道，不過要在此通商，奸賣雅片；豈知買賣要人情願，如今我們要買貨物，自有恭順各國同我交易，貨物多得很，何必定要與爾交易耶？爾今爲此大惡，我們痛恨已極，若不殺盡爾等豬狗，便非頂天立地男子漢。我們一言既出，百折不回，一定要殺，一定要砍，一定要燒死爾等。爾就請人勸我，我亦不依，務必要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方知我們利害也。特先期示諭嚎嗶嗎哩嚥嚩嚈嗺等，及各無父無君之漢奸知之。本應措詞雅鍊，因爾等畜類，不通文字，故用粗俗語，淺淺告諭。爾畜類急宜悔罪自首，面縛跪求，庶分別首從，不忍全誅；如再挨延，後悔何及。特示。

（四十二） 鎭海戰報咨文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浙江巡撫劉咨：本部院前接鎭海營縣稟報，逆夷在鎭港船隻，全數駛往定海，自十五日以後，絕無文報到省，正深盼慮。茲

于二十日亥刻，連接鎮海提鎮道府函禀，均稱逆夷自十三日至十六日，疊次攻打定海新築土城，俱未得手，且被定海鎮總兵葛雲飛，擊燬火輪船一隻。逆夷先于十四日，由陸路曉峯嶺而上，經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帶領壽春鎮兵，奮勇拒敵，相持四日，殺逆無算。至十七日，該逆仍更番迭進，壽春兵所餘無幾，王鎮軍傷重殉節，曉峯嶺為該逆所奪，山嶺轉攻打竹山門，處州鎮總兵鄭國鴻陣亡，葛鎮軍與署定海縣知縣石浦同知舒恭受等，勢孤不支，亦先後殉節。接閱之下，實深憤恨等因。

（四十三） 情報一束

浙江行轅來信：據慈谿餘姚等縣禀稱，寧波府鎮海縣城外，有夷船七八隻往來，聞嘆喘咻已死。臘月內夷人死者甚多，夷目郭吐哩，常在娼婦殷姓家住宿，囉叭唱當與巴[illegible]來往商辦。該夷聞各省兵到，各城軍械搬上船中，現在操演夷兵等語。

浙江省大雪，積深五尺餘寸。

直隸總督來信：現在天津海口，以及大洋，並無夷船蹤跡，所有各處防堵兵弁，俱撤一半，所有各鎮台協副將等，奉旨各回本汛，惟參贊胡超，綏遠城都統恩成阿二大人，在天津防守等因。

浙江軍轅來信：巡撫劉大人，委幹員在各府屬，收得貯庫兇器刀械等，共二萬八千餘斤，飭匠造鑄大砲數架，搬運餘姚安設。又伏合員弁，至河南陝西甘肅等省，收買籐竿硝磺鉛斤等件，迅速無悞。

奕將軍調山西省官兵六百名，抬砲抬槍三百杆，分二起行走，頭起官兵二百名，槍一百杆，入東境，由山路南下。

奕將軍委從九品沈孝任，赴河南辦理硝斤，又委凌丹封楊志儒，前赴徐州辦理硝斤。

浙江寧波府等處海口，共有夷船七八隻，城內黑鬼子白鬼子三百餘人，並無動靜。

江蘇蘇州府來信：定海鎮海兩縣。在奕將軍行轅宣見，帶有投呈夷書，並漢奸二名。據縣令等云稱，逆夷自得寧波府，雖屬安靜，然而鎮海洋面，仍有夷船二三十隻之多，時用小船來城，搬運城中錢財物件，每典當索空。郡城夷鬼，不過三百餘人，餘皆漢奸。統計夷鬼約有三千，漢奸有六千之多。並據縣令云，解詰陳三二漢奸，俱稱逆夷不致深入內地，因該逆等登高瞭望，見餘姚河道灣曲，慈谿有橋阻隔，是以仍回寧波地方等語。

浙江紹興府來信：據餘姚縣報知，夷人有火輪船一隻，小船二三十隻，行抵馬頭，開放火砲，並鳥槍施放。上虞縣報知，餘姚縣于十六日辰時，業已失守，夷船已到馬頭下壩。紹興惟隔曹娥一江，其勢甚危，現在民心驚惶。曹江雖有兵勇數千名，恐見賊即逃，紹興府不可問矣。餘姚本有兵一千六七百名，鄉勇千餘名，夷人只得一千餘人，我兵竟不能抵敵，如此實為可慮矣。

刻下探得行轅信：奕將軍想飭製辦蒙古包衣，因蘇州府一時不能製辦，以致將軍心有不悅之意。

浙江仁和縣來信：飛啓者，頃探得逆夷駕駛火輪船十六隻，杉板船數十隻，停泊長溪等處，陸路夷逆，帶兵即在慈谿，該處全軍已沒，文參軍陣亡。該夷進攻紹興，連擄諸暨山陰等縣，及搶掠村莊四百餘處，萬民塗

焚已極。該郡城危若朝露，現有守禦防堵之將軍都統，及文武各員等，死者逃者，尚無確信。該夷現又分隻，駛赴溫台等處，聞得彼處近臨海濱，向無官兵堵禦，如逆夷前往攻犯，則探囊耳。揆帥（奕經）于初八日，督領官兵，退守杭城，隨從甚少，兵勇亦甚寥寥。據聞兵勇不受節制，任意逃散，武弁亦頗有懈怠之意。昨據乍浦報信稱云，瞭見該夷，駛駕火輪船六七隻，杉板船數十隻，已于月之初十日到乍，現在該處雖有官兵防範，其勢亦甚單弱。又據錢塘報稱，有杉板七八隻，駛進錢塘江之南越口，現在督飭加意防範等語。業已稟知各憲情形，即請撥兵助守。

（四十四）　浙江戰報

揚威將軍奕（經）來函，內云，初一日曾布一函，想已入覽。茲有啟者，逆夷至寧鎮按仗後，每日帶領夷兵，在寧波慈谿地方搜查，至初四日午刻，有大夷船二隻，杉板船數十隻，進至大西壩，又有火輪船二隻，亦帶杉板船數十隻，駛至大亭，復由漢奸指引，在祝家渡開砲轟擊，轉向東北，至距慈谿三里之太平橋停泊。又火輪船一隻，即在大亭橫阻，以　大隱山兵勇援路，維慈邑，已有露軒兄所派之副將朱貴（浙江金華營），遊擊謝天貴（甘肅廣武營），都司劉天保等，在城外各山，分屯防守。朱貴等遠聞砲聲，旋見有裝爲商民者數百人入城，以爲鄉民避砲，因恐逆夷攻撲，即排隊以備迎敵。不意轉瞬間，此項商民，忽由此門沖出，脫去外面衣服，手持器械，知係逆夷裝扮，即用槍擊斃逆夷數十人，我兵並無損傷，其隊亦向前助敵，頗爲得力。其時由太平橋北來之大隊逆夷，已排近兵勇，人人奮力，復擊殺逆夷數十人。正在相持，忽由城跟轉出假充鄉勇之夷人漢奸一隊，即脫衣露出東門向營盤橫沖，我兵益加奮勇，三面迎拒。不料山後突有無數夷人，抓山而過，槍砲齊發，由上沖下，兵勇立腳不住，傷亡不少。回視營盤，已燃于火箭，我兵槍已燒熱，槍藥用盡，力不能支，遂各潰散。露軒兄駐紮長溪嶺，望見夷船來去如飛，火光沖天，砲聲不絕，即派都司劉鳳翔，帶山西四川兵三百名，前往接應。乃山勢灣曲，其前路狹窄處，已爲漢奸暗中焚燒，隨令各兵劃除，而勇壯漸回，前面攤塞，遂至救應不及。時天已黑，見各山溝火起，並有假扮難民鄉勇數百，進入山口，當即派員攔阻。露軒兄所帶兵勇，除分派外，本屬無多，不敷抵禦，恐有疎虞，即飭移營下山，未及數里，嶺頭火起，又見對山火箭飛來，帳房等物，大半燒燬。嗣經查明，即係假扮鄉勇漢奸之所爲。此次接仗，因我兵究係單弱，夷人四面來攻，以致失利。露軒兄于初五日到曹江，面商一切。因恐夷情猖獗，駛向各口，弟于初七日到杭州，初九日親赴海寧尖山一帶，查看形勢，分派防堵事宜。其曹江一帶，漢奸充斥，且係要隘，須得重兵駐守。現在露軒兄移節紹興，親近防堵，乍浦等處，亦已有兵防禦。至上海吳淞，仍祈嚴密周防，是爲至禱等因。二月十一日到，江督。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起至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止

（硯農）





閩局之彈指滄桑

自對閩之戰起後，中央軍以急風掃落葉之勢，不數日已迫至福州城下，蔣蔡於上週間已撤消閩府退往漳泉，閩省變局殆將告一段落歟？

福州重見青白旗

福州十五日路透電，本日官署上重見青白旗，居民惶惶恐血戰臨頭者，於不知不覺之一夜中，政局竟然遞嬗。外僑生命財產無損失，十九路軍經南台退却，頗守秩序。惟有時受中央機轟炸，城中未被波及。福州十六日電，此處十九路軍，今晨始退盡，陸戰隊在城內維持治安，城內秩序尚好。英巡艦白威克晨派兵半中隊登陸，以資警備。日本加派隊伍登陸，海寧輪昨抵港，船中雖載有閩府職員，但未見。十六日拂曉海軍派江元等艦開抵省垣，陸戰隊全副武裝上陸，槍砲聲大作，逆敵逃逸淨盡。八時秩序大定。全市重視青天白日旗，第一隊司令陳季良，佈告入福州，負全市治安責任。海軍部陳部長亦由寧海發出佈告安民。南京十六日電，軍委會十六日電獎陳紹寬。略稱該軍收復閩垣，奮勇忠誠，殊堪嘉尚。厦門十七日電，陳紹寬十七日晨六時，乘寧海艦抵厦，十時原艦北上。劉和鼎部決將逆軍一氣肅清，張砦部多被俘繳械。劉十七日晨帶衛兵十餘名抵省，會晤陳季良商洽防務。陳紹寬抵厦時，林國賡杜起雲均登艦迎，上陸至航空處司令部視察，全市懸旗，九時返艦。十時離厦回京。陳談，此行為視察收復後海防，對於十九路善後，中央已有計劃。聞中央將派兩旅來厦攻漳。福州十九路軍十三日退却，留一部駐城內，海軍陸戰隊未能入城。十五日各界組治安維持會，由薩鎮冰斡旋；十九路軍十六日午始退盡，留城部隊亦退去。十六日午後一時，中央軍兩團入城。陸戰隊三千人入城，至是始全收復。

福州遞嬗之前夕

福州十四日電，十九路軍當局，因慮與邦劉駿態度變更，永泰被據，省垣與下游間交通阻梗，陸戰隊又在連江福清等處登岸。福州勢難留守，乃決定放棄福州，退往漳泉一帶。十二晚十九路軍與海軍兩方代表會商軍隊撤退辦法。經雙方同意後，即於是晚開始撤退。一路由福灣公路之灣邊角。一路由福峽公路之峽兜。均搭浮橋，越閩江，前往下游。十三日各要人紛紛由省赴下游，各機關亦均搬往漳州。機關人員不願隨往者，即行解散。是日封僱全市汽車，並僱夫役多人，輸運竟日竟夜。十四日仍繼續輸運，日海軍陸戰隊，十二日晚到倉前山，保護僑民。馬江海軍陸戰隊十三晚開一部到中洲海軍公所。十四日可續到。公安局長丘國珍，駐省督察，維持秩序。又電，十三日傍晚，海軍陸戰隊約三百人登陸，擬入城維持秩序。爲城中十九路軍槍擊，死二人，傷二人，陸戰隊折回後。打電話致蔡廷鍇，詢問能否登陸，蔡答無須，海軍遂乘艦赴下流旋泊。城中高級將領現只賸蔡一人。蔡今日下午三時與薩鎮冰會談，薩鎮冰頃正努力照料十九路軍退清，並協助維持治安，地方秩序仍由警察照料，但公安局長已逃，長官負責無人，人心極度緊張。

蔣蔡再守漳泉抵抗

厦門十五日電，陳友仁許錫清王禮錫等，由省過厦轉港。據談，十九路軍全力現退泉永，陳銘樞蔣光鼐飛泉、蔡廷鍇在軍中云。據漳訊，

十四日晨有十九路軍千餘開到，駐郊外，趕築防禦工事。又電，十九路軍海陸路尚未到齊，泉州只先到一部份，餘部日內可到。蔡廷鍇十三日曾飛泉佈置防守，泉郊滿佈沙包。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尚在軍中。福州電，十九路軍南退後，駐泉軍隊十四日十五日陸續開同安入漳。民軍張定國部八百餘名，在蓮花山出襲，被擊敗退安溪，十九路大軍集泉州，前線在永泰莆田，總部設泉，漳龍有讓粵軍訊。據可靠消息，退泉後即取消人民政府，陳李蔣將他去，蔡去否未定。粵軍實爲收容改編而來，並非援助。蔡如去，收拾十九路者將爲戴戟。惟在港對粵無具體接洽，蔡並聲稱將死守漳泉，餘部尚有四萬。惟最大問題，仍爲財政，無餉決不能持久。福州十六日電，十九路南退後，泉屬原駐軍三部調漳協防。現所知者漳州駐一團及兩砲營，嵩嶼一營，集美一營，石美海珠一營，石碼海澄一營，泉漳間青陽一營，安海一營，東石一營，水頭一營，砲彈均運漳州，泉屬爲主力集中地；興化爲前線。漳泉交通仍絕，張炎十六日午經泉抵漳 。所部在永，正取道泉永回漳，中央軍南下無確訊。廈門十七日電，軍息，十六日午蔣鼎文部兩團入福州，中央軍決南下追擊。一由洪山橋渡江，一由白沙入永泰，將打破蔡廷鍇死守閩南之計。十九路近自龍巖調來義勇軍一千五百餘人，分駐漳州近海一帶，稱爲人民自衛軍。

粵陳向蔡商洽改編

香港十四日電，陳濟棠與各將領議決，(一)粵增兵三師，接防閩西南，由黃任寰指揮。(二)閩請助餉難辦到 ，請李章達轉致蔣光鼐蔡廷鍇。教導師三團羅策群部奉令，十三日晚赴惠接防。福州十六日電，十九路善後問題，蔡廷鍇亦勢在必去。收拾者戴戟外無適當人選，因十九路本即以毛維壽部爲最中堅，戰鬥力紀律均高於各軍。毛部均戴舊部 ，張炎部次之。張雖近蔡，所部則多戴舊屬，此兩部又均未損失 。戴以此兩部爲中心，實可統率全路。惟戴來當在民府取消，蔡自動下野之後。又戴在泉與粵無接洽，粵派陳維遠入閩，陳雖十九路舊人，但資望不足。戴來後十九路將仍隸中央。香港十六日電，總部息，陳濟棠電蔣，請保存十九路軍名稱，劃閩南爲該軍防地，由戴戟陳維遠收編，蔣光鼐蔡廷鍇出中央給敗出洋。陳令該路軍辦事處，限本月底結束，鄧龍光師，定十六日十七日分批開拔，經潮安入詔安平和各縣。鄧定二十一二十二日首途入閩。十七日電，陳派員赴漳，與十九路軍領袖接洽善後問題，十九路內部將稍有改組。現粵軍在龍江南岸駐紮，北岸則歸十九路駐防。政界稱，西南對該軍取和平商榷態度，無武力改編意。香港十八日電，蔡廷鍇因陳濟棠接收後方各殘致院，昨電陳，內有本是同根生，相煎毋太急語。譚啓秀與陳友仁同搭海陽輪抵港。

國府任命陳儀主閩

國府十二日令：(一)任命陳儀爲福建省政府委員此令 ，任命陳儀爲福建省政府主席此令。(二)特派蔣鼎文爲贛・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總司令此令。(三)福建省政府暫設延平，著由行政院轉飭新任該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陳儀，迅即赴任此令。(四)福建省政府各委員各兼廳長，應由令行政院查明，未經附逆者飭回原任，其附逆有據者，分別撤職另員補充此令。

胡漢民之又一宣言

香港十九日電，胡漢民十八日發表宣言，對閩局善後主張，㈠雙方即停止戰事，㈡閩軍應即驅除一切叛黨叛國份子，自承其咎，取消組織，㈢改編十九路軍，保存抗日歷史。西南擬派大員入漳，勸告蔣蔡，同時徵詢對處置意見，並電中央停止軍事行動，葉肇師奉令中止調東江。

粵陳調兵警備閩南

南京十八日電，陳濟棠電京報告，委陳維遠爲閩南警備司令，電云，十九路軍放棄漳泉，麕集福州，企圖抵抗，閩南空虛，土匪蜂起，情形混亂，閩南各地民衆團體請求派兵進駐，維持治安，除已飭部準備赴日前進外，並委陳維遠爲南路軍閩南警備司令，以資鎮攝，而遏亂萌，謹電呈備案，並轉入閩部隊知照爲禱。

浙閩交界赤匪猖獗

杭州十六日電，蔣委員長據福鼎黨部及商會之請，已令浙保安處步兵第三營王部，留駐福鼎防匪清鄉。省府又奉蔣委員長令，凡距匪區二百四十里，爲安全區，一律須築堡，以防匪患。十三日夜土匪千餘，有槍五六百枝，至廣豐偷襲已築未成之堡，並用手溜彈轟炸堡之四部，當經保

安第四團二營，沈着圍剿。約四小時，匪不支，敗潰逸去。是役斃匪擄械甚多。蔣寧南陽陳齊煊部，奉令調防。股匪乘機進犯。十一日被陷。浙保安隊獨營，由附近馳援，在仙峯附近斃匪數十。現令浙順駐軍推進守仙峯，向南陽斜灘一帶游擊。寧壽赤匪，在十一月中已大致解決，以閩變發生，遂有收編土匪之計劃，因此死灰復燃，猖獗異常。又浙閩交界之囊尾柱會客嶺一帶，前有閩匪莊北葛林阿鐵蕭阿二等，受赤匪指使，圖謀大舉。兩縣居民，爭相奔避。平陽縣長張玉麟，於十一日夜率團隊前往厳剿。當於會客嶺遇林股，經追擊，業已擊散。

四中全會開幕期近

如期開幕　蔣即返京

十六日南京電，四中全會定二十日晨十時舉行開幕典禮，下午二時開預備會議，推定主席團及秘書長，整理議案，編定議事日程。二十二日起舉行正式會，會期五日至七日，開幕典禮之主席，將於十八日常會推定。在滬中委如宋子文，張知本，張學良，吳鐵城等，准定十九日來京。何成濬，夏斗寅等已乘輪東下，十七日午可到，中央根據羅文榦視察新疆之報告，及參謀部邊務專家所擬之治新辦法，現擬定治新方案，將向四中全會提出討論。又蒙藏委員會改設邊務部案，全會中亦將提出解決。又軍息，蔣擬日內由前方赴福州視察，安撫人民，稍事勾留，即返京出席四中全會。京內各機關，已籌備舉行擴大歡迎。

孫科偕張由滬入京

上海十三日電，孫科十一日晨到滬，十時訪張學良，談一小時。張午訪孔宋，擬偕宋同入京。十五日電，孫科十五日晨偕李石曾訪張靜江談全會事，孫稱，中常會於全會有提案，但本人未看過。政府並不改組，全會亦不討論及此云。十七日電，孫科十七日晚宴張學良後，夜車入京。張及宋子文吳鐵城及出席全會之中委，擬十九日晚行。

西南提議用胡主張

香港十四日電，政務會十三日晨開臨時會，決派闕素人李綺庵鄧青陽三委員出席四中全會，提案仍照胡主張，決不變更。閻代表傅覺民，馮代表裴某，十一日抵港謁胡。即晚胡派秘書王養沖偕同晉省謁各委。十二日夕回港，轉輪赴桂。十六日電，執行部十五日常會，決定四中全會各委出席與否聽自便，即席聲明願往者僅崔廣秀。定十五日夕或十六日晨赴港，候輪北上。鄧青陽李綺庵因缺席，去否未悉。十七日電，崔廣秀十六日抵港，據云，鄧青陽李綺庵闕素人昨晚已通知，或搭尾車來港，但尚未十分決定。西南提案，由本人帶京，分區促成訓政案內容，略倣以前政分會辦法，將全國劃分中東南西北五區云。崔下午四時，乘加拿大皇后輪北上。陳策張惠長李福林陳中孚等亦同輪赴京出席。鄒魯談：接桂電，黃旭初定十六日離邕，經梧赴港，十九日趁輪北上。分區促成訓政案，根據建國方案之均權制。事屬地方性質者，由當地政府辦理，屬全國性質者，歸中央辦理，務使政治速上軌道。十三日電，陳中孚十一日來港，候輪北返，據談，西南對四全會提案，係根據胡漢民八項主張。署名者除西南各中委外，滬有二十餘人，馮閻亦在其列，惟本人尚未簽字云。林翼中十一日抵省謁陳濟棠，謂李白贊同胡主張。桂以抗日剿共親仁善鄰努力生產綏靖地方十六字為職志，對時局悉聽西南主張，增兵入黔，兵力不敷，暫時抽調。李因候晤黔王，不暇來粵云。

內蒙自治辦法確定

中政會議通過方案

南京十五日電，戴傳賢顧孟餘等，十五日晨在中央黨部審查內蒙自治方案。將審查結果，提十七日中政會討論。十七日電，中政會十七日開三九二次會議。蒙古自治辦法，決議照原案稍加修正通過。內蒙各盟旗王公來京代表趙褒保及各盟旗駐京辦公處代表 ，十七日晨赴中央黨部請願。九時許汪至中央黨部開會，下車後，請願代表即向前包圍 ，面遞呈

文。聲述意見：謂內蒙自治方案審查結果，與彼等要求者有異。務請於會議時，注意內蒙要求，勿輕予通過。汪答：彼對審查內容，尚未得悉；中央方面在可能範圍內，當容納內蒙之意見。九時許，中政會派唐有壬接見，當由各代表再推吳鶴齡等陳述請願意見，唐允轉達，各代表於十一時許始出。據請願代表語人，內蒙要求，係設立兩自治區政府，該地未開墾之土地，暫予保留，其已開墾者，賦稅由自治區政府與省政府平均分配。現內蒙自治方案審查結果，與此項要求不同。余等負有代表使命，故昨夜通宵未寐，今日清晨，即來請願，再付審查云。

自治辦法議決全文

中政會十七日決議蒙案如下：(一)內蒙自治之限度，對蒙古代表最後所提出之各種辦法，分區設立自治區政府一節，認爲與中央所定原則尚屬相符，可以採納。至其區域隸屬組織權限經費各項，分擬辦法於後，另定法令，頒布施行。(二)蒙古自治實施之程序，在未正式成立自治區政府之前，籌備處似有成立之必要，但須由中央派員切實指導，或由中央簡派當地省政府主席爲指導專員，其派員人選辦法另定之。(三)蒙古自治區之範圍，蒙古自治區之編制，應以未設縣治地方爲範圍。察哈爾省綏遠省內各設兩區，其名稱爲中華民國蒙古第一自治區政府第二自治區政府，餘類推。但察哈爾省內或綏遠省內所設之兩自治區，如願合併爲一自治區時，得由各該省報由內政部蒙藏委員會轉呈行政院核定。其察綏兩省已設有縣治地方，應完全屬於省行政區域。或因區域錯綜應詳細劃分者，由省政府會同區政府實施劃劃，報由內政部蒙藏委員會，轉呈行政院核定。至原屬甯夏省管轄之阿拉善額濟納兩旗地，不列入自治區範圍。(四)自治區政府之組織㈠自治區政府設委員五人至十五人，以一人爲委員長，二人爲副委員長，均以所在地之人民充任爲原則，由中央任命之。㈡區政府分科辦事。㈢爲商決各自治區間共同事宜，每年由中央派員召集各自治區聯席會議一次。㈣自治區爲區旗兩級制，區旗各設人民自治組織，其詳以法令規定之。㈤區政府所在地，由中央核定。(五)自治區政府之隸屬，蒙古各自治區政府，直隸於行政院，並受中央各主管部會之指揮監督。(六)自治區政府之權限，蒙古自治區內，國防上軍事支配之權，以及應付外交等事務，均由中央統籌辦理，或授權於當地省政府執行之。其已經中央核定認爲有特殊性質者，不得授權於當地省政府辦理。其未經中央授權於省政府辦理之蒙旗行政，統由區政府辦理之。區政府於不抵觸中央及當地省政府之法令範圍內，得發布區令，及制定單行規則。但關於限制人民自由，增加人民負擔者，非經國民政府核准，不得執行。(七)省政府與自治區政府之關係。關於蒙古自治區內之各種蒙旗行政，由中央授權於省政府者，仍由省政府統籌辦理。由中央未授權於省政府者，由區政府秉承中政處理。遇有關涉省行政範圍者，仍須與省政府會商辦法。已設縣治地方之一切蒙旗行政及蒙漢糾紛，仍由當地省政府處理，必要時並得專設委員會，負責解決省區間爭議事項。中央得委託省政府，代表中央指導蒙古區政府，辦理地方自治。(八)自治區政府之經費，自治區政府行政經費，應擬定預算，由中央核准撥款補助，所有各項稅收，應按照中央所定標準，分爲國家稅與地方稅兩種。凡屬國家稅性質者，由中央直接征收，或授權於當地省政府代理征收。凡屬地方稅性質者，其在已設縣治區域內由省政府征收，其在未設縣治區域內，由自治區政府征收。(九)自治區之經濟問題，在早經開墾及已設有縣治地方，所有蒙漢人固有之土地權，一律照舊。其未經開墾與未設縣治之蒙旗地方，以畜牧爲主業，農墾副之。中華民國人民應不分種族，凡在本區域內繼續居住滿一年以上者，均得享有游牧墾種之權利。區政府對於自治區內之土地，認爲有開墾之必要時，得隨時呈報中央核定，自由開放，任蒙漢人耕種。未開墾地方之牧畜，應設法改良，並由中央在適宜地方，設立牛羊防疫處及血清製造分所，以利畜牧，而重衛生。其森林礦產，應歸國有，由實業部籌劃開發。並由財政部在各該自治區地方，設立中央銀行分行，以爲活動金融機關。(十)自治區之教育問題，關於變通蒙人教育制度，及補助蒙人教育經費問題，擬請交由教育部會同蒙藏委員會通盤籌劃，擬具具體辦法。(十一)自治區之司法問題，交司法行政部會同蒙藏委員會擬具具體辦法。

內蒙代表上呈反對

南京十七日電，內蒙代表十七日呈中政會一文，略謂吳等懇切陳請事，竊查黃部長在百靈廟與各盟旗長官及代表商定蒙古自治辦法十一條，迭承院長面允，將無變更，方深欣感。乃聞鈞會一再交付審查之結

果，因一委員之主張，原案遂有更動。即以一盟爲一區，並將已設縣之地方及阿顏士等旗，完全抹煞。其理由謂綏遠省府向中央報稱，伊盟正副盟長決表示願以該盟爲一自治區等語。此事完全爲綏遠省府所製造，除由該盟代表另文聲明眞相外，伏查此次各盟旗請求自治，原爲團結禦侮起見。若仍以原有之一盟爲一區，則多此一舉。至已設縣治區域及阿顏士三旗，同爲蒙古地方之一部，如不許其列入自治區內，又將以何法待遇之。況蒙古自治辦法原案，由黃部長切合蒙古實際情形，代表中央議定。今如以一二人之援助綏遠省府，遽予變更，則不但有喪中央威信，抑且有侮弄蒙古之嫌。今東蒙已半爲日佔，不聞中央有何救濟之法。對於朝不保夕之西蒙，猶不肯予以自救救國之機會，而綏遠省府又一再派員分赴各盟旗威迫利誘，使爲反對蒙古自治之表示。致令烏盟雲盟長不得已而辭職，錫盟遂亦不得不派代表來京。不知我擁護中央千載如一日之內蒙，何以至此地步也。乃者僞組織改爲滿蒙帝國，溥儀復辟，移都承德之說，愈演愈眞。萬一實現，則不特蒙古與中央間發生重大變化，而蒙古本身，亦將萬劫不復。彼時中央，除空言長期抵抗外，究有何法以善其後。綏遠省府除同歸於盡外，又有何法以資挽救。鈞會各位委員，謀國深遠，上述艱難情形，自在洞鑑之中。對于黃部長商定之蒙古自治辦法十一條，務乞賜予維持原案，使蒙古自治，早日實現，則感戴大德，寧有涯際。萬一不蒙明察，仍據審查案通過，則我各盟旗絕對不敢承受，代表等只有泣血歸蒙，聽候處置。迫切直陳，不勝惶恐待命之至。謹呈中央政治會議。另呈鄭重聲明一件，指責綏省府有破壞自治之嫌。

班禪到綏即行晉京

歸化十六日電，班禪一行汽車十五輛十六日下午五時許抵綏，各界在北沙樑郊迎，全市懸旗，北沙樑紮彩牌樓，歡迎之軍警樂隊均列隊至北沙樑。傅作義袁慶增冷融朱海山等多人往迎，戒備極嚴，班在北沙樑與傅等稍寒暄，即入城。在綏遠飯店下車登樓，均踏黃布。十六晚傅爲班洗塵，冷融馮曦袁慶增陳國宗等作陪。十七日電，班禪病見痊，十八日赴平，十七日派嘎金堪布烏其木二人，先赴平布置一切。綏遠十七日電，戴傳賢致班親筆函，略謂大師悲憫心殷，濟度力大，數年以來，不辭困苦，宣化大漠，爲中朝施無上之惠。現在百端，皆待承敎，同人尤切企懷，祈早發錫，俾遂人民渴慕之願，政府同人切望之殷。中央匯綏四千元，作班禪程儀。十七日晨班在綏遠飯店放頭，蒙民膜拜者頗衆。南京十七日電，西藏拉卜楞嘉木樣呼圖克圖電中央，略稱東北淪陷，西陲告變。現值達賴圓寂，班禪遠在蒙疆，藏事無人主持，羣衆失首，情勢危急。嘉木樣歷來分掌教務，時以國是爲重，咸望班佛鎮危定傾。伏祈急令班禪大師，速定善策，兼程入藏，主理一切。免受外惑，固我邊圉。國防幸甚，中華幸甚。

孫部西開發生衝突

孫殿英軍西開問題，卒引起衝突，幸時局已近結束，此事因亦化大爲小，茲述其經過如次。

孫軍佔領寗邊磴口

北平訊，孫殿英軍十二日上午一時，在磴口與馬鴻逵軍發生衝突。馬部騎兵一連被解決，縣府人員被拘留，縣長失蹤。孫於十三日通電各方云：南昌委員長蔣，北平委員長何鈞鑒：職部于副軍長報稱，竊職奉命率部開赴沃野屯墾，當令騎兵趙團石團沿河東前進，步兵王團馬團由磴口大道前進，至河拐子渡河。頃據王團長報稱，職團於十三日九時行抵河拐子迤東，在小休息期間，忽發現甯夏駐兵約有一團，施行猛烈襲擊。團長因奉有命令，未便還擊，當即一面令各官兵速在沙堤後隱蔽，一面派員交涉。詎該騎兵均復下馬作徒步戰，火力猛烈，不容近前。遂派傳騎向後報告，不意該傳騎行抵磴口，而該處原駐甯夏騎兵納連長已率所部百餘名，將磴口本軍兵站所存給養完全焚燬，並將該兵站人員馬匹一併擄去。該傳騎不能通過，遂即返回。除復令該傳騎繞道報告，並一面飭屬作工掩護，一面僱土民送信請其停止射擊外，伏乞轉飭馬軍長，速電馬主席嚴令制止。同時又據趙石兩團長無線電報稱：職部於十三日上午七時正行進間，突出左前方發現甯夏騎兵約有兩營。身着白色皮大衣，戴白色毡帽，面塗五色

花臉，馬胸掛紙糊人頭，行抵約三百米達處，齊聲怪吼，開槍射擊。同時右前方河堤內衝出騎兵約數百名，着黑色大衣，面塗紅色，戴黑皮帽，與右前方騎兵交叉，火力激烈射擊。我軍倉卒之間，未及準備，以致傷亡甚衆。職以情勢迫切，倘不稍事抵抗，勢將全部受創，不得已乃命機槍迫砲同時還擊。該騎兵等見勢不支，向後引退。職因同係友軍，未肯進擊。除飭屬嚴加戒備，繼續前進，以防不虞外。理合先行報告，請轉知馬主席迅速制止，以全友誼各等情據此。除飛飭各該團長謹慎前進，避免誤會外。謹電報告等情據此。查職部赴沃野開墾，曾經稟報在案。並於事前電請馬主席飭屬知照，免生誤會。茲據前情，除逕電馬主席請其仍照前議勿再阻裁外，謹電詳陳，伏乞鑒察。尚懇鈞座電令馬主席對職部赴沃部隊勿再阻截為禱。職孫魁元叩元午印。


孫殿英

馬鴻逵電中之說詞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十四日下午有電到平報告，原文云。㈠蒸電悉，報載各節，係片面宣傳，全非事實。賓兄到三聖宮與孫晤面，尤屬無稽，萬勿輕信。孫軍大部猛撲，已於文(十二日)佔領磴口，市面搶掠一空。富商大戶，皆被綁走，李縣長納連長皆無下落。該軍仍在急圖西進中，此間除已分飭各部嚴密戒備，待命應付外。謹電奉聞。馬鴻逵叩元(十三日)。㈡(上略)孫殿英部佔領磴口縣後，仍令步騎聯絡大隊往西進攻。頃接駐石嘴子馬團長魁電話報告，今日在石嘴山已與我軍接觸，戰事甚烈。似此抗命稱兵之人，應如何處置之慮。所電示祇遵，無任盼禱。職馬鴻逵叩元(十三日)申印。

北平及中央令停進

何應欽氏於十三日晚在居仁堂宴華北將領，席間討論應付此事之步驟。當決定先去電制止兩方軍隊行動，並即分電孫馬，昨晚尚未接到孫之回電。馬則有電到平報告，石嘴子戰事已甚激烈，何致孫電如下，㈠何電，急，包頭孫軍長鑒：頃據馬主席鴻逵電稱，據磴口縣報告，十二日晨孫軍大部已將該縣佔領，縣長及各機關人員均被扣留，駐磴騎兵納連長亦無下落，現仍有西進之勢等情。希即嚴飭所部，停止原防地，避免衝突為要。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元(十三日)印。南京十六日電，孫馬衝突後，軍委會除直接去電制止，飭令停止軍事外，並電何應欽相機處理，以免擴大。軍委會要員日來並與孫馬駐京代表會商辦法，囑各去電息爭，聽候中央解決。南京十七日電，行政院十七日令孫軍停止西進，並飭兩部制止軍事行動，聽候處置。至具體辦法正與蔣何電商中。

孫殿英通電全國

孫殿英為該軍開赴沃野前頭部隊與寧夏駐軍發生衝突事於十五日通電全國，報告經過，原電云：全國同胞均鑒，頃上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汪院長，南昌蔣委員長，北平何委員長刪(十五日)電，文曰：竊職部開赴沃野屯墾部隊，於行進期間，被寧夏省軍截擊情形。當於元(十三日)電稟報在案，計蒙垂察。頃據職部于副軍長無線電報告，據王團長遂慶馬團長允修報稱，寧夏省軍在貝子地官地一帶，以步兵約一旅之衆，向我軍攻擊，勢甚猛烈。同時右後方又發現騎兵約千餘名，施行夾擊。職團輜重給養，均被該騎兵截去焚燒。職團官兵以寧夏軍不論公理，橫加截擊，氣憤填胸，耐不可忍，當即還擊，死力抵禦。惟彼衆我寡，情勢已急，望速派隊來援，以資解救為禱。再磴口及貝子地王原地一帶，富戶食糧均被寧夏軍搜去。房舍柴草，全被燬燒，並迫令人民遷移，如不願意，即以違抗命令論罪。聞寧夏軍因欲困斃我軍，使不得過境故不惜施行殘忍辦法，合併稟聞。又據趙石兩團長報告，據士民密報，邁速山附近一帶新由寧夏中衞開到步兵旅，保安隊數百名，現已建築工事，準備施行截擊。賓老土鎮石一帶，亦有騎兵甚多。凡在赴沃必經地方各村，水亦均被填沒。村民食

糧亦被運去等語。似此無故阻截，情理難容，現仍繼續前進。除容後報各等情前來。杳我軍分頭赴沃，甯夏不允假道，竟施截擊。如此相逼，情何以堪。尙請速電馬主席，請問截擊理由，請其立將甯軍撤回，以免惹起戰端。臨電迫切，無任憤激等情，據此。竊念職部抗日歸來，奉令屯墾。原期早達靑西，以報鈞命。前者西進部隊甫抵寧郊，而寧夏方面即嚴厲抗阻。時以力避衝突，遂令部隊住止。數月以來，五臨困積官兵，飢寒交迫。屯墾虛懷壯志，職責未謀，惶悚曷旣。用乃呈請晉綏當局，暫撥荒田開墾，赴沃所假之道，原僅寧境一角。事前並與馬主席派來之李縣長商洽妥協，請其飭屬照拂。不意馬主席竟於職部赴沃途中，伏兵截擊，蔑視公理，於此爲甚。仰祈鈞座嚴電制止馬主席，勿再截擊爲感。臨電無任迫切叩禱之至。職孫魁元叩刪等語。尙望全國同胞明察事實，主張公論，以伸正義公道爲盼。陸軍第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叩刪(十九日)。

孫已從電 遵令停進

孫馬兩軍衝突後，北平軍分會曾派參議張冠五(前綫王璞參謀長)電勸孫部停止前進。孫氏昨有覆電致張，表示已遵照何應欽命令停止西進，原電如下，軼羣兄巽卿弟惠鑒：刪(十五日)電承厚意指示，不勝欽感。赴沃開墾，原係於擁擠困難之中，作就近分駐之計。何敢任意行動，違背中央意旨。磴口衝突，全係甯軍截擊，實非我方侵入。現已遵照何公電令，飭部停止。惟寧方刻仍進擊，殊堪痛心。尙祈兄等深察苦情，代懇何公維護爲禱。如弟孫魁元叩銑印。又十七日平訊，綏寧邊境孫馬衝突消息披露後，迄今已達四日，華北當局一致主張勸止雙方軍事行動，近兩日來，似已趨緩和。前昨兩日，均未有雙方電報，據推測，孫軍似已放棄極端主義。今日該軍駐平辦事處，特向各報發表消息，稱王實坪日內即由滬返平，該軍擁護中央始終不渝。并由該辦公處主任韓自勵，代表該軍與各方接洽，以證明並非無人在平。軍分會今晨開例會時，留平委員均出席，由何應欽報告孫馬衝突及制止經過。咸主候中央指定辦法後再定執行步驟，故會中亦未加討論。又孫殿英昨致其駐平辦事處一電。文曰，刪電已悉，兄見極是，敢不聽從。惟前方情形，兄雖遠在平津，亦可料知我軍赴沃野部隊已被寧軍截擊，情事迫切。且居此數百里荒無人烟之區，無論地理軍事，急遽停止，殊非易易。望兄等從前方事實上想一穩妥辦法，不勝欽感。何公停止電，昨午始接到，已遵令辦理。惟寧方仍節節進逼，實屬可慮，務望兄等婉懇平津當局各友好設法斡旋，無任感禱。弟孫魁元銑(十六日)午。

傀儡稱帝定期上場

溥儀僭帝 決定實行

長春十一日路透電，溥儀三月一日稱帝之說，現已確實。「國務院」與「樞密院」今日舉行聯席會議，據半官消息，已決定三月一日一面實施開新紀元之政府改造，一面慶祝「滿洲國」成立之二週紀念。按此種決定僅可作溥儀稱帝之解云。又十一日新聯電。「滿洲國」爲進行該國永遠可紀念之「國」政大改革之準備，特於十日午後一時在「國務院」大會議室舉行中央最高首腦部及各省代表聯合重要會議。鄭孝胥・宇佐美以次各部總長，總務廳長遠藤以次各參議・監察院長・各省長，及北滿特別區長官等出席。協議結果，當場推舉鄭孝胥代表全「滿」三千萬民衆，而謁執政。請願勸進於三月一日之建國紀念日就國家至高之榮位。並決定俟執政承諾後，即組織大典籌備委員會，以鄭爲委員長，進行一切之準備。又十三日電，鄭孝胥於昨晨九時赴執政府，謁見溥儀，呈遞奉・吉・黑・熱及興安各省省長，並特別市長所轉達之國民請願書及建白書。溥儀當即宣稱，彼當遵「天意」永留「滿洲國」，至是遂正式決定於三月一日舉行盛典。又十五日電，爲準備三月一日之大典而設立之大典籌備委員會，連日開會進行諸般之準備。本週中可審議完竣，在二月二十日以前將見最後之決定。該委員會非依照官制而設立，推鄭孝胥爲委員長，委員會所決定之事項，均移入計劃機關實行。委員會之組織及其掌管事項如下，㈠總務部，掌璽・國璽。記錄・聯絡・委員指令，及掌管不屬於委員總會之事務及其他各部之事務。㈡儀式部，關於大典之一切事項。㈢設備部。㈣地方部，祝品之受理，地方之賜宴，及掌管關於慶祝方法之事務等。㈤法令部，掌管發佈各法令之事務。㈥會計部。又平某救國團體，接關外情報，(一)僞組織各省省長及縣長，統於本月八日齊集各省省會，對溥儀稱帝，修表勸進。並定十一日

連同各部總長之勸進表，同呈「御覽」，表中稱臣，對傀儡則稱「陛下」。(二)留居天津北平大連各地之滿清遺老亦各有勸進表，進往長春。(三)僞組織決取消警備司令，擴大治安維持會權限，增加警察權，積極消滅反日反「滿」勢力。治安維持會之大小頭目，均屬日人，各縣警察，亦歸日人掌握。前由日本派來之數百名警察官，現均分佈於各省縣充當警察局長，或指導官。(四)溥儀稱帝後，僞黑龍江省長孫其昌，將被撤職，遺缺以僞哈爾濱特區長官呂榮寰繼任。呂缺以韓雲階充任云。

叛逆計劃變更省制

長春十三日電通電，「滿洲政府」決於三月一日變更國體後，現爲舉中央集權之實起見，期於四月一日斷行根本改革地方制度。其置重點如左，廢止現行省制，而將奉吉黑熱四省，分爲十六單位。興安省亦分爲七單位。其名稱仍沿用省，而置省長於各省，其地位等於朝鮮之道及台灣之州知事。關於地方稅之徵收與警察等權限，可俟財政整備告成後，即移交省長。

英報著論痛詆日本

長春十五日新聯電 ，溥儀執政之晉就皇位運動，已發動全世界之耳目。神經敏銳之世界各國新聞通信社記者，現已漸次集於「滿洲國」，最近長春之大和旅館，大有外交記者團俱樂部之觀。皆係各社選出之手腕靈敏之記者，目下咸極緊張的四出採訪消息。二十日前後「滿洲國」政府將向中外發表重要聲明，尤爲彼等所注意。倫敦十七日哈瓦斯電，今晨「泰晤士報」以長篇社論評論恢復滿清帝制問題 ，首先說明日本贊成帝制之故。其言曰：歐美各國視「滿洲國」爲日人手中之傀儡，或視爲日本之殖民地。日本政治家以爲宣佈帝制後則「滿洲」新組織之地位因以抬高，而有持久之氣象。日本政治家又以爲「滿洲」宣佈帝制後，尚可得到兩種結果。緣世人深恐日本終必吞併「滿洲」，今「滿洲」既宣布帝制，則此種恐懼可以消滅，此其一。日本一部份輿論贊成吞併「滿洲」，頗爲煽動，今既宣布帝制，則此種煽動亦可中止，此其二。「泰晤士報」繼乃說明本報意見，謂日本自承認不願以「滿洲」爲殖民地，雖可使若干人士滿意。但「滿洲」政治變更以後，日本與「滿洲國」現行關係是否不致改變，歐美輿論未敢輕於置信，仍有待於其他事實之證明 。此在中國方面則「滿洲」復辟一事，足使共和派多數人士爲之憂慮。蓋「滿洲」與中國舊京相距伊邇，實爲肘腋之患。且「滿洲」復辟不啻再度拒絕承認中國對「滿洲」之主權，此不獨不能改善中日兩國關係，即有意爲中日兩國及「滿洲國」之間，覓求一種臨時辦法者，其困難亦因之增加云。又「孟徹斯德衛報」對日本強迫溥儀稱帝一事，備加詆責。日內閣所發宣言 ，並未供給何種消息，僅欲朦混世界輿論而已。抑知世界輿論對於此一問題，原與日本看法不同。對於「滿洲國」人民由於煽動或自願獨立，業已知所辨別矣。日政府以爲溥儀與其領袖均不欲在北平恢復滿清帝制，此非全世界人民所能置信，又況清室在蒙古尚有極大之威望。然則溥儀稱帝，或即爲蒙古忠順人民加入「滿洲國」而成爲「滿蒙帝國」之先聲歟云云。

日在東北秘密築路

東京八日路透社通訊，「九一八」事變以來，滿洲方面最驚人之發展，莫過於建築鐵路工程之猛進。因此項工程之進行，當局諱莫如深，故其確切進步如何，外間殊難知悉。不過從已往若干月以來所搪拾之消息，得知日方宣布之目的，於每十年中增加新路四千公里一事，不難充分實現，至少就第一十年中之程序言之，大可如願以償，綽有餘裕也。查已完成之新線以及其在建築或計劃中者，約有兩大特點，値得注意。即此項鐵路均顧及策略上之需要與經濟上之發展是也。自策略方面言之，其設計之目的在供給迅速運輸軍隊與材料至西北兩方之便利 。自經濟方面言之，其功用不僅在開發廣大之土地資源，且欲使輸出貨由海參崴埠轉趨滿韓各



一個大熊蹲在角落裏（彌勒氏評論報）

港。此項鐵道網之影響，不僅將及於文化之開通，而且直接或間接將剷除與經濟問題有關之匪禍。關於各新線建築之一般的方向，最可注意者，即北滿黑龍江與西達興安嶺之新路，均係採用最直的路線。以是在時間上，可節省若干小時或甚至數日。此一切路線將來有支線與南滿幹線相通，而達大連；或通新築成之重要港口如在朝鮮東北岸之雄基、羅津、沽津等。據最近消息，上述各港之開發，均竭藏經營，規模宏大。上述各港，以前不過爲漁船出沒之所，固不能容巨大之船舶。在已往數月中已完成或動工之新線，其最重要者如下：㈠自吉會路拉法站至哈爾濱之拉濱路，計長二百七十公里。此路使北韓各港至哈爾濱之路程，在時間上可縮減若干小時。㈡自泰安經克山至海倫之新線，計長一百九十八公里。此路經由中東路以北，使齊齊哈爾與哈爾濱相接。㈢自拉哈（非拉法）至墨爾根之新線，長一百公里，此係齊齊哈爾至衛拉哈路之延長線，最後將向北築至與俄境海蘭泡夾黑龍江・對峙之大黑河。㈣長春至沽津線，（吉會路爲其一部）此線一成，由東京至長春之路程，在時間上可以縮短一日。上述四線及其他次要路線數條，自去夏以來，均已通車。至於刻在建築中之新路，則有下列各線：㈠自洮南至索倫線，長八十七公里，將來將延築至西北之海拉爾或滿洲里。㈡自克山與海倫兩站間之北安鎮，北達二站之新線，計長二百五十公里，將延築至大黑河地方，而與齊齊哈爾・拉哈・墨爾根線相交。㈢自朝鮮東北境之圖們北達中東路牡丹江之海林與嘎呀河間新線，計長二百五十公里。 上述已成之四路 以及正在建築中之三路，均皆穿入或靠近在「九一八」以前被認爲在俄國勢力範圍下之地域。且多少均有意減少中東路之經濟價值，故其對於中東路售價之談判影響 ，至爲顯著也。又瀋陽十二日電通社電，依羅濱路之通車而延長達三千二百五十公里之滿州「國」有鐵路，近仍迭遭匪賊襲。因之，關東軍方面與「滿洲」當局會商後，決於「國」有鐵路每站，置五名乃至十名之警備移民，而予以相當耕地，以便張屯墾式之鐵路警備網。此項計畫完成時，全線將配置二千七百餘名移民，併與路警四千名協助維持沿線之治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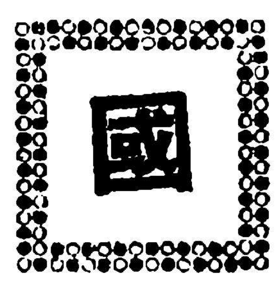
日軍又擾龍門所

已佔趙家營子

張家口十六日電，日僞軍一部，突於十六日開始佔據龍門所附近趙家營子，向我駐軍施行攻擊，龍門所趙家營子爲暫編第二師張人傑部宋鐵林旅胡文郁團防地，張十六日午由赤城電話向省府報告日僞軍佔據趙家營子情形。我軍正在沉着應付中 。省府據報，已電宋主席請示應付辦法。十七日電，日僞軍一連左右，携機關槍四架，類似游擊情形，進攻趙家營子，圖佔龍門所，趙家營子爲胡文郁團第五連駐防。十六日晨接觸後，我軍沉着應付，迄晚停止， 趙家營子仍由察軍嚴密戒守， 十七日午未聞再發生衝突。

日軍官之荒謬聲明

平訊，十四日，日本關東軍駐黑河(沽源以東)司令官森一郎，曾派飛機携帶所謂「聲明書」，飛察東散放。其上銜爲「警告宋哲元軍駐龍門所部隊」，內容略分四點：㈠長城沿線爲「滿州國」國境，中日雙方不得駐軍，現中國軍隊駐紮龍門所，顯係違背條約。㈡已駐龍門所中國隊，應即撤退赤城延慶以西。㈢該項軍隊如實行撤退，即停止進攻。倘不撤退，日軍汽車路，飛機場及一切軍事準備，業已完成，隨時均可出動。㈣本月四日「滿洲國」國境佈告曾發現被華方軍隊撕毀。如再有上項情事發生，日軍亦不惜採取斷然處置。上項條文，限於十七日正式答覆云云。





遠東危機之預測

莫索里尼發警告文

米蘭十八日電，「義大利人民報」今日披露墨索里尼論遠東情勢一文，略稱：李維諾夫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發表之演詞 爲一種普遍的警告，表示遠東現有戰爭危機之存在，其影響將不僅關係日俄兩國，且將直

援的或間接的涉及中、美、法、荷、波蘭與義大利。羅氏續稱：「吾人對遠東各國情勢，如加以密切之研究，即可以獲一結論。以爲日本現正經過一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日本爲一清醒而富於才幹之民族，具有尙武精神，且能作無限制的犧牲，其工業設備亦殊不弱於其他國家。中國只需統一，終止循環不斷之內爭，其前途發展，實具有絕大之可能性。中國人民無疑的可練成精兵，遠東文明之前途，以及太平洋命運，大半須視中國在本世紀中之行動如何。至於羅斯福與李維諾夫二氏間所獲諒解之意義，毋寧爲精神的而非實際的。其意義爲對日本下一警告，並非如遇日本攻打蘇俄或再作侵略中國之行動時，俄美兩國將比肩作戰也。日本不受任何國際條約拘束，因此對於和平或戰爭，均可自由放手做去，裁決權衡單獨繫於日本一身。吾人認今後情勢之轉變，其影響亞洲歷史之重大，殊難於臆測也。」

俄判定海會必失敗

莫斯科十六日合衆社電，蘇聯高級當局本日表示：相信「遠東情勢」或日俄衝突危機，將於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時達到頂點。本日某官員告本社記者，倘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如能開成」，則蘇俄將予以參加。該官員於說明其保留時，稱取消會議之計劃，現正在考慮中，「一九三五年召集海軍會議之舉，或將取消，因此項會議之失敗，已早經註定」云。

法國衆院種種推測

巴黎十七日哈瓦斯電，衆院外委會本日討論太平洋問題時，有議員數人言及遠東衝突之可能，對於未來各國間之同盟，作種種推測。例如主席赫里歐根據個人印象，以爲蘇俄如與日本發生戰事，美國必能援助蘇俄。三國戰爭開端，則勝利將屬於最能持久之一方。此種見地，尙有其他左派議員亦主張之，惟所見略有出入。有謂日本將陷於孤立者，有謂日本將受德國之援助者，亦有人認美國之承認蘇俄，即爲遠東有事時美俄兩國接近之徵者。至右派議員如伊巴納蓋賴及費朗萊則所見不同，渠等以爲中國態度自若干時以來，業已改變。如遠東衝突，中國必退處事外。美國必不致以其海軍冒險而至日本及中國也。社會黨議員龍介謂蘇俄與德日皆不相能，德日既退出國聯，則蘇俄之加入國聯，亦屬可能云云。本日開會不過交換意見，並未採取任何決定云。

俄法商約成立

巴黎十一日電，法商長羅朗愛諾克與蘇俄大使杜夫甘列夫斯基今日各代表本國政府，簽字法俄貿易協定。於是歷時兩年之談判，乃告成功。莫斯科十一日塔斯社電，蘇聯與法國間之暫行商約，今日已在巴黎簽字。代表法國方面簽字者，爲法外交部長彭考，工商部長羅朗愛諾克及國民經濟部長諾特爾。代表蘇聯簽字者，爲蘇聯駐法大使杜夫甘列夫斯基，與蘇聯駐法商務代表奧斯特拉夫斯基。據官方公布消息：該約分爲兩部，其經濟部分，規定法國允許蘇聯方面以最低度之關稅率，並規定蘇聯貨物入口額之一定的百分比。其法律部分規定蘇聯駐法商務代表團之法律地位。該約簽字畢，雙方互致慶祝，且力述此項商務，不僅有商業上的且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因而代表蘇法親交過程中之一新階段。蘇聯大使杜夫甘列夫斯基對新聞記者稱：此項新約將促進蘇法兩國間關係之進一步發展。杜氏並指出該約使兩國經濟關係，打開一新局面。杜氏又謂：『此項商約之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僅限於蘇法兩國之間，因彼之締結，在鞏固蘇法邦交，同時亦鞏固世界之和平』云。巴黎十一日哈瓦斯電，俄法商約，業已簽字。彭考於商約簽字後，對報界發表宣言，謂自法俄互不侵犯條約批准後，兩國政治關係，日趨良好。此次商約之簽字，尤足以資證明。商務部長羅朗愛諾克說明新商約之利益，謂俄國向法購貨，其應付之款，由蘇俄石油公司加以担保，此爲第一次云。蘇俄駐法大使杜夫甘列夫斯基亦謂，法俄新商約不獨可以發展兩國利益，且足以增進世界和平。渠與彭考對於此點，彼此同意。

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

日內瓦十五日哈瓦斯電，國聯行政院七十八屆會議於今晨開幕，由波蘭代表貝克主席。出席者有法、義、西班牙、阿根廷、澳洲、葡萄牙、丹麥、墨西哥、巴拿馬、英國數國之代表，中國由顧維鈞代表出席。今晨會議時將澳洲駐英高級委員勃魯斯對於倫敦經濟會議之報告書及其他報告書，予以備

案。並議決向國聯會員國及非會員國通知，請全體簽字，最近草成關於俄國亡命及相類似之難民在國際上所處法律地位公約，又經議決將無線電播音使用公約草案全文，送各國政府審核。

將事討論 薩爾問題

又電，國聯行政院本日開會時，最有政治關係之事爲法國代表瑪西格里之發言。渠一再要求日內討論薩爾區域舉行公民投票問題時，宜使德國能以參加。此間一般人士咸謂法國此舉，態度光明，對德表示親善。德國雖退出國聯，亦無妨以同一親善態度對待法國。且以退出國聯而言，亦必於兩年期滿後始能實際脫離，德國於上年十月通知退會，現値討論與該國最有關係之薩爾問題，德國參加此事，又可以日本爲例。日本固亦通告退會者，然國聯各種股員會或委員會與其利益相關，日本仍派代表參加。加以法國之表示，一方面欲保障各國之利益，一方面欲使各國易於交換意見。若德國置諸不理，則日後即不能指責行政院，謂置德國及其利益於不顧也。彭考於星期三可到，彭氏抵此以前，瑪西格里將先與英代表艾頓及義代表阿洛錫會晤，其所討論者，大約爲現在進行之裁軍談判及行政院議程中所列之各項問題云。柏林十五日合衆社電，據官方本日宣稱：德國對於國聯，仍將保持超然政策。官方宣稱，關於德國代表是否將參加未來之日內瓦會議事，頃間尚未獲得正式決定。按在此次國聯行政院會中，薩爾問題將付討論。據指陳，在德國作正式決定前，即薩爾問題亦不能改變德國對國聯所持之超然政策。按德國之退出國聯及裁軍會，係爲鄭重表示對於未能獲得軍備平等，表示失望云。

巴玻再戰 國聯被窘

日內瓦十三日電，國聯秘書長頃接蔡柯爭端調査團來電，內稱：該團抵美後，先在巴拉圭京城談話，繼往蔡柯調査。旋又至玻里維亞，進行初步談判，隨即擬具一種計劃，以其原則通知兩國政府，此項計畫主張蔡柯某一地帶，由玻里維亞完全退出，交巴拉圭軍隊佔領 ，作爲安全地帶。大部份係容納巴拉圭之見地，且已取得玻國政府之同意。蔡柯爭端依此計劃，似可根本解決。不料雙方休戰協定於一月六日滿期後，巴拉圭拒絕延長，以致全功盡棄。現在戰端既已重開，則談判不能同時進行，調査團已警告兩交戰國。茲謹將經過情形，縷陳如上，應如何決定之處，由國聯行政院酌之。調査團惟在美洲，靜候行政院討論之結果云。又阿根廷京城十三日電，巴拉圭與玻里維亞之休戰協定，於一月六日夜間滿期後，未嘗延長，兩國間重起戰鬥。國聯調査團昨認最後調解之努力，已告失敗。頃巴拉圭總統阿雅拉致電國聯調査團主席德爾瓦，請求對蔡柯爭執，重開談判，並準備重訂休戰協定。

法內閣與大騙案

衆院通過 信任政府

巴黎十二日路透電，巴黎現又甯靜，蕭丹內閣已復穩固，因衆院今夜已以三七六對二零五票通過政府信任案也。衆院關於巴育納騙案之兩日激烈辯論，其結果爲蕭丹之個人大勝利。組織國會調査委員會之動議，既已失敗，司法現乃能進行其職務，而不受政治干涉。蕭丹對於右黨所提出組織調査會之動議，反對甚力。蓋以史氏騙案純屬司法性質，無關政治也。此動議以三六零對二二九票被打銷。衆院今日會議在辯論騙案時，雖不若昨日之激烈，但前任兩總理赫里歐與達迪彼此舌戰頗烈。赫氏擁護急進黨信任政府之動議，言及國家援助處境困難之銀行事，達迪駁之曰，君殆謂前急進黨總理史蒂格以十萬萬佛郎借與阿爾薩斯勞蘭銀行乎。赫氏從容含笑而答曰，余指君曾以十萬萬佛郎送與而非借與國民放欵銀行而言。達之同黨某議員趨而聲稱，國民放欵銀行去年已歸還十萬萬佛郎。但財長彭納立即答稱，截至今日止，該銀行猶欠十萬萬佛郎，希望明年可收回一萬五千萬佛郎。於是達迪在羣情激昂中，拂袖而起，退出議場。空氣旋復歸於甯靜。赫里歐之言論，遂歸正題。未幾達迪復入議場，斥新社會黨議員拉茍爲謊徒，因又引起喧譁。最後達氏聲稱，渠贊助組織澈査委員會之動議，渠反對在共和原則上有狄克推多制，渠以爲絕無政變之問題云。巴黎夜間，甯靜如常，雖有許多青年，冒雨立於街中，但未發生事端，而勞警察過問也。又電，衆院外之軍警，直至深夜始將反對巴育納騙案之示威者驅散。此次騷擾爲法國政敎分離後所未有者。但今夜恐將仍有暴動，估計參加昨夜亂事者，不下五千人。法西斯派與共產黨混合爲一，受傷者頗

多。內有新聞記者一人，損毀一目。又攝影者二人，頭顱擊破，附近衆院之咖啡館與電影場，一律提早閉門。示威者以國會爲目的物，高呼打倒政府，打倒警察與暗殺犯。擬衝入國會之防哨線，兵警力薄，幾不能對抗，幸策應者乘車來援，終夜不絕。警察屢用警棍衝擊，但羣衆在警察來攻時，散入橫街。迨警察去後，復集於大路中。拉丁街衝突最烈，羣衆以電車爲障礙物，並向騎警拋擲火筒，復割斷電流，置鐵條於軌道中。且從街旁窗戶，以物擲擊警察，警察用警車將其所拘之人，送至距巴黎若干哩外。然後令之下車，聽其步行返寓云。

蕭丹澈究騙案眞相

巴黎十三日電，法總理蕭丹已履行其「懲罰將施諸無論何人」之許可，議員彭勞爾氏在昨夜國會通過褫去其國會職任之後，今日被當局逮捕。緣彭勞爾會接受史達維斯基之賄賂，以爲其投票之代價。該議員將解往巴育納，聽候檢察長之裁判。按彭勞爾與總理蕭丹同屬急進社會黨籍。據報界消息，更可證明史達維斯基之關心家庭，彼於三年前在一英國公司保壽險三百萬佛郎，此欵付其妻子。按照訂章之慣例，雖然保險人係自殺斃命，但此三百萬佛郎之鉅欵，仍然付給死者之妻，而不能爲法國國庫所有云。又法國司法部長已草擬議案兩起，取締報紙毀謗與賄賂運動。第一案規定有意發表僞消息或假文件者，處以一個月至十二個月之徒刑，及五十至一千佛郎之罰金。第二案規定凡不正當之運動，施者受者皆處以五年以下之徒刑，及五千佛郎之罰金。

小協約國經濟會議

捷克京城十七日哈瓦斯電，小協約各國經濟會議，係於本月十日起在此間開會，共通過決議案十六件，原文尚未發表。惟據其最後議定書所載，今後羅馬尼亞·捷克及猶哥斯拉夫三國在經濟上合作之大綱，業已劃定。其議決案之最重者，有下列數事：(一)訂立公約，將小協約各國間相互經濟關係，予以確實規定，並求其發展。(二)三國鐵道及航空交通，互相合作。(三)多瑙河航務合作。(四)組織郵政同盟。(五)統一三國商法及票據法。(六)遊歷事業之合作。(七)工業活動之合作。(八)三國中央銀行及儲蓄機關互相合作。(九)關於三國間貿易事務之決定。

美國貶抑貨幣價格

華盛頓十五日電，美總統羅斯福本日午後零時半對議會發出關於貶抑美元價格之特別咨文。內容有左列三點：一·貶抑美元價格之金純分，最小限爲百分之四十，最大限爲百分之六十。二·國內之貨幣用金，全部移管於財部。三·利用因貶抑美元價格而產生之資金，設置外國匯兌市場之金買賣資金二十億元。

貨幣方案重要條文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羅斯福今日在參衆兩院提出貨幣案，財長摩根陶聲稱，從一月十六日起，新出礦之淨金，官定價格爲每盎斯三十四元四角五分，減去千分之二三手續費云。貨幣案之重要條文，大旨如下：(一)聯邦準備金之所有權移交財部，而財部以同等價值之美元信用，予準備銀行。(二)現金一概不得流通，廢止鼓鑄金幣，除聯邦準備銀行所執之金券外。任何通幣不得在財長所認爲維持各種通幣同等購買力所必要之數額中兌換黃金。(三)財長經總統同意後，有權在國內購買黃金，不限數額。(四)財長可先付公債之利息，並在國內外售出黃金。財長爲安定匯兌計，可買賣或折扣匯票支票及匯兌票據，並收受債據。以上爲貨幣案中之



日本之又一地震

（彌勒氏評論報）

主要點。羅氏稱：渠固不贊成印刷局紙幣之政策，但發行有限額的不帶息之五元與十元鈔票，如多瑪斯修正文所規定者，似不得謂爲濫發紙幣。渠自信能在十分之五六限價中，安定美元價格 。渠以爲美國安定幣價之增加，可促成他國通貨之定價。估計美元中金成分減輕後，政府可獲利益約在三十四萬萬元與四十二萬萬元之間云。財長摩根陶已限定星期三日夜爲私人將其所有黃金繳與財部之最後日期 ， 至於聯邦準備銀行存金尚不在內，估計其數約在三十五萬萬元以上。金融善後社已將其所有金額增至一萬五千萬元，除二千五百萬元外，餘已用去。國內收買金額計六十八萬一千盎斯，値二千二百八十九萬八千元。國外收買金額計値九千七百萬元。金融善後社主任瓊斯聲稱，美元之重定價格 ， 可使善後社獲黃金上之利益。因善後社可在國外售金也。黃金指定在倫敦與巴黎提用云。

實行統制國外匯兌

華盛頓十六日電，羅斯福昨日又曾發出命令，統制國外匯兌。其用意係使國內資本不至大批流出；已輸往國外之現金，亦阻止其大批運回美國，此項命令業於今晨開始生效。又電，羅斯福發出行政命令二道，宣布政府統制對外匯兌交易，銀行與私人皆適用類照政策。白宮聲稱，此項命令在實際上與三月十日所發之條例相同，不過私人之作對外匯兌者，亦適用此條例，不僅銀行適用而已。 聞新命令之作用， 在使摩根陶得施其手腕云。

古巴政局變幻不安

桑馬丁總統去職

哈瓦那十四日哈瓦斯電，桑馬丁總統頃向革命委員會十九委員提出辭職，按桑氏係大學教授，於去年九月十日由革命委員會舉爲總統。原擬於五月二十日國民大會召集之日辭去現職，重返教育界服務。現既提出辭職，其任總統僅四閱月若干日而已。此外去年因反抗政府致在國民旅館被捕各軍官四百餘人，拘禁已歷多時，大約將於三月中旬開釋云。又哈瓦那十六日路透電，前農長希維亞已接受任總統之任命，據十五日合衆社電訊，本日桑馬丁總統去職，海陸軍雙方均參加改組政府之運動。古巴青年革命首領希維亞在總統府就臨時總統職。氏代桑馬丁政府時代之農長。按希氏美國迄今尚未承認，古巴政府，預料希氏對美，可獲得敦睦關係。按希氏曾肄業於馬利蘭州之安納波里斯美國海軍學校，於一九二〇年，在該校卒業，氏獲有海陸軍雙方之擁護。按自麥加多總統被逐之數閱月以來，氏已爲古巴之第四任總統。在古巴各地發生革命騷動後，本日政局忽爾急轉直下。希維亞氏現時正設法擬與羅斯福總統代表略佛萊氏早日會見。氏於美國承認古巴後，將充任駐古美大使云。

新總統二日即下台

十六日哈瓦那電，希維亞被推爲繼任總統後，頃已行抵此間，當與國家主義領袖曼迪艾他暨其他要人會議。會議後稱，曼氏已準備與彼及各黨合作，以謀恢復古巴之秩序與和平。前總統桑馬丁已返宅，將於本星期六日偕其家屬赴墨西哥。昨日京城又有炸彈三枚爆發，其一投入「太陽」報館內，損害頗鉅。自政府頒布戒嚴令後，每晚十二時以後，街道斷絕交通。又電，古巴新總統希維亞今日就職，謠言頗熾。有陸軍將起事，革命將再作之說。希維亞由高等法院院長愛德曼監視宣誓就職。新總統入府之第一夜，哈瓦那曾激起暴動云。哈瓦那十七哈瓦斯電，希維亞總統就職四十八小時即下台，由曼迪艾他繼任，定於午後就職。曼氏登台，聞係巴迪斯他所推戴，海陸軍領袖暨反對派各黨領袖對曼氏皆表同意。但公務人員罷工運動領袖，仍擬繼續罷工。大學生幹部宣布全國大學生對希維亞曼迪艾他均反對，決定罷課四十八小時，以示抗議。又電巴迪斯他所主持之政變，係繼古巴總罷工而起。巴氏現發表軍事人員三人分任內政交通衛生各部部長，並限罷工工人於明日晨間八時，恢復工作，否則一律解雇。但大衆深信，巴氏不久亦將被推翻云。又電，新總統希維亞就職，未滿二十四時，巴迪斯他大佐即佔據政府，獨攬大權，此事早在民衆意料中。巴氏今希望造成國家之建設事業，並以迅速手段，改組政府各部，其所宣布目的之一，爲邀集舊日贊助麥加多政府之人才，實行改良司法制。今聲明擬尊重債務與政府其他義務，今將依不可移動之權利基礎及最新民治原則，開始向造成新古巴之大道進發云。按巴氏在去年九月四日猶爲軍曹，翌日即一躍而爲古巴陸軍總司令。年來古巴之屢興革命，巴氏輒爲其主角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一月十二日起
至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止

（記者）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府令，任陳儀爲閩主席，派蔣鼎文爲駐粵閩湘鄂剿匪軍東路總司令。

▲中央軍克復古田。

▲孫科赴滬，商四全會提案。

▲孫殿英部與馬鴻逵部衝突，佔領磴口。

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何應欽電孫殿英，制止前進。

▲十九路軍開始渡泉一帶撤退。

▲普安輪在吳淞口外北佘山以北十八海哩洋面被刧，九人被擄，擊死一人，旅客財物一空。

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陳紹寬率艦抵馬尾。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福州重見青白旗。

▲張羣由漢抵京。

▲蘇杭一帶大雪，有壓倒房屋之處。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十九路軍自福州撤盡，中央軍入城。

▲陳友仁徐謙譚啓秀抵香港。

▲波蘭公使魏登濤遞國書。

▲日偽軍又侵龍門所。

▲孫殿英電平，遵令停開。

▲班禪由百靈廟抵綏遠。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內蒙自治方案。

▲孫科偕張學良由滬晉京。

▲陳紹寬由廈北旋。

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粵委陳策張惠長崔廣秀到滬，將出席四中全會。

▲劉峙何成濬夏斗寅均啓程赴京。

▲胡漢民發表宣言，主張停戰，閩軍自行編遣叛黨叛國份子。

▲中常會議決嘉獎討逆海陸空將士，中執委楊樹莊出缺，以傅汝霖遞補。

▲班禪離綏赴平。

論評選輯

十九路軍失敗之鑑戒

昨據福州電訊，十九路軍不勝壓迫，業於十二日晚間由福州開始撤退，昨晚方可退盡。中央軍殆因顧慮外交關係之故，並未遽行攻城，而縱使十九路軍逃往泉州。薩鎮冰乃海軍耆宿，尤爲海長陳紹寬最崇拜之先輩，其留福州，本爲有此一日，昨陳氏入城，得薩助之，地方幸得平安，足見當局擘畫之苦心。十九路軍尚餘三數萬衆，以中央軍力之厚，一出省城，能否聽其安然退集泉州，實是問題，而陳濟棠派隊接收閩西南，劍及履及，自亦欲收十九路軍爲己有，是則該軍之前途歸宿，目下殊難判斷。以十九路軍參加革命努力抗日之光榮歷史，乃爲陳李蔣蔡輕率謬妄之舉動，犧牲至此，凡屬國人，同聲惋惜，該軍此次失敗，誠足資軍人之鑑戒也。

夫中國今日，外則強鄰壓迫，救亡爲急，內則盜匪遍地，安定爲先，此等責任，全在軍人，故軍人若不進步，無覺悟，任何安內攘外之方策，皆等於癡人說夢。二十年來，內戰不息，固由政客搆煽，亦由軍人無識，不能端其趨向，齊其意志，安其本分，動輒輕視天下事，以爲國家運命，人民禍福，概隨個人之槍桿爲轉移。驕妄放恣，惟所欲爲，卒至於害部下，誤國家，殘賊民衆，犧牲地方，往事歷歷，儘可覆按，陳李蔣蔡之流，特其中之一分子而已。方今全國民衆，厭亂思治，望統一而惡分裂，已成一致心理。爲軍人者，苟不本此輿情，維持大局，而輕舉妄動，從事破壞，則任令持何理由，結果要歸失敗，此無他，人心不屬故也。即如此次閩變，陳李等以毀黨爲號召，造生產之口號，固自以爲機杼獨出，花樣翻新，而不知其易號改元，矯揉做作，適以表現其中無所主。既招黨內之反對，絕粵港利用之途，復受社會之懷疑，成各方冷淡之象，其敗因已種於舉事之日。其後以孤軍久支，情勢惡劣，乃又標出聯邦主義，以割據爲誘惑，冀求各地封建勢力助之張目，卒仍一無迴響。此無他，輿論反對割裂，內外形格勢禁，故迄無敢響應之者也。由此可見，陳李等之失敗，實民衆心理使然，非盡中央軍隊之力，此當軸所應了解者，尤望全國軍人深念之也。至十九路軍本身，既已失敗至此，亟應覺悟懺悔，聽從中央命令收編，恢復前此名譽。其陳李蔣蔡等人，輕率謬妄，誤部下，害地方，苟有良知，應知愧怍，尤宜即日下野，離開軍隊，以便政府易於辦理善後，對部下稍留去思，此固當前亟務，無待贅論者也。抑中國大患，在於野心家太多，領袖念太盛，慾望超過能力，學識與地位絕不相稱，軍人頭腦簡單，尤易受左右近習之包圍，被政客說士所鼓惑，其一知半解，自命不凡者，處境更爲危險，如陳銘樞即其人也。吾人希望當今領袖人物，概能撫躬反省，是否才當其位，德孚其望，名副其實？尤望有地位之軍人，自問學識功能，是否有愧於今日之責任，無負於國家之待遇？苟人人皆有自知之明，遇事能懷敬慎之念，則不特國家政治可期進步，即個人團體之功名事業，亦可永久保全，是又吾人因陳銘樞之斷送十九路軍而不勝感慨係之者也。

要之，現在國家，非內部安定，不能言對外抗爭，非軍人覺醒，不能

言政治改革。經陳李蔣蔡等此次之失敗，全國軍人當知凡事成功難而失敗易，十九路軍多年辛苦艱難掙得之名譽，被陳李等等誇大狂虛妄念，一舉犧牲，直令全國民衆，愛莫能助。今後軍人之一舉一動，應須顧慮周詳，戒慎戒懼，不容受人利用，尤不可動起野心，此其一。世界變化莫測，對外當有切實準備，帶兵將領應以全副精神，訓練士卒，明恥教戰，認清目標，服從命令，不參加內戰，不妨害統一。此其二。閩變結束，剿匪更易爲力，如能由閩粵贛三方兜剿，則赤共可望肅清。此際廣東負責最重，蓋從前剿共，廣東實未完全盡職。即閩變發生，粵港態度，始終曖昧，至福州瀕危，大勢已定，陳濟棠始執行中央命令，封禁十九路軍駐粵辦公處，宣告停止其協餉，而將兵三師，進入閩省西南，積極進行，復與月來之冷淡態度迥異，其舉措殊無以自解於國民。今後甚望廣東勿懷庇蔭反側以自重之心理，對十九路軍善後，務本中央之意思爲之：同時誠意協助政府，努力剿匪，則奠定共亂，決非甚難，內部安定，儘有把握，救亡復興，始可著手，此其三。以上三點，固望全國軍人，同此認識，更望粵省軍人，猛自痛省。吾人敢斷言：軍人如再不覺悟，則世界大勢，固不容吾人永久內訌，全國民衆，亦不容軍人包辦禍國，此全國軍人所應明瞭者也。

最後吾人願對各方政客策士一言：此次十九路軍失敗，誠爲陳李蔣蔡之過，然而奔走慫恿於其間者，儘多黨政學界中人。此輩或逞其理想，或馳逐功名，以無本之生涯，毀鋼軍之歷史，其情可惡而被犧牲者彌覺可憐。猶憶往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入湘之時，陳銘樞與張發奎齊名。其後張部捲入內戰漩渦，出入湘桂，一再犧牲，卒至潰散其衆：陳部維持較久，今竟輾轉牽引，依然莫保令名。由此益見軍人受政客操縱固可怕，軍人不安於軍人而好與政客相結托則尤可怕。現今國危民困，絕對不堪再擾，吾人竊望世之政客策士，以十九路軍之犧牲爲鑑戒，勿再挑動內戰，則不僅國家少受損害，抑亦保全軍人之一道也。（錄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閩變之又一教訓

此次閩變，對於有政治熱之青年，應爲一重大教訓。即在國勢阽危之今日，凡欲利用一部軍隊，以內戰之手段，成割據之形勢，以希望達到一種改造國家之目的者，絕非成功之出路是也。閩變兩月，一切瞬成過去，軍民犧牲異常重大。而其中定有幾許爲政治煩悶之青年，陷入漩渦，隨同失敗。此輩青年中，定有一大部分，眞摯愛國，非徒爲投機求富貴。觀其今日之顚沛流離，宜爲之同情抱惜，並願一般政治的青年以此役爲鑒，不復走入類似的錯誤之路！夫中國常有一部分吃內亂飯之政客，無職業，無政見，惟內亂是惕，其個人欲望亦不大，徒依附勢力，苟求活動。如此輩者，卑不足道，不能成評論之對象。茲所欲與言者，乃專限於動機純潔略有抱負之青年是也。吾人以爲今後首應公同記憶者，凡利用軍隊而講革命，其事已成過去，此路不可復通。何則？中國軍隊一部分有進步，一部分仍舊態。進步的軍人，在此國家飽受外患創鉅痛深之日，而有人焉，進以不可通行之理論，勸其爲漫漫長夜之戰爭，則鮮有傾耳以聽者。何則，內競不可必成，外患則所必至，分裂的國土，猛烈的外寇，任何理論，結果禍國，人非至愚，孰願爲此，其萬一有傾聽者，或爲野心旺盛一切不顧之人而已。然此則正爲革命之對象，依附此輩之最大結果，不過聊分其剝削人民之餕餘，改造政治，從何談起？抑民國以來之最大問題，第一即改革軍隊，提高軍人品格智識，化個人軍隊爲國軍，此目的不達，一切改革，皆爲贅辭。今者中國軍隊，正在蟬脫進化之時，青年軍官，學識品格進步向上者，日漸增多，苟言政治，宜助長此良好趨向，而更勉勵之，其最忌者，即內亂戰爭。蓋內戰愈多，則軍隊之改良愈難，徒延長割據，妨礙政治之推進。是以今日而仍欲襲用過去二十年之手段，依附軍人構煽戰事而言革命，是乃南轅北轍，不只緣木求魚也已。且民國以來之教訓，凡依附軍人之政客，縱令其動機純潔，亦無一不敗。蓋雖所依附者，戰勝成

也，而依附之人最大不過作上賓，次則顧問諮詢，聊博一飽，再下則等於厮卒之豢養而已。若欲發抒政見，坐言起行，則根本無其事，亦惟有坐看所依附者，剝削人民，專橫割據而無如之何，然而一旦冰山推倒，則却不能不聯帶負咎。是以民國初元之老政客，除少數迷惘無智者外，大抵早已脫離政海，不復為縱橫捭闔之事，此無他，害公而不利私，自愛者所必不為也。夫今昔勢異，理則無二，今後中國之改造，無論如何，須以統一的國家行之，凡以分裂與割據為前提之方法政策，皆與國家民族利益有礙。且不止有礙也，在此外患煎迫之下，分裂內戰，實自促其亡，任何理論，並無實現之機會。全國多數人，對此種必然之形勢，知之俱深，感之俱切，故第一即惡分裂，反內戰。雖有良好理論，亦無暇傾聽，況理論之不必好，更空言之不必行。是以凡軍隊造亂及利用軍隊希圖以武力遂其所謂政治上之目的者，必先受輿論消極的反對，而此輿論之力，無形中反映於各方面，故凡此類分裂割據之事，勢必寡助，多數軍隊，亦必不贊同。如此次閩變之速敗，即其明證也。抑中國今日，內外交迫，刻待改造，現政府治績不彰，誠意不顯，人民失望，早達極頂。故今後政治上之督責改造，不惟事所必有，而且理之當然。現政府終不能負責，則必須改造之，然其前提，要須不以利用一部分軍隊訴諸內戰為手段。蓋如是則結果適得其反，為謀進步，而更害之。吾人是以望今後一切政治問題，應在此前提之下，尋求解決，政治的青年，宜於依附武力以外求出路！現政府更宜自覺責任，為全國不滿現狀而熱心救國者闢出路！是則閩變之犧牲，尚不失為有益的教訓矣。

◇　◇　◇　◇　◇

（錄一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四中全會與政治改造

我人於昨日論閩變時，嘗謂國人之表同情於閩方者，除去有所私圖者不計外，尚有真以南京政府為惡政府，因而望其速倒者。此種看法，固屬錯誤，然政府之不滿人意則為事實。故四中全會應乘閩變將告敉平之頃，力謀政治上可能的改造，以謀歸服已失之人心。

所謂政治改造總不外乎人的問題及制的問題，二者之中人的問題蓋尤難應付。國民黨各派中，現時未參加中央政治者，惟西南一派及留滬中委。後者為數固不在少，然既乏鮮明之主張，又欺實際的力量，故決不能對於全會有所左右。惟西南一派既有胡漢民之馬首可瞻，復有陳濟棠之武力足以依附，故一班人為團結起見每希望其能和京方合作；為求其合作起見或且將有改組政府或變更政制之提議。然我人以為胡及西南諸委之加入政府與否與政治之改進初無多大關係。如胡能加入政府，真與汪蔣合作，則我人固當歡迎，胡如不肯來，則儘可不必強其必來，因胡而變制尤非必要。胡來之後，西南亦未必能聽命於中央；胡即不來，西南亦未必因是而會獨立。胡之八項主張其最重要者仍為倒蔣，其餘殆皆老生常談，毫無精彩，僅供陪襯而已。胡之態度如此，故與其因遷就胡之故而通過不能實行之改制的決議，毋寧不問胡氏來否而立作可能的改造。至於西南問題本是軍閥割據問題，初亦非納粵方諸委若干政治主張之所能解決也。

抑國民黨所有領袖俱已握過政權，經過試驗。各派之間既無多少優劣可言，則政府人選之更動殆皆不能以改進政治視之。四中全會如真有改造政治之意，則應先側重於制度的改善，而不必虛耗精力於人的問題。對於胡氏應如是，對於其他領袖之進退問題亦應如是也。

就制度言，我人以為四中全會所最應努力者約有三事。一為駢枝機關及不切實用機關之取消。二為公務員任用制度之改革。三為政治會議之改組。南京今日所設之駢枝機關不勝枚舉，大焉者如考試院司法院，小焉者如各種庚款委員會。此種機關或可取消，或可縮小，或可歸併。公務員任用制度之改革則尤為根本要圖。如公務員學識充富，精神飽滿，則行政效率增加，而政治清明亦不難期。反之，任官但憑情面，不問能力，則政治必不能有進步，而有志之士缺望者亦將愈多。然欲改善公務員之人選則惟有推行考試制度，廣延新進人材。考試院之四年舉行兩次高考，取錄一百餘人，實等於嘲弄考試制度，良不足為訓也。但茲事容當另文論之。

政治會議之改組更是輕而易舉，其於政治效率之增進所關甚大，故四中全會尤不應忽視。按照現時制度，中央執監委員皆為政治會議委員，而候補執監委員則為列席委員。此外尚有部長若干人亦為列席委員。故政治會議委員之總數約有百八十。然政治會議既無法定人數；而出席之人又不固定，今次此二三十人出席，下次則可另幾十人出席。以如此龐大不負責任之機關，而令之負決定國家一切大計，審議國家一切大政之權，其危險

自可立見。因有危險，於是實際上之大權乃操於若干有力份子之手，而法定之政治會議乃轉成討論細事，如審核國醫館究否應隸內政部抑直隸行政院等瑣屑問題之機關。然有力分子所決定之大計有時政治會議仍可予以阻撓。南京政令之不一致，政治會議之龐大不能負責實爲主因，故改革實不容再緩。據前日滬電所傳（見昨日本報）有人主張擴大政治會議之權限而減少政治會議委員人數 。我人深望此種合理提議四中全會能毅然予以通過。

以上所言悉爲不難實行之事 。蓋政治 之爲物本非一朝一夕所可改變，而向上之改變更然。且國民黨向有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病，決議縱多，若不能實行，則仍等於無決議。故與其好高騖遠，毋寧自邇自卑。我人期望四中全會之限度既如是其低，則全會更不可不勉矣。

（錄一月十七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望孫殿英氏自重！

閩省事變未終，寧邊戰雲復起，此眞國家民族之恥也！寧夏之事醞釀已久。孫部屯墾青西，曾奉命令，而停止長征，亦係中央意旨。所不可解者：在中央僅有停進之諭，迄無長久安置之方；在孫軍日在哭窮之中，時有擴大軍隊之報，是則中央之顢頇麻木，固極可異，而孫部之擴充無已，更予人以慾望無限，如何乃爲滿足之疑，此於孫氏立場實最不利。昨聞孫致津友電，謂決遵軍委分會明令停止，果爾，不失爲賢明之辦法，吾人固切望孫之自重也！

按孫氏本非正式軍人，所部常欠嚴格訓練，素不爲人重視。最近數年，屯駐晉南，雖傳以軌外方法，籌餉自給，而士兵約束尚嚴，軍紀較前進步，世人對之，觀感漸易。去春熱河之役，與日軍曾爲兩三度之遭遇戰，抵抗頗有犧牲，究勝於聞風而退之輩，空谷足音，物稀爲貴，世人以是益多另眼觀之。即孫氏亦殊以此自慰，頗有向上志趣。五月杪，張垣變作，孫部適在平綏路要衝，有舉足重輕之勢，中央嘉其不與內爭，自願屯邊墾殖，因畀以屯墾青西督辦之職；乃寧青諸省，紛起反對。中央此際既未爲孫部善籌西進之策，復未爲之別謀安置之計，只以一紙電令，阻其前進，而逗留觀望，又非晉方當軸所歡迎，寧肯發揚協助，壯其行色，促之開拔，至是孫軍遂陷於進退兩難之境，致有今日孫馬在寧邊相持之事。由此觀點言之，孫軍處境，不無可以同情；然而中央對於孫軍雖未妥予安頓，其應領餉糈，固與華北各軍，一律待遇，按時照發，此爲國人共知之事實，孫部駐地，原本不成問題。本來華北自經戰後，收入銳減，北平軍事當軸，處理善後，事事公開，通令節餉縮編，各部均貧同苦。孫軍如照公議標準，裁汰整理，雖不能動支裕如，斷不致窮窘若彼。惜乎孫氏溺於舊式軍人濫抓軍隊多收土匪之積習，不特已有者未聞裁減；且更羅致收編，幾欲多多益善，甚至綏省股匪，早經晉軍解散者，近又蟻附蠅聚，齊集於孫氏旗幟之下，如此擴充，何堪負荷？無怪乎每月餉欵不敷太鉅，此乃自謀不臧，不應責怨於人，而無意識的濫收匪軍，尤足大失社會同情，此孫氏今日最無以自解之一點也。且也，按諸地方實際情形，寧夏青海甘肅等省，近年災害頻仍，早成人間地獄，果令孫軍強行開進，勢如破竹，所到之處，財盡民窮，亦不過以饑軍與饑民爭食，相與同歸於盡而已！矧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孫軍此次未經呈准中央，遽爾自由開動，於理實有未合。馬鴻逵實力雖不雄厚，按諸困獸猶鬥之理，孫軍果攻寧夏，殆未必能如理想之簡易。萬一諸馬相合，中央軍從而助之，則前途尤難預斷。孫氏於此勒馬懸崖，實爲安全明智之舉。然而，吾人更望孫氏有進一步之覺悟，改變其舊式軍人之頭腦，而有以善保其功名，蓋吾人居恒以爲中國建國救國，皆惟軍人是賴，故於軍界將領，常以好意的促進其覺醒，希望其進步。對於孫氏，亦同此旨。竊意此時局面尚未破裂，轉圜猶有可爲，宜即頓兵勿前，聽候軍委分會處置，同時迅速自定縮編計劃，解散濫收之隊伍，袪社會之責言，免當軸之懷疑，然後請願中央，爲謀出路，必有結果。如一味以濫編股匪爲能，冒爭奪地盤之嫌，則是自絕於國民，同到張楷軍閥之舊路，以時代潮流測之，此種做法，斷無倖成之理。吾人以孫氏年來虛聲，得之匪易，終望其自重自愛，善策保全也。

（錄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懷昔一首呈散原丈　辟疆

懷昔謁公東湖隈。神定不懾山崔巍。臨歧袖詩請縱斧。
謦我頗近宜城梅。過情殿最知溢量。奉手嘆息心疑猜。
從茲一別渺江海。武林歇浦空遡洄。經年曾不及一字。
心迹怳若相追陪。尋山忽傳入廬阜。山靈把臂呼宗雷。
溪聲山色佐清燕。微吟飛瀑爭喧豗。今年江介重蒞止。
時親杖履開尊罍。觥觥羣彥集京國。萬口詩伯交相推。
平生敬公獨異撰。大節凜凜傳九垓。中歲慷慨論國是。
鈎黨挂籍心如灰。虞淵日墜悲頃刻。吾謀不用吁可咍。
卅年坐廢寄文字。用意直與造化該。世人那知痛至骨。
流沫坐賞辭瓊瑰。公今養性減吟詠。貌古不礙心如孩。
後生一喜嘗掛口。雕鏤肝腎勞矜裁。如公用心古亦少。
宜享大年推方來。江南菊蕊凌霜開。風物正美傾新醅。
壽公敬誦臨川句。一取萬古光芒回。

寄懷味雲螯雲津門　子威

洞庭木葉瀟湘水。一夕風帆飛到此。左徒假我遠遊冠。
醉嚼秋英褰蘭芷。楚天雲物閒吟眸。不登王粲荆州樓。
麓山之麓闢精舍。雁聲帶到衡陽秋。秋興催人不孤負。
苦憶白門舊時柳。生平蹤跡萬里遙。惟有詩交堪耐久。
忽然回睇望山河。七十二沽水不波。匆匆又是重陽矣。
有人側帽微吟哦。一縷秋思蕩寒碧。一房秋色安雲適。
吾欲從之不可見。每聞清歌喚奈何。

郭君涵齋出示前年見懷之作口占奉酬　芷生

遼鶴歸來狎澗阿。金盤別淚恨如何。舊栽松菊存三徑。
新薦蘋蘩續九歌。（君新建遺民祠）萬劫江山孤抱在。百年文獻
一家多。慚君獎飾烏臺事。至竟無由奮魯戈。

清涼山重九盛集議衛代拈華字　前溪

誰在。東。籬。採。菊。花。游。山。冠。蓋。滿。京。華。雲亭。颱。館。催。開。宴。東閣。西。曹。早。放。衙。更有。餘。情。懷。鄭。老。遠分。秋。色。到。陶。家。風前。我。亦。頻。吹。帽。總爲。詩。人。罩。碧。紗。

癸酉九月重游滬濱　範之

六年。不。踏。春。申。路。忍辨。昆。明。刼。後。灰。沸地。鴞。聲。餘。瓦。礫。凌霄。蜃。氣。認。樓。臺。楚宮。猶。愛。纖。腰。舞。秦鏡。難。窺。澈。骨。哀。牆底。黃。花。偷。笑。我。憂天。又。見。杞。人。來。

壽邵潭秋母符太夫人七十　太炎

獻歲。開。新。物。匡廬。頌。女。宗。藜蒿。猶。茀。道。竹柏。此。淩。冬。反哺。辭。珍。膳。餘甘。有。下。風。自憐。非。郭。泰。何以。慰。茅。容。

聞什公夫子南遊衡嶽喜賦　子淵

南嶽。撐。天。起。巃嵷。撼。日。星。扶桑。仙。授。版。岣嶁。帝。留。銘。福地。誠。清。絕。高懷。仰。典。型。何時。操。几。杖。禹穴。訪。玄。冥。

潭秋教授爲壽母徵詩賦寄湖上　纕蘅

錦衣。未。抵。天。倫。樂。鼎養。何。如。菽。水。優。絕羨。君。家。賢。母。子。板輿。歲。歲。客。杭。州。生朝。壽。母。考。亭。朱。此義。能。知。世。漸。無。安得。荆。關。寫。生。手。貌君。湖。上。奉。親。圖。秦望。山。高。柳。自。青。諸生。載。酒。問。玄。亭。酬恩。記。取。龜。堂。語。勤爲。鄉。鄰。講。孝。經。

豁蒙樓與疚齋瞑坐作　公渚

一雨。平。添。心。上。秋。茶香。來。凭。夕。陽。樓。垂楊。已。共。蟬。聲。盡。寫出。鍾。山。一。段。愁。坐看。鴉。外。日。平。沉。換世。鐘。聲。直。到。今。一往。荒。寒。情。不。滅。山童。木。落。見。初。心。

秋霽　林子有求題塡詞圖京滬道中用梅溪韵塡此解　秋岳

鐵夢。華。胥。歎瓦。子。春。聲。頓換。秋。色。龍漢。灰。飛。鳳巢。痕。掃。才人。枉。費。心。力。欲行。又。息。緝茅。只。照。淞。波。碧。念故。國。誰道。謝。家。雙。燕。識。歸。客。瞑想。海。雨。歲晚。飄。風。竹窗。冥。冥。環珮。搖。寂。甚沈。吟。牋愁。蠹。紙。看天。惟。見。種。榆。白。老我。羽。商。慚。記。得。最斷。腸。處。日夜。點。鬢。吳。霜。竄身。江。渚。歛魂。山。驛。

虞美人　大壯

三年。好。在。江。心。水。舊泪。和。新。泪。吳山。過。盡。楚。山。來。來日。布。帆。休。去。欝。孤。臺。白頭。料。被。匡。君。怪。多少。風。波。債。流光。如。此。不。還。家。人世。更。憑。何。物。抵。年。華。

淶易游記

藏園老人

戊申十月勤政殿召對恭紀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余奉旨簡授直隸提學使。時方開辦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往江浙招致學生。初十日在西湖白雲菴。始奉電傳諭旨。十月初五日入京。具摺謝恩。詣宮門請安。未蒙召見。十六日請訓。早五時、赴西苑門外商部公所。七時半、摺下有起。蘇拉導入西苑門內朝房。小坐片刻。再引過長橋。入勤政殿側小院內朝房祇候。軍機朝房。即在對楹。遇禮親王世鐸溥玉岑師。良一二公自盛京送玉牒回。是日亦有起也。晤內務府大臣奎俊增崇二公。又御醫三人。言聖躬近日病勢增劇。座上陳脉案一紙。述煩悶焦灼。飲食不進。虛怯不眠。御筆硃批。有病勢如此。不勝焦急之語。少頃見軍機大臣入。一刻即下。九時半。即由太監傳入。行經牆角。遇軍機班下。項城宮保見余。即微語曰。今日皇上聖體極不適。奏對時勿多言。敬諾而行。導入勤政殿中。少立、太監揭簾微窺。手招令前。至東暖閣。余手掀簾入。跪於軍機墊下。叩謝太后皇上天恩。兩次拜跪畢。瞻仰天顏。竊見聖容癯削。兩顴聳露微赤。目光炯然。面色晦滯。臨座似有不安之狀。余跪伏良久。上垂問曰。汝是翰林出身。在衙門當差幾年。對曰、在翰林院六年。太后問曰。汝曾辦女學堂。究竟如何。聞成效頗好。對曰。在天津創辦立女學三處。又辦女小學八處。一切管理規矩從嚴。尚無流弊。學生亦多知向學。成績頗佳。太后曰。女學生規矩最要緊。以後當益加奮勉。務要整齊嚴肅。又問學堂科目如何。對曰學堂以造就人材。定章中西並重。然女學初興。臣於中學尤爲注重。以期保存中國舊德。免使沾染新學習氣。太后曰。學科自以中國學問爲重。其洋文算學等。不過稍求新知識。並未嘗有大用處。又問直隸學務情形如何。對曰。直隸學務。經嚴修盧靖等。先後經營。規模頗具。在各省中。自得風氣之先。太后曰。汝到任後。務宜切實整頓。學生固宜管理得法。教員尤須加意選擇。學務是現今最要政事。汝在北洋多年。情形熟習。此去好好襄助

楊士驤辦理。又問汝曾勸募直隸公債票。其情形如何。有無流弊。對曰。此事是袁世凱在任時所辦。初時民間不知其利。不免稍有觀望。故臣亦帮同勸募。現時還本付息。不爽期限。人民已知其有利無害。以後推行。自然容易。請釋聖懷。語至此。皇上似有不能久支之勢。俯案宣諭曰。汝可跪安。謹遵諭拜謝而退。太后垂詢時。音吐極清。語氣尤從容安定。若惟恐臣下之震越者。惟言次時作咳嗽。初無病態也。至翌日。即傳太后病作罷朝。十九日。內庭消息益惡。知兩宮病已垂危。二十一日。余赴津接印任事。夜得京電。皇上於本日酉正二刻賓天。次日未正三刻。太后亦相繼上崩。計余覲見之時。相距僅五六日。蓋臨朝召見臣工。以小臣爲最後之人。眞可謂末命矣。當時以二日之中。連遭大變。宮闈禁秘。傳聞異詞。外議因之藉藉。以余爲末次召對之人。爭就詳訊當時情狀。因追憶玉音問荅。敬誌於册。庶異時言史事者。有所攷焉。

淶易雜詩

贈淶水劉太令聽秋

柱笏平看塔影分。紫涼秋色釜峰雲。批風判月無他事。斗大山城好策勳。

桓桓郭祖是邦英。霍氏高風表二甇。堂上鳴琴民擊壤。此鄉原近聖人城。郭隗祖逖、皆邑人

射魚城外淵如銀。拒馬河邊甓錦鱗。擷取溪山無盡意。尊前風味話重脣。淶水產重脣魚、入貢品、三十年前、高卓然丈、曾以見餉、

萋萋草碧訟庭空。茶熟香濃斗室中。摩讀先朝脩禊記。遺民猶頌拙閑翁。鄉人高卓然姻丈、任邑令十二年、有脩禊記、刻石尚留署中、文頗高簡錄存後方

水北村訪楊惕菴隱士

盤阿幽迴儼仙寰。雲錦屏張碧玉環。專壑畏逢車馬客。巡谿時見石龜山。興來掃壁生空翠。醉後吟秋對夕殷。我正誅茅思遯迹。羨君高卧掩松關。

游石龜山遼化寺

迴磴披雲入。崇巖俯石龜。寺留唐代牓。松挺刼餘枝。佛去狐爭穴。苔荒客訪碑。靈泉探一勺。端爲沁詩脾。

訪釜山靈泉寺

控引。幽燕。萬象。道。軒皇。於此。會。羣。侯。紫霄。連。嶂。排。雲。立。碧。玉。雙。泉。繞。閣。流。疑。有。神。符。藏。寶。鼎。何。勞。仙。仗。訪。丹。邱。乖。龍。未。得。攀。髯。去。化。作。蒼。松。舞。翠。游。（殿前孤松奇古殆千年物）

易州懷古

石獸。岡。南。巨。馬。東。名。城。終。古。屬。英。雄。寒。風。易。水。荊。陘。路。黃。土。荒。陂。碣。石。宮。臺。上。千。金。空。養。士。殿。前。一。擊。竟。何。功。我。來。俠。窟。生。悲。憤。目。極。秦。城。起。白。虹。

弔黃金臺故址

葉公稱好龍。燕昭亦下士、豈有、天、下、才。乃、爲、黃、金、至。

游易州城西常氏朗園

一路山光接水光。垂楊萬樹雜青黃。燕郊景物多清美。言訪城西八里莊。

清流宛曲嚙籬根。嗽玉霏烟綠到門。螭首噴雲虹飲月。此中合號百泉村。

乞取神龍水一支。井亭高護碧琉璃。安河自古靈泉窟。細讀先朝節使碑。（院中有甘泉）

軒樹幽。廻院宇清。松陰嵐影綠交楹。主人正撰還山集。臥看歸雲最有情。

東巖空翠納晴光。西崦松風散夕涼。更爲登臨添勝賞。環山斜接看碑廊。

嬉春好放剡溪船。選勝重來借一椽。試展山林經濟手。爲君規畫小樊川。

恭謁泰陵

泰寧神岳啓橋山。弓劍英風渺莫攀。獨運太阿臨海宇。大頒禹鼎襲神姦。雄才。合。與。長。陵。並。雜。霸。應。居。漢。帝。間。今日宮鄰金虎熾。誰操威柄出天關。

恭謁慕陵

卅年恭儉主。憑几布徽音。郊廟躬垂訓。陵園手自斟。去奢天下化。永慕嗣皇心。昌瑞驚抔土。東瞻感不禁。

嶽嶽雙峯岫。神宮奠玉衣。茅茨存太古。山水照清暉。廟室同三后。鄰園從九妃。百年靈爽在。依舊萬松圍。

展拜崇陵感述二律

竇祚接熙隆艱危卅載逢杞天憂竟墜甘露黨交訌玉几承溫語金輪坐上宮小臣疏展謁深愧蔣山傭

西狩家垂破東朝璽見收最憐金鏡失翻作玉門囚宮井流遺恨蒼梧滿夕愁淒涼湘竹淚咫尺灑松楸

易州石刻目錄

唐

龍興觀道德經　兩面刻　正書　景龍二年正月在直隸易州本觀

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御註道德經　八面刻　御書　正書　開元二十六年歲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在直隸易州

易州鐵像碑頌　王端撰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午　在直隸易州

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　蘇靈芝行書　額篆書　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在直隸易州

大唐眞容應見貞石碑　牛仙客奏　蘇靈芝正書並篆額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　在直隸易州

易州刺史張孝忠山亭再葺記　王璿撰并行書　額篆書　建中二年　在直隸易州

易州爲太守隴西公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在直隸易州開元寺

龍興觀道德經　兩面刻　王處存正書　景福二年七月　在直隸易州

宋

賜紫可遷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開寶四年歲次辛未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巳坤時　在直隸易州城內興國寺

易州定意寺捌修佛殿兼裝塑功德記　正書　開寶八年歲次乙亥十月己亥朔十一日己酉丙時　在直隸易州

雲集寺碑　魏文伯撰　全彥□正書開寶八年歲次乙亥正月甲戌朔五日戊寅　在直隸易州豹泉本寺

沙門思裕爲本師造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皇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八月辛酉朔五日乙酉庚時　在直隸易州北三里大興寺

遼

許延密造陀羅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董文整正書　統和二十八年歲次庚戌七月戊寅朔九日丙戌晨時　在直隸易州城內大士菴

清河公女碣殘文　正書　太康十年閏八月　在易州西南七十五里東山南村　閻作澗

興國寺太子螺鈸邑長劉楷等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題名　正書　大安三年歲次丁卯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在易州

爲亡耶耶建諸佛大神咒幢　八面刻　正書　大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庚時　在易州西南七十五里甲東山南村井台上

沙門智演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壽昌二年歲次丙子十月丁巳朔二十六日□□　在易州北二十五里善興寺

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 沙門方偁撰 張霎正書 壽昌四年歲次戊寅七月丁未朔三日己酉 在易州本寺

易州龍興觀創造香幢記 吳卿儒撰 許玄齡正書 壽昌六年歲次庚辰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坤時 在易州本觀

金

重修聖塔院記 沙門惠祭述 沙門□□正書并篆額 宋乾道三年歲次癸未五月己卯朔二十四日 統誤作道後人加宋字 在易州西五里金科山 額書大遼年月書宋宋之乾道已在南渡之後萬不能轄及易州亦不値癸未定爲統字之誤

提點性公德行碑 沙門恒仲撰并正書篆額 大定十四年歲次甲午二月二十五日寅時 在易州開元寺

紫泉王伯行造陀羅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經梵書記正書 大定十七年歲丁酉十二月十二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里北婁山橋下

梁公尊靈幢記 八面刻 先經後記 經正梵間書 記正書 大定二十年歲次庚子九月建丙辰□天福之月十月建丁亥庚辰朔初五日甲申 在易州北三十里豹泉村雲集寺

任□□爲亡父母造陀羅尼經幢 八面刻 先經後記 任子忠正書 明昌二年辛亥歲在易州北十二里白馬村大寺

易州玉溪善興禪寺記 蔡珪撰 范庭玉正書 李嗣周篆額 明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易州北二十五里馬頭村善興寺

洪崖山壽陽院記 魏道明撰 田秀實正書 李嗣周篆額 泰和六年歲次丙寅七月望日 在易州西北三十里黃坡奶奶廟

豚公法師壽塔記 八面刻 先經後記 正書 大安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在易州北十二里白馬村大寺

元

重建龍泉大曆禪寺碑 逍遙叟印彬撰 正書 篆額 歲次丁酉五月十又六日 在直隸易州萬佛堂

易州源泉重修北岳廟記 趙庸撰 王秉彝正書並篆額 至元二十三年歲次丙戌二月辛丑十九日辛亥 在直隸易州北十里源泉岳王廟

虛閒大禪師道行志 孟祥撰 至寶正書 至元丙戌三月十七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七十五里東山南村

易州豹泉淑脩玉泉觀碑銘 敬鉉撰 王秉彝正書并篆額 至元二十四年九月十日 在直隸易州北三十里豹泉本觀

賜紫眞空大師堅公塔幢 八面刻 記正書 額篆書 至元二十六年歲次己丑庚辰月上旬有四日 在直隸易州西關塔院

孤峯和尚遺行碑 嗣了庵主道嵩撰 陳□堂正書 額篆書 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中秋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里北婁山妙覺寺

松庵和尚靈塔題字 趙竑正書 延祐元年歲次甲寅三月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五里松山資福寺塔上

梁國文正公何瑋神道碑 程鉅夫撰 趙孟頫行書 郭貫篆額 歲在丁巳月吉日 攷爲元祐四年 在直隸易州北三十里馬頭村

太常博士敬元長墓碣銘 盧摯撰 趙孟頫正書 郭貫篆額 延祐七年三月吉日 在直隸易州

縣尹韓德玉墓碣銘 汪希中撰 馮思溫正書 何德謙篆額 致和元年 在直隸易州城北十里源泉

易州加封孔子制詔碑 何德謙正書并篆額 至順二年歲次辛未十一月吉日 在直隸易州學宮

松庵嵩公和尚道行碑 沙門雪磵法禎撰并行書 柳貫篆額 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三月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五里松山資福寺

明悟大師諒公塔幢 八面刻 先嵐青後銘 高執中撰并正書題額 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三月十九日 在直隸易州北三里大興寺

保定路□□□禱雨感應記 楊郁史撰 周文蔚正書并篆額 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丁酉朔律中夾鐘十又四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里水右龍王廟

婁山妙覺寺重建佛殿碑 沙門雪磵法禎撰并正書 耿安泰篆額 至正六年歲丙戌孟秋十有五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里婁山本寺

易州文廟作新祭器記 成晉撰 宋廷原正書并篆額 至正六年十月吉日 在直隸易州文廟

提點綵公功行記 高執中記 正書 額篆書 至正八年二月清明日 在直隸易州龍興觀

性覺妙明通辯大師雲巖和尚功行碑銘 奧屯埔撰 鄭衍正書 揭傒斯篆額 至正八年歲次戊子十一月二十日 在直隸易州城內開元寺

易州大開元寺重建三門記 沙門雪磵撰 高執中正書篆額 至正九年歲次己丑仲春末旬有二日 在直隸易州本寺

易州龍興觀宗支恒產記 正書 額正書 至正十二年六月初三日 在直隸易州本觀

易州創建關王廟記 高執中記 正書并額 至正十有三年四月望日 在直隸易州東門洞本廟

重修靈峰院佛殿記 董朴撰并正書 額正書 至正十六年孟夏吉日 在直隸易州西南九十里二郎山上本院

易州重覩龍池廟碑銘 張琫撰并分書 篆額 至正十六年七月 在直隸易州西關龍池廟

玉泉觀提點宋公道行碑 高執中撰并正書 篆額 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碑三截字亦殘缺 在直隸易州北三十里豹泉村本觀

宣政院請儀公主講疏 正書 至正十七年五月日 在直隸易州開元寺

興國寺賜朗公長老令旨二道 兩面刻 正書 在直隸易州本寺

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照磨韓公墓碣 正書 在直隸易州北十里源泉

承務郎蒲陰縣尹韓公墓碣 正書 在直隸易州北十里源泉

梁國文正公何公重覩易州龍池廟碑 張琫撰并分書 篆額 在直隸易州

爲亡師造心經幢 八面刻 正書 在直隸易州西北八十里北婁山妙覺寺

梵字幢 梵書 在直隸易州西南八十里郎山顯峰院

龍興觀□峰道派題名 正書 在直隸易州

（未完）

凌霄一士隨筆

拙稿前談「端茶送客」，略述知縣謁巡撫之宦場笑柄一則，（見上卷第三十九期。）而忘其見於何書。茲檢得之，錄供噱助。醒醉生（閭即汪康年）「莊諧選錄」載萍鄉文廷楷稿云：『江寧藩司長遠帆祿方伯觀察山東時，言：夏日有某令分發到東省，初次謁撫軍。故事，凡僚屬初見長官，例須服蟒袍補服，雖酷暑不得免褂。維時正當炎夏，某令汗流浹背，熱不可當，因持所攜團扇舉臂狂揮。撫軍曰：「何不寬褂？」令曰「是，是。」遂命僕輩代爲除之。既而揮扇如故。撫軍笑曰：「何不解帶寬袍？」令曰：「是，是。」因離座次第去之。歸座談笑益豪，舉動益肆，不覺將扇以左右手更遞互揮，逢逢有聲。撫軍不能忍，睨而戲之曰：「何不並襯衫寬之，較爲爽快？」令應聲解之。撫軍隨拱手請茶，左右傳呼送客。令倉卒無所爲計，急取纓冠戴諸頭，而以左腋夾袍服，右肘挂念珠，攜短衣，踉蹌而出，如雜劇中扮演小丑登場狀。官舍寅僚，署中役吏，見者皆吃吃笑不可仰，翌日而飭令回籍學習之示頒矣。令之狂態固可哂，而某撫軍亦眞可謂惡作劇哉！』此謂是山東宦場之事。此外，又有相傳之一事，與之甚相似而結果大異者，地點則爲南京，宜合看。高照煦「閒談隨筆」述米脂高壽祺語曰：「某歲貢生家世寒素，年六十餘中進士，用知縣。抵省稟到謁制台時，値盛暑，甫呈履歷，即抽扇自揮。制台曰：「熱可伸冠。」即去冠，仍揮之。又曰：「可脫衣服。」即脫其袍褂。小衣汗已濕透，揮扇益力。制台色變，即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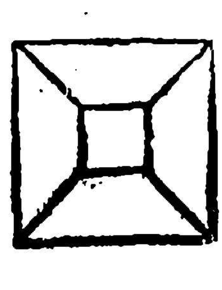
茶碗，門內外齊呼送客。始知失儀，即自抱衣冠趨出。見者莫不笑之。返寓，愈思愈愧，杜門不出。制台入內宅更衣，語其夫人曰：「此等蠢物，尚堪做官耶！當即奏參。」夫人問故，詳告之。夫人取履歷觀之云：「尚是進士即用。進士出身多未習官場儀注，君爲上司，當揮扇時即宜正告之，乃侮弄之而復責革之乎！況年逾六旬，始得一知縣，尤宜曲爲矜全，方見盛德。」制台悅，數日后特傳見。某方閉門思過，聞傳見愈疑懼，具衣冠入見，跪拜謝罪。制台扶起讓坐，即令伸冠。某立辭不敢。制台笑曰：「今非昔比，可久坐暢談。」制台亦釋帽。詳詢籍貫，復問曰：「老兄若許年紀，意何望乎？」某對曰：「卑職若有三千銀，即告歸，別無他望。」制台笑曰：「三千銀將何用乎？」對曰：「卑職自幼赤貧，蒙一業師憐而教育之。今業師已故，諸世兄尚未成立。卑職倖登兩榜，報師之恩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此一千用之相當。餘兩千何用？」對曰：「卑職家居授徒，在宗祠中設帳。今宗祠幾敝，族人亦多式微。卑職倖成縣令矣，修祠奉祖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此一千用之尤當。尚餘一千何用？」對曰：「卑職居賤食貧幾老矣，今倖以進士作知縣，馬齒餘年藉以養贍，亦非一千銀不可。」制台曰：「三千銀俱用所當用，容爲老兄圖之。」遂送出。後見藩司語及之。藩司曰：「某縣今即開缺。」制台曰：「歲進若何？」藩司曰：「可得乙方。」制台曰：「此缺可即委署焉。」甫半年，某告假到省，見制台叩謝曰：「沐大人恩，願已足矣！」言訖，於懷中取出二千兩銀票，雙手呈之曰：「卑職祇需三千，竟得五千，此二千無用也！」制台駭曰：「此汝所得，將焉置此？」對曰：「卑職素無虛言，决不需此！」正爭辯間，藩司適至，詢知其故，乃曰：「刻今奏與某工，請上捐輸，亦可得議叙。」制台曰：「善。」某遂告休，翛然歸里矣。」與「選錄」所載，知縣以不諳官

場儀注受侮於大吏同，而終能握篆而善退，適如所願，遇合遠勝，榮辱迥判矣。此二事省分不同，特前半太似，仍未敢必其非一種傳說歧而爲二者耳。照煦字曉春，籍陝西米脂，同治癸酉舉人，光緒庚辰大挑二等，歷任郃陽宜川等縣教諭，調署榆林府教授，卒於官。（端方撫陝時，曾以「學優品粹，多士楷模」奏保，賞加國子監學正銜。）壽祺其同邑人，父長紳久官江蘇，由知縣至常鎮通海道，所語似隨宦時所聞。制台云者，蓋兩江總督也。請除冠曰「升冠」，此官場通行語。作「伸冠」者，殆因陝音「伸」「升」不分之故。清外官儀注，科甲出身者往往不如捐班之熟語，趨蹌應對，相形見絀，故來「書獃子」之譏。壽祺所述制台夫人語，亦實情。知縣以服官所得銀票、面呈總督，趣聞也。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直隸布強令桐城方某事有云：『故事，帝謁陵，直隸總督治馳道成須親驗。是日百官皆鵠立道旁，候文忠（按李鴻章也）至，方亦列班中。文忠一見即握手道故，同步馳道上。文忠好詼諧，忽謂方曰：「爾官布強有年矣，攫得金錢幾何？」方肅然對曰：「不敢欺！節衣縮食，已積俸金千，將寄歸，尚未有託也。」文忠曰：「可將來，我爲爾買去，我日有急足往來鄉里也。」方稱謝，即摸索靴中，以銀券進。文忠曰：「爾勿以贗鼎欺我，致我累也！」言罷大笑。道旁觀者數萬人，皆指曰：「冠珊瑚者中堂也，冠銅者方大令也！」皆嘖嘖驚爲異焉。』此又一知縣以服官所得銀票面呈總督之趣聞，與「閒談隨筆」所載，亦可謂無獨有偶。此方某蓋即方宗誠，甚有道學名，而「野記」極詆其貪詐云。

禮部尚書李端棻，尚書銜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均於戊戌政變獲罪，遣發新疆。「閒談隨筆」記其途中事云：『尚書李端棻，侍郎張蔭桓，俱於康有爲案後發往新疆，嚴加管束。張並有「沿途經過地方，著該督撫遴派妥員押解，無稍疏

處」之論。兩人均於去冬道經陝西，李則是犯官模樣，經過州縣，概不敢任其接送。聞在省城曾遇疾患，對某憲曰：「昔人言生入玉門關，兄弟恐不能生出玉門關矣！」抵醴泉時，郃陽正任張蓮塘明府方調署，面致謝曰：「皇太后與皇上恩典，是使兄弟受幾年苦罪。如我兄若此供應，即在京供職，亦不能有此，何苦之有？」謙和卑牧，讀書人之氣象也。張則仍是侍郎勢燄，沿途州縣，照欽差接送。聞其在省城對人云：「者老太太和我開頑笑，還教我出關外走一回！」驕倨之至，亦粗野之至。稱皇太后為老太太，眞覺駭人聽聞！」此為兩人過陝之情事，可見兩人性行不同處。至稱太后為老太太，未為甚異，當時都人私語，頗有作此種稱謂者，好在老太太亦屬尊稱耳。湯用彬「新談往」云：「戊戌秋季，余侍平番公居蘭州。李苾園師張樵野尚書俱以遺戍過蘭。張尚書性伉爽，雖起家吏，然通達治體，能書善奕，詩尤工妙。住蘭州三日，即西行。李苾園師以年老行遲滯。甘督陶方之為之請於朝，暫寄蘭養病，詔許之。時西林岑春煊正任甘藩司。西林於李本為受業弟子，李到，執弟子禮甚恭，然微覺師暮氣，心不善也。一日西林過從，李師從容字春煊語之曰：「雲階，作官吏時與作公子時不同，作大官與作小官又不同。此間制府數過我，稱君美才，惜英華褻露。古語曰：「滿招損，亢有悔。」願君念之！」西林肅然改容謝曰：「師訓謹佩不敢忘！」然春煊亦有一言箴先生，朝廷以先生犯國法，遣戍邊，詔本令出關，不謀在關內。男兒死則死耳，終不能託病乞憐也！且寧獨玉門以外能死人哉！春煊素戇，語無慮，幸師恕我！」李默然。數日後即荷戈西行，曰：「無令吾友笑人也！」」此為兩人過甘時之情事。春煊之言婞直，實不免負氣。



領粥

——龍王廟之一——

徐盈

（一）

天才破曉，大地上透進一線微光，天空是灰白色，零零碎碎地落着雪花，雪花一着地，便化成水，失了踪跡。

沒有雞叫，沒有狗咬；寒鴉尙偎依在窠裏，沒有意思來飛翔。

圍子門外的窩棚裏却早已騷亂起來，人聲浮騰得好像咋窩的老鴉，嬰兒睡在母親的懷裏凍得哇哇哭，禿了頭頂的老婆輕拍着她那白了鬚的丈夫說：

「起來吧，領粥去，起來吧……」

年靑人手抱着肩頭，頭腦縮着，恨不得縮到腔子裏，鼻水不停的流，流到嘴裏鹹鹹地；嘴裏噓着氣，氣吐出來如雲似霧，白茫茫地。冷風刀子似的刺進單衫，夾衫，或是滿是窟窿的破棉絮，透骨寒，從頭髮根一直凉到脚心，全身的肌肉在顫抖。

「快走快走，領粥得要趕日頭……」

女人們的銳利聲音，雖然因了饑餓而鈍些，但在空氣中還是刺耳的響着，她們一壁在哺乳着孩子，慰撫着，孩子吃着那乾澀無味的奶頭，仍是不停止的哭啼；一壁却罵着那忙忙地走出門去的男人，勾魂一般地使男子走回來，聽她們喊：

「渾人，渾——，爲什麼拿那碗？爲什麼不拿那盆……」

「老子不是女人」男人回罵着「沒×叫人摸，摸×給一盆……」

哭得更響的是那些十歲上下的孩子們，沒衣裳，裹着紙，皮肉凍裂了，血和紙粘在一起，凍得縮成一團地踡伏在稻草麥桿裏，死打也不肯走出來，他們手指頭腫得像小紅蘿蔔似的，脚心裏像黑紙板裂了紅溝，滲着血水。

「起來去領粥……」

「不呵……不去…我不呀……」

寒風從窩棚的孔眼裏一勁的向內巡行，孩子哭嚷着，索與把頭都埋到草堆裏。於是男子生了氣，示威似的向孩子打着，問：「你去不去……去不去？……」

「娘……我不啦……爸……娘……我不……」孩子更高聲的哭。

女人心軟了，過來勸男人，男人發了一陣感，火氣上來，身體比較暖和些，便罵咧咧地出去，「兎崽子生的，你吃一個米粒我打死你」，男人出去，女人便溫柔地勸慰孩子說：

「乖，去領一份去……領回來都給你自己…」

「不……我不啦……你們搶我的……不……我不……」

結果女人也得發脾氣，舉着綠皮未退的柳條棒，像對牲畜呼嚇着一般的，或者硬把孩子身上草堆掀去，然後孩子才哭着，像隻從拉圾堆裏爬出來的小綿羊似的，爬出窩棚去。一只小盆頂在頭頂上，是預備領粥的。

女人這時也抱着孩子携了瓦盆走進寒風裏。

大地上樹枝樹葉散漫地落了滿地，風把這些枝葉吹到東吹到西，砂石夾雜着塵土，飛到人的嘴裏眼裏，嗆着人們的呼吸。風擲，那擲聲有點

滑溜溜地，如同皮鞭子在牛背上打着那種戞戞地聲音，這聲音，使人們都回憶起他們的土地和老牛。

人，在路上，絡繹地，歪歪斜斜地，唉聲嘆氣地走。

老年的走一走，歇一歇，咳嗽是如機關槍掃射似的無停息，老婦人，默然地走着走着，有的望望老伴兒，再望望那黯闇的天空，碎雪花掉在臉上涼涼地。

「老天爺」，她虔誠地問天，「我們少燒了高香嗎？我們前生造下什麼孽呢？我們今生沒有做虧心事……」

「老天爺是瞎了眼睛，」年青一點的女人說，「作壞事的沒報應，要發財，心就不能放在正當中，一年家，少吃減用，對神可不敢有一點不敬，一場大水掃根淨，這就是敬神的報應……」

「別這麼說，」老婦人顫聲說，「罪過……罪過……不修今世修來世…… 老天爺不會錯待你我……」

寒風中，小孩子哭得更凶，女人們激奮起來，打着那毛猴大小的孩子罵：「哭吧哭吧……為什麼我不早把你摔下河呢？誰喜歡你這小業禍！」……

一條到城根的路上是充滿了這大羣從窩棚踱出來的襤縷的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是從四面八方逃到這裏，一個個是皮包着骨頭一個個是除了身體便一無所有。他的生命的維持是依靠着每天清晨的一頓施粥。

人羣這麼嘈雜的走，驚了人家的雞，雞長鳴了，驚了路邊的狗，狗豎起尾巴來狂吠，寒鴉也不再依戀着窠，都振翼飛起，繞樹呀呀地叫着，天還是黯淡的，比剛才稍稍亮一點，風刮得仍得刺骨寒，雪仍然是稀稀地落。

年青人，骨瘦如柴的一羣中，一個人咳嗽着，吐的痰，是鮮紅鮮紅的血，那人突然便跌倒了，暈過去，飯盆跌在地上成粉碎。

前面的人俯下身去，後面的人擁上前來。

「怎麼啦，怎麼啦！」

「廟村的陳老三，暈過去啦？」

「就是那昨天挨打的？……」

「是啊，撐勺的調戲別人老婆，他氣不憤。」

「這年頭那麼認真還行麼？龍王廟的人，心都像直腸……」

嘆息着，一羣羣的人從陳老三的身旁踱過。

（二）

途中是在搶先的趕着，男的趕過女的，年青的趕過年老的，婦女們，孩子們，老人們都留在後頭，年青的壯年人領首。

粥場的規矩是這樣，壯年人的粥只兩鍋，發完了停火，若是孩子們，婦女們，老人們都發完了還有剩餘，那時壯年人們再輪到喝，所以年青人都拚命的搶上去，希望分得首先的兩鍋。

最先趕到的人，遙望那大門還閉着，心放下。

奇怪啊，今天粥場裏怎麼這麼冷清清地。看看天，天陰沉着，就算陰沉着時間也不會太早，可是粥場裏面一點動靜都沒有，彷彿裏面沒有人，好像是連一點煮粥的準備都沒有似的。

往日這時候，雖然門閉着，可是遠遠地就看見牆上面透出濃濃地黑煙，外面雖然看不見裏面，但是可以聽見人聲嘈雜，和斫柴聲音，而且煖煖地粥香也瀰散在空氣裏，使人聞一聞也感到煖意。風雪天氣，當然更使人起着深深的回憶。

現在這景像是絲毫不存在，沒有煙氣，沒有嘈雜，嘈雜只是外面聲音擴到城牆上回來的迴聲，沒有粥的氣味，——甚至於連站在門外的一

連巡警大老爺都沒在。

「怎麼回事?」人心奇怪着,「下雪就不放粥嗎?沒聽說過呀!」

難道放粥的天涼了就專在被窩陪老婆?

「莫非是停了,」有人說,「連個送訊的風是都沒刮嗎?」

年青人慢慢都到了,這嘈雜便更擴大起來,慢慢地,女人們來了,女人們也都驚異地叫着,漸漸地,老人們也來了,大聲地咳嗽着嘆息。小小的孩子哭得更響了,大一點的孩子不明白拉着娘的褲子要粥吃,娘一巴掌打下去……

一個紊亂的不安,在每個人的心頭起來了。

自從吃過了昨天的粥,到今天又是一個整天了。近來好像肚子已經訓練得頗有經驗,到了每個清晨,肚子不由自主地便響起來,人們的肚子響着,便更企望着那熱氣騰騰地熱粥的來臨。

一個畫面在大羣的災民的心目中展開,他們不再以爲那是苦痛,而覺得只要有粥到手一切都是可以犧牲的。

每天到了這個時候那門前,人是爭前恐後的擠着,好似糞坑中的大尾巴蛆,蠕動着,忽起忽落地在人羣裏。迎接着皮鞭和馬棒,毫不吝惜的向着門前的人們打來,站在前一排的人,便抱着頭,把屁股用力推着後面一個人的肚子,後面的人沒有挨到打,仍然用更大的力量擠向前……

頭破血出的,打碎盆碗的,被踐踏在別人足下的,大羣人是自己在紛亂得不可開交。

「都是餓鬼托生的,」巡警罵着:「要吃不要命……」

擁擠着,擁擠着,盼到大門開了,一位帶瓜皮帽的先生出來發粥簽,人們便如同有了救星似的,伸長了脖子,不曉得棍子什麼時候打在自己的脊背上,傴僂着,戰戰兢兢地蹭到先生面前,又千恩萬謝的領了簽,才鬆一口長氣的進去。

裏面,成一行的排列着大鍋十只,蒸發着熱氣,白霧茫茫。好像在澡堂裏面似的溫爽宜人。

鍋裏滿滿地粥,金黃色的,上面波浪似的突起着一串串的氣泡,粥彌散着香氣,這香氣引起了人們的食慾,人們鼓着瘦黃的腿,嚥着口水,心裏恨不得跳進粥鍋裏。

鍋上面有高台,上面站着掌勺的人,那人拿着一把大勺。

「先生,先生,」人們陪着笑臉,黑手高舉着盆或碗「高抬點手!高抬點手!」

掌勺的人向例是怒吼着,申斥着他面前一羣羣的搖尾乞憐的人,他的聲音和他身傍的巡警的聲音應合着:「滾,滾,滾!」

若是有女人,則掌勺的人會和氣一點:若是這女人稍有一點姿色,掌勺地會停止了工作,和女人糾纏一會,女人若是不太拒抗,則結果女人的盆裏粥是裝滿到不能再滿的程度。

菜色的臉上的淒黃顏色,皮膚在皺着,眼是一點光彩都沒有,牙黃黃的,笑時比哭還難看。她們爲了這一口飯,只有忍聲吞氣的受任情的調戲,她們的丈夫看見了,也只有咬着牙,把怒氣活生生的吞下去,看看自己的拳頭,那瘦瘦的一層皮和骨頭細細的腕子,飢餓得瘦成柴棹似的臂,那裏能抵抗呢?

人們領了粥是不准帶去,逼迫着,須要在當地喝得一乾二淨才准出去,滿院是唏嚱唏嚱的喝粥聲,這又是新的音樂。

這一切,現在是一切都沒有了。只有那兩扇黑門緊閉不開,人們的心理是一致地說,任憑是什麼汙辱都願意承受,只要那兩扇門開了,有熱滾滾香噴噴的粥送進嘴裏。

風是漸漸小起來，雪卻越飛越大了。

立在風雪中，人們是漸漸地不能支持，身體先是痛楚，由痛楚而麻木，由麻木而失了知覺，雪蓋在人們的薄薄衣衫上，漸漸成了屑。垃圾堆裏的小綿羊似的孩子們哭得音啞了。

幼小的嬰兒在母親懷裏不再出聲，身體漸漸硬起來，大概是永遠不會出聲了。

年青人不能再忍耐，衝到大門前，開始敲門。「再不開就衝他媽的進去！」

（三）

雪越下越大，災民們衝進了粥廠。到下午，雪積了尺許。

粥廠是沒有了人，糧米是一星兒都沒有了，只有大鍋還砌在土台上，有人便在上面燒開水吃，好在滿地都是柴禾，這裏有城牆，比在窩棚處避風，而且又有火，於是老老幼幼的都聚在這裏不回去。門外邊，縣裏派了一小隊警察在警衛。

吃着開水，人們有氣無力的談着，吃着雪花和冷空氣。

「劉二歪頸進城這半天怎麼還沒信？」

「到底是龍王廟的鄉親膽子大——

「老天爺，這裏粥廠要是閉了，咱可怎麼活？」

「猜不透城裏人的心，家裏放着聚寶盆，還不行點善心？」

哭聲仍是忽起忽落的應和着，女人們發瘋似的叫着死過去的孩子，大一點的孩子還是莫明其妙的嚷着。「我喝粥！」

「這是什麼年頭，——沒有好人走的路！」

「是啊，」一個老頭在嘆息，「糧也完了，捐也納了，衙門裏交下來的沒個辦不到，可是水災來了，弄得好好的人家只得東奔西跑，這裏不收，那裏也不容，好容易找到一個敞粥地方，——可是已關門了，唉，這叫窮人還往那裏逃？」

「說到歸齊，還是龍王廟那一村的霸道，人家是抗捐抗稅什麼也不交，……」

「不交是好嗎，」老頭還在說，「老兄弟，報應是有的，人是應當分尊卑，龍王廟的人雖凶一氣，可也沒逃過劫數哩……」

「老大叔，我們為什麼又沒得好報應呢？

老頭唯有用咳嗽作答語，咳嗽聲中聽見一陣軍號聲起。聽見的人，都面對面的看着，不知道是那裏來的。

號愈吹愈近了，出了城門，聲音越聽得清晰。

慢慢地一排兵走進來，人們看見後面有一輛大車，車後面有一匹馬，馬上坐着一個穿馬褂的。

愈來愈近了，人們大吃一驚的看見車上有個在五花大綁着的人，那人低着頭，可是看身段分明就是劉二歪脖子。他背上插着一個紙招子，上面有紅色的字。

「怎麼啦？……」人們疑心是眼花。

「怎麼啦？」人們疑心是眼花。



虛偽

Frank G. Tompkins著

蕭乾譯

角色：

査利——家主

克蘭——査妻

賊

新聞記者

背景：

昏黯了的屋子。幕啓少頃，門開，瀉進一條光線。一個人躡足內窺。確定了屋子是空空無人，才摸牆而入。啓電門，室乃大亮。來者衣冠整齊，一見即知是受過教育的。一面嚼着一塊火腿麪包，一面四下睨視。最後看中了壁爐上一隻花瓶。拿起來，看看瓶底，又憤然放下。喃喃地說：『假貨』！其他物件亦受同樣待遇。全室無可注意，乃就爐落坐，細嚼麵包 。 陡然側耳細聽，尋空隙隱身。最後決定就站在門後，欣然作悅色。門開：一靑年携一女人入，賊向之微笑。女人一見大驚，縮步急叫，隨男人退出門外。賊躬身陪笑。隨後，女人隱在男人背後入，怒視對面的賊，似不知所措。

賊：（愉快地）好呵，二位？你們嚇了我一跳。沒想到這麼快就回來了。戲演得够糟罷？（少停）喂，你，你們二位怎麼都不說話呀？叫我一個人唱獨白也是辦得到，不過總還是一問一答像樣兒。你們不論誰問我一聲兒，我也好接着說下去呵！

克：（喘息地）你——你，（進而判罪地）你是賊！

賊：一點兒也不錯。可是，太太，您呢？本宅太太罷，我猜。不然難道是我的同行？按規矩同行是寃家。

克：這—— 這是我們的家。査利，你倒管點兒事呀！別傻站在那兒，像隻—— 趕他走。告訴他連根草也不准拿。（走向賊面前 ，滔滔地）你偷了什麼？馬上交還我 。你好大膽子。査利，奪回來！

査：（不但不怕，反覺得好玩 。惟不知如何措置。最後婉轉地說）我說老夥計，你快點兒往外蹓達罷。我們已經回來了，你知道什麼也不—— 喂，快點兒撒手，乖乖地，我不打算和你動武。

賊：我也不讓你動。

査：你敢拿我們半件東西—— 跟你說，我們並不是沒有着落兒。（向衣袋中掏索一隻又黑又亮的東西，似是手槍，但又不明示）

賊：看看你的鏡子，給我瞧瞧。（由猶疑的査利手裏接過）也許比我的還好。框子倒不壞。（試）哼，窗戶玻璃，拿去罷！你手裏沒有傢伙，別唬我。我早把你的槍拋到冷氣管裏去了。我從來不帶那玩藝兒—— 辦事的時候也不。你那桿自來得擱在樹櫃底下的抽屜裏 。 樣子不够漂亮，櫃子外面還算乾淨，底下儘是耗子窩 。 從這個把你這人也看透了。你都沒料到有一天夜晚我賊先生會來拜訪你？我看了該有什麼感想？

査：我想不——

賊：那不成。 我開抽屜 時就會自言自語地說，

『樣子那麼堂皇，其實裏面是虛僞。多半這就是他們的老脾氣。』你們可眞得整齊點兒。那麼亂七八糟也是一種不誠實。

克：你——跑到我們家——還講誠實！

賊：對，這才正是地方。得先由家庭提倡。咱們——

查：查利，我受不住了。抓住他，翻地。你扣着他，我去打電話。

賊：別做夢罷！

克：你把電線剪斷了嗎？

賊：用不着。你們的電話早給電話局撤掉了。我沒來的時候就打聽明白 。大概沒按月交錢罷！這够多不方便呀！該交的錢別推日子。我今兒晚上也眞不便當了。還是快把手續弄清楚罷！

克：查利，難道你叫我站在這聽他羞辱嗎？

賊：請坐，太太。這是府上僅有的一塊肉包，想我不謙讓了。可是地窖子裏啤酒有的是，我也不必指點，想你們也必熟悉。

克：(幾哭出)查利，你讓他站在這兒演一晚上的講嗎？我受不住，不能聽一個賊的嘮囉。

查：我不能勒住他的嗓子眼兒呀，蘭，特別是這頭油滑。瞧，他不是個天生的說教家嗎？老夥計，勸了半天，你把生意忘了罷？你不要不去當教官，將來的前程大呢！

克：查利，別理他。你比他大多了！

查：我就逗逗他。

克：他羞辱你哪！來，查利，動動手兒。我來抱他大腿。

賊：沒錯兒，您一定先抱大腿 。可是那也管不住我的嘴說話呵！而且，這麼辦你們便宜也佔太大了。我總不好意思踢一位女人。是不是？而且，你們二比一，還是叫我和查利對手罷，那才公道！

克：公道！哼，我倒要知道知道——

賊：太太，求您把臉調落低點兒。那尖聲刺得我腦袋痛。咱們都請坐，規規矩矩地，像有身分人那樣討論這當前的難題。等我們彼此都諒解了，我抹頭就走。

克：嘿，可不是，等你把能拿的拿去了，不能拿的也全批評遍了：什麼我們的樣子啦，態度啦——

查：但是他什麼也還沒拿呢？就叫他去批評。我瞧他也很少遇見客氣的主顧。(向賊)對嗎，老夥計？生意也够悶得荒罷！

克：你要是再不動手，我可要喊鄰居了！

賊：那兒喊鄰居去罷？離這兒還一箭多遠呢。而且他今兒也不在家。為時髦跑郊外住別墅就短不了這麻煩。我瞧你們也不大住得起。對罷？太太，求您落坐罷！您不坐，我也不好意思坐。 那麼我就得罰立正。 我挺了一天啦，這眞有點兒不近人情。(哀求地)我站着話說來也不清楚，費的時候也更多。(她會意地，憤然落坐) 多謝，這痛快多了。(爽快地呼了一口氣，就坐) 我早知道咱們會說得來。來根烟捲兒？(查利由賊的精緻烟盒拿一枝) 太太不抽枝嗎？

克：(手伸出，又抽回) 謝謝，我不抽，不跟賊抽。

賊：對。不抽烟總再好不過。我還是個守舊派，看不慣女人家抽烟。舍下的堂客都不抽，也許我們家太古板了。

克：我才不跟你們家女人比呢；你既這麼說，我偏抽。(見烟盒)這一定又是由體面人家偷來的。

賊：就是府上緊鄰。這是，不，這從前是他的盒子。很漂亮。常見牠罷？也許你們沒什麼來往。(克怒視之) 對不起，我太拙笨，那猜得出來。好，這回可是你摸摸這盒子的機會了。來根罷？

克：我不接偷來的東西。

賊：這可有點兒給查利下不去，是不是？他摘得正香呢！

杏：烟捲兒眞刮刮叫。賀斯提（鄰居）果然講究。老實說——我們不認得賀家。他們也從沒來過這兒。

賊：對了，老杏。把事實和瑕醜一堆道出來。

克：查利，這眞是無故——（傾首向克）您知道這怪是誰了罷？

賊：聲兒低點，求您了。記住我的頭會痛。對不起我沒工夫和您研究您在社會上的前程，或是貴鄰的短處。那些倒該是有趣的。好，我們辦正事罷！現在得解決而且馬上得解決的問題是你們叫我拿什麼？

克：（急怒）我們叫——叫你拿什麼？我們本主人在家——呵，豈有此理，叫你拿——

賊：一回拿不成，下回不還得照顧嗎？

杏：對，老夥計，你得再來一趟。我也許太遲慢，但是我眞看不出你有拿什麼的必要。

賊：我就怕你們這樣。我該繞遠一點兒說。比方說：我寸草不動，抹頭就走，（勝利地）你們怎麼樣？

杏：那乖極了。可是你呢？賊哥兒們，你捉得住骨頭嗎？

賊：別尖酸，你太大了。女人和黃牙小孩兒的嘴才那麼樣呢！而且，這麼說你們捫心，也太對不起我了。我是來幫你們的忙。瞧，我這兒正想主意把你們由這爲難的圈子救出來，你反而跟我開玩笑。這太不够面子了！

杏：對不住，老夥計，把話說簡單點兒。你看，這樣事我們從來沒遇見過。我們很想領教。

賊：那麼，聽我說，看你想得透想不透。如今府上沒有一件我可要的東西。沒有一件東西不叫我一想就頭痛的。

克：我們也眞不願叫你頭痛。但是，老實說，我們也有理家名人的指教。

賊：（愕然）名人？得了，別噁心人啦！我不要這些骨董，可是又總得有個安排。如今我自找麻煩，滯點與我絲毫無用的東西，不値分文的東西。而且，也沒有人肯買，（自歸地）我何必呢？

杏：對，何必呢？

克：別搭茬，查利，這是一個反證。聽他自在下文。

賊：我都是替你們設想。話說得還不够淸楚嗎？想想看：如果我什麼也不拿，憑你們怎麼去留，我抹頭就走。想想明兒早上！警察和報館訪員全聞風來了。桑椹路家家失了盜——除了府上。這段新聞就表明出這賊眼光的高雅。——不客氣說罷，是個骨董。

克：什麼骨董，哼！

賊：都知道我這行家由你府上路過不拿東西是因爲看透了東西的撒爛污。我不是瞎吹，拿隔壁一家說罷——（克蘭興奮地向前逼視傾聽）可是鄰話又太長了——（她又縮回）社會馬上會疑問：爲什麼賊單不偷桑椹路二百八十九號呢？這答案就不用提了！桑椹路沒有値得可偷的。

杏（領悟地）噢——噢！

賊：街上人就嘲笑起來了。更糟的是，隔壁也笑了。瞧着呢？被人嘲笑也不是好玩的事。最嘔氣瘢理不過。因此叫賊過門而不入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比這再小點兒的事都會爲社會所鄙夷。我的話够淸楚了罷？你們斟酌完了嗎？叫我拿什麼咪？

杏：老夥計，話說得眞臨。不見得是律師借身

罷？

賊：我研究過法律，可不是站在那個立場。

克：這些都是廢話。咱們何不去報案說丟了值錢的寶貝，我們永不會有的東西？

賊：（正顏厲色地）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遭聽見的最下賤的主意。對，可以這麼辦，不過我不能隱瞞我對您人格的估量。

杳：我瞧凡是不痛快的話，你一句也隱瞞不住。

克：這簡直——

賊：你的良心糊住了，可是我這時也沒工夫管。請想：假如像我才說的，我什麼也不拿，然後你們去扯天大的謊。有朝一天我被捉到，我能袒護你們嗎？當然不。或者，他們捉不到我，難道從你們搬到這兒，就沒有個客人來過嗎？難道你們的老媽子不知底蘊嗎？你想她會半句不露縫兒嗎？唉，這險眞不值得冒！先別提什麼良心，這簡直是不近人情！為什麼人總忘不了丟掉了東西還想佔便宜？喝，什麼花樣都有！一位太太丟了把值五塊錢的胸針，一轉眼就值五十了。丟的日子愈久，上面嵌的金鋼鑽也愈多。後來索性每天晚上跪下祈禱上帝，求神讓牠永找不回來。瞧報紙替她登的義務廣告！這事會給她點教訓嗎？才不呢！賊來了，像狗那麼叫喊。不搽得像個明達的太太地說：『別動！我正用你呢，倒把你捉到了。來得正巧。把我梳粧台上那串假珠子拿去，快快走。如果我再看見你或是這串珠子，我就把你送警察。』呃，這才像話呢！一個賊並不想叫你領情，可是最少他需要諒解和合作。現在你們有羞辱到門，我來救你們；我的報酬是什麼？尖酸，無聊的尖酸！

杳：對不起，老夥計。我眞是太不夠朋友了！可是你的用意太深，實在不易看出。（向克）克蘭，他這話很妙，你以為呢？

克：倒是辦得到的——現在如果他要我們替他選，——這不是尋開心嗎？我們就給他選吧！（向賊）你要什麼呢？

賊：（憤怒地）我要什麼？哼，我什麼——也不要。你還不了解嗎？問題是：你願意我拿什麼？並且，請你也體貼我一點兒，可別讓我搬那大鋼琴或是冰箱。還沒想好嗎？我帮一把手兒。你府上難道沒有舊日結婚的禮物嗎？人人都短不了。什麼白象啦，那些既無用又不敢扔的東西。怕有一天送主會來看。丟了好，一個知趣的賊也算是天賜之福呵！丟了之後，你只要給原主寫一封信，說：『穆笛仁兄：昨晚敝舍失盜，當然第一件被偷去的是你送我們那把最可愛的椅子。』或者隨便什麼東西。東西樣子笨點兒不要緊。記住，我要眞的。我最討厭虛偽。

克：杳利，我們可眞走運！那兒一張雅緻的人工雕的——

賊：不成。我早看見了。（顫微地）全是機器活。不成，我不要那個。

克：乞丐不應該——

賊：什麼？我的大驚呢？吹竄了罷！

克：別走呵，我說着玩呢！眞的，從嘴邊兒溜出來的。我們不應當這麼散了——

賊：我沒有工夫和這樣的——

克：賊老爺，請您等一會兒，隨便拿點兒東西。難道我們沒有一件您肯拿的嗎？杳利，拉住他，攔住他走。嘔，那也不中用。和他說——

（未完）

給地下的陳貞元女士

夏英喆

貞元，我底精神上的良友！

再過兩個月便是你逝世一週年了， 我很難過，不能爲你舉行紀念的儀式；可是當思念你的情緒奔迸澎湃到胸口時，我是不能等待着一定時間，再來傾瀉了。我不能爲着固定儀式把文字來點綴，却願不拘時日，只要情緒一發難止的時候，我馬上就來寫給你，如像你活着的時候一樣。但，朋友！那是太令人心傷了，提到了這個活字啊！ 我知道把所有時間精神都來爲你作信，——那從前曾被你認爲足以安慰你一切煩憂的信——你是不會再回復我片紙隻字的了；而我將永世失去拆讀你底信時那種愉快與幸福。

你去後，將近二年的時間，你不知你底家庭和你底朋友們是變成怎樣愁慘，怎樣不幸；你不知道國家是更其破碎缺落，民生是全部破產；你更不知道整個世界，弄成了烏烟瘴氣，一個階級開始着動搖與崩潰，另一階級仍在掙命掙扎着血與汗，這影響到全個世界。野心家率獸食人，正在醞釀着一個絕大的風浪，我們度着的正是大慘殺大流血之前夕，我們這一輩，豫知死之來臨的弱者啊！你不知道這消息，却是你比我們幸福的地方。在這個世界上呼吸着一天，就逃不出這些罪惡，汚濁，和黑暗的襲擊與毀傷。所謂人道正義，那從前替人們做過面紗的人道正義，現在是被打到十九層地獄裏去了。現在風頭十足的，連豬狗都懂得向牠搖尾巴的，——這就不單指世界，以國爲單位，中國是這樣，中國社會是這樣，大小團體是這樣，小小團體也還是這樣。——是強權，是罪惡的勢力，人類失去了靈魂與生命，全然爲這個征服了。朋友！我不能再這樣寫下去，我不該疏忽，又把憤怒的火燄挑撥起來，燒灼着自己。我知道這於事實非但無益，而且是一個可哂可鄙的自表。我覺得要告訴你將近二年來愛你的人們一點瑣事，和做一個親切的談話，於你也許比較着需要，這個詛咒不完的世界，且不和你談吧。

我要緊緊捉住你的兩手，——這一點不含着荒誕，只要我一想到你，那全成骨骼與皮的手，會比什麼都清楚。——懇求你，不流一滴淚，再告訴你，魂夢相繫——如果眞有——中你的慈母。

你去後的次日，慧敏和樹芬來告訴我，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怎樣才好，我們靜默又像在顫抖，後來三人提着花圈去，一進門，人們都流下淚來。那高高席棚下的漆棺啊，睡着我們的朋友棚上滿了飄揚的花朵，你的名子，人們的名子，燭光搖着，紙灰飛着，哭聲環伴着。我們致敬禮後，伯母只叫了一聲「姪女啊……」就什麼也說不成聲了，眼淚都碎落在我的衣襟和手臂上，整個夜晚，我們都在不能抑制的情緒中過去。她告訴我，你是怎樣體貼她，愛她，並需要她，自從她一天天看着你長大，讀書，做好人，她的心就在這甘泉中也一天天健壯起來；她把全生命，全愛，寄託於你，眼淚與心血全部灑向你；當這希望與愛長成蓓蕾時，一把利刃把蓓蕾割去，這幻滅的悲哀，說是比摘去心還痛，不是一點不過分嗎。說到你們間的情感，也是有着無可奈何的深厚，譬如你不要多吃，她就流淚；你一定要到深夜睡，她勸你不聽，寧忍着淚守候着；而當她到朋友家去一忽時，你又在枕上哭了。從你病的時候起，二年以來老人家，沒有一刻不懸着心，沒有一夜睡得穩，沒有一次提到你的病——當人們去看你病的時候——不流了多量的淚。「貞元！要是沒有你，我還爲什麼活着，爲了母親，你必須健壯地活下去呀！」當老人說這些話時，旁邊的人們怎不要淚下如雨呢？然而死之魔鬼，終於奪了你去，老人的希望終於碎破。

年來儘說曾好多次夢見你，每次都從夢中哭醒，人的淚腺已流枯了，便是哭，還能有那麼多的淚麼！然而心的痛楚，又分明在顯示着，老人的面色是太憔悴了 ，眉間額上鏤刻着深度的悲哀，斑白的髮更多了幾根；雖然那慈愛的微笑，永久是那麼慈愛的○朋友！母親們的心情，眞是無可奈何，難以形容啊！這種愛，偉大，聖潔；要溫暖與熱情，只有從母親那裏索取，那眞是偉大聖潔而又無窮盡的啊！

伯父是頗能自持的老人 ，當每次我們談到你，在夾雜淚水的時候，他老人家總是用力的閃避過去，他不願多說話，而他的內心與面部，其實是比帶着淚水更其慘痛○哥嫂們和姪男女們他們的懷念，正不必我來囉嗦了，他們尤須時時打着笑顏，安慰母親○因了你的去，人們對於我，更其熱識了， 人們的熱情厚愛， 常使我感到不安與慚愧 ， 我每次想你有時便要跑到你家去一趟，——可是事實上，我的繁忙不能常去——便是幾分鐘， 來不及喝一杯茶， 我也感到滿足○可是一走進門，我的跑去時的心情，便立刻被上悽慘和陰鬱的壓迫，只有悵痛，沒有失望，望什麼呢？難道我還想你老遠的笑着走出來迎我嗎？唉！當我每次走入你家，叫伯母或嫂嫂的時候，我就想同時叫出來「老姑」那兩個字，不是姪男女們這樣叫你，被我們把來戲呼你的嗎？我回憶到一個像孩子頭的老姑，穿着拖鞋，素淡沒有花的短衣服，跑出來活潑愉快而又令人有幾分起敬的，我們一談話就談到書本上去了，——當然並不是我好讀，而是被你同化了○——我們常時愁苦着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怎樣努力，是不是書本子可以滿足了我們的一切，我們是不是只消把全精力放在書本上，便算盡了責任；如果這樣是對的，那我們自己又嫌老不長進，記憶不如從前，勇氣不如從前，成績當然更是退步，可是個子和年歲，却比從前大得多了○

有時又扯到社會上去，也懂得一點什麼是罪惡，什麼是汚濁；憤怒和不滿，在敲擊着自己，于是恍悟全靠書本不成 ，我們必須走向現實上去，而路是該由自己開闢，我們不再詛咒着或非笑着我們的前輩，我們也不該把希望留給比我們更年青一點的人們，我們各個人要即時負起時代給我們的責任來， 我們要爲自己， 爲社會，都得大膽的走向人羣中，用全力攀向這個黑暗的一團，我們要呼喊起來，直到人們都響應；我們要努力做起來，直到竭盡了我們所有的力量；不管成功或失敗，不顧破壞或非難，不許脆弱，不許退縮，也不許……也不許什麼？說的人臉紅了；另一個接下去說：不許戀愛，不許結婚！於是大家都默然○我們那時候，——其實是一直到現在也還是如此——唯一感到痛苦的，就是自身太薄弱，太平凡，所謂抓住一個重心，似有而實無；所有的力量，也僅於憤怒激起的力量，孩子們憤怒激起的力量，眞實熱烈也還是沒有什麼用，於是幾個人都黯然，沉默着，苦惱着，讓空間領略着每顆心的哀曲○

不多時候，榮卿，曉虹相繼逝去；有的又逃不開戀愛和嫁了；我也轉到別一個學校了，不過在那不幸期中，我們却開始着通信了，有趣的是我們常常請兩個小弟弟做我們的綠衣使者，十八年你我還打了一次筆戰，那是因爲剪髮問題，你告訴我，剪後的種種便利，並勸我也剪○我認爲那是時髦，那是只講形式的趨新，不但不信你，反而化費了一夜的時間，寫了長函，痛駁冒充時代的婦女們，並歎惋有志的女子們也未能免俗，效起時裝來了○後來你讀信後，竟哭了，來信表示非常難過，可是和緩了許多；感動得我無話可說○朋友！你說我的抱殘守闕的態度，想來是多麼可鄙可笑，我完全誤怪了你，可是你一點也不怪我○此後我們一直不再有星點的意見或爭執，友誼更加深厚，以致彼此引爲左右手，而互相敬愛着，因爲你的柔和，寬大，我的暴躁，激烈，這樣我們剛柔相濟的做了六年的朋友，自然精神上一直到永久是朋友○

我近來讀了一本短篇小說「朋友與敵人」，我想起你我從前也曾做過眞正的敵人，那是在小學時候，小學有考試，有榜，也就有第一第二等名次，那時你我都有野心，小心地搶第一卡義，可是榜出來，榜還在傳達室印刷的時候，你

我各自單獨的跑去看了，在傳達室我們猝然相遇，彼此互報一個不自然的笑，各人心頭的滋味，自是各人知道。榜揭後有一個人，悄悄地躲到盥洗室的角落裏哭去了，那一個抱着滿懷勝利的歉意，走去安慰；這樣兩年高小，四學期四次榜，居然兩人保持着均衡。直到考女師也還是分佔着一二兩名，不知道爲什麼，當時孩子心是那麼好勝，好榮譽；記得當時兩人確曾以敵人相視，譬如考時見面後，本來昨夜甚至是早些日子都開過夜車，一到問時，偏說沒有預備，明明因熬夜弄得眼紅，偏說睡多了覺，這種無聊的謊說，聽的人其實是絕不會信的。後來由防禦敵視的競爭，慢慢進而爲友誼的切磋，於是就都揭去面幕，再不好意思說沒有預備那一類的話了。

現在呢，第一個對於你，我就慚愧得無話可說，我一想到過去，立刻感到現在是一種恥辱，一種難以赦恕的罪過，日子還是年青的，人還是那一個，環境沒有變，什麼也沒有變，可是最重要的東西却變了；不僅是變，且墮落到不可思議的深陷中去；那就是思想與精神，並不爲着一點什麼，也許是爲着許許多多的什麼，只感到疲乏，厭煩，一些所謂美麗的顏色，一到我眼，就成了灰白或黑暗，所謂志，早被風雨吹打得散碎了。我聽到的我看見的我接觸着的，無往不比從前更糟，更墮落，更黑暗，人們的痛苦熬煎，也更深重，社會的個體，像一件襤破的老衲，綠的綵的小片，只不過紙糊的補綴罷了；到處傳播着病菌，飛揚着穢土，惡毒與烟瘴，瀰漫了一切，毀傷了一切，霽亮的刀揮動着，血與淚無盡的流瀉着。……

朋友！我瘋了嗎？我說的什麼，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哦！讓我告訴你，我現在祇有身體，沒有靈魂了。我雖尚無意做叛逆，但是無形中我已被社會征服了，至少也是被感化了。我每天就呼吸着上面說過的那種空氣，而且呼吸得很自然，很滿意，我又覺得醜惡是上帝的把戲，就如把魔鬼要給孩子們看的一樣。卑污和殘酷是人類的天才與藝術；至於受苦難的人們，則是他們太蠢笨的過失。因而我把從前的意氣話，斥爲膚淺，空虛，說是負起什麼責任來，那就更誇張，和不自量了。總之，我現在比起你，也並不多着一點意義，一點期待，我與你之差，僅於爲我此刻體內每個細胞還在活着，所以我也便活着罷了。你不要責斥我，我已不是那個時代的我，從前的我，也許比你不晚一點便入墓了。萬一你眷念往昔，愴懷人事，而爲着你的朋友哭時，貞元啊！！我也許打開了久錮的記憶之門，不覺嗚咽起來。

然而我再無法使自己振作，使自己進前了，我已感到無力，雖然我從不會在什麼上面用過力，我也許根本沒有力量，還是庸怠懶惰，還是患着浮躁和幼稚的病？我們就是無聊的，毫不負責的，空喊着有什麼用呢？時代雖然在患着重症，而且瀕於絕境，可是沒有人敢於救。牠需要年青的活力，鮮熱的血，真摯的心和勇敢的精神，可是年青人們都成了老朽，或是害着狂熱病；更年青的根本便被灰迷了眼睛，或是蒙住了眞性，一切都麻木，一切都昏絕了。我們在聽着廚下的磨刀霍霍聲，我們聽見釜中水沸，我們又聽見捆索的忙亂聲，我們自己其實還逃脫得想着挪動，忽然又軟癱下去，忽然又疑心自己跑不動。顧忌這個，担心那個，猶豫着，遲滯着，直到人把雪亮的刀捉在右手，左手提着耳朵，喝一聲「死」，那時我們就自然而然的伸長了頸子，而且挺得直直的；奇怪？那時我們是那末坦然，那末服從的；像個義士的殉難。朋友！據說老牛死前必下跪乞赦，豬被屠後掙扎力最强；而我們的末日來時，我們也許連掙扎都不想了吧？可是朋友！我如到臨刑的那一天，你要爲我做證：證明我早前原不像一付豬腦，那樣不識死生，不懂競爭，不想着做人；我想過自救，想過救人，又想過征服一切毀滅我們的魔鬼。我要代表眞理與正義，去擒死吸人精血的妖精；去清除大地上的汚穢；去洗淨人類的不潔；並掘殺一切罪惡的種卵，而建樹起美麗和善的人羣集體。我曾追求過這一些黃金色的夢，可是回響總是很簡單的一句：「你活够了嗎？」隨着就是明幌幌的東西一閃。避着血與死，我漸漸沉溺向黑暗，

我被拋在罪惡流蕩的湖水裏，憤怒與焦灼毀了整個的心，惡毒腐蝕了人的精力；就這樣我於不知不覺中安然死去，沒有人哭，沒有人哀悼，也沒有星點的遺跡；甚至說死，人們也不肯信，人們說我的細胞鑿眼見還是好好的活着；這我也不願分辯，其實我自己知道：我不但死，而且早腐化了；你我是恰恰相反，你雖去而精神永垂人世；我則精神早死，徒留皮囊而已。想到這裏，我不知道如果我有眼淚，是應當爲你流灑？還是爲自己？

貞元！你的死，眞是給我莫大的損失，這損失與痛楚並不比你的家人輕少一點；她們是骨肉親情，我是爲精神上的戀泉，思想上的鈕鍵；雖然我們也還有情感在。她們之需要你，雖然不止于精神，却是多少可由精神補救一些；你的朋友需要你，雖是精神，但這種精神無法補救，說來反像實質的。譬如前些日子，我到你家去，看見她們把你的照片嵌在鏡框裏，周遭圍了松梅之類的花木，並擺了燈燭等東西； 最令人感動太息的，是九月九日的切糕，還在盤裏乾裂着，旁邊有水果食物。伯母命嫂嫂非常鄭重的取了水果來給我，意思是你曾用過的，我再吃是好像精神相接了；但你想：我當時的心情是怎樣的呢？我能吃嗎？不說這些個，你看！她們總有一點聊自慰解的方法。 而我呢？ 我沒有這種替代慰藉的幸福；我每次憤怒至極的時候，也就是想你至極的時候；我想立刻抓住你，再把自己的積憤拋扔出來，事實上又不能那樣做到，而我的鬱結，却是越厚，壓迫越重，憤火欲燃的力也就越高起來了。只有你能了解我的一切，只有你肯聽我的心語，也只有你我才屑於傾訴；『別人不了解我們，我們更不需要別人的了解！』這是你慣說的話，可是現在你永遠拋棄我了，你永不再給我一個機會了，而我之不被人了解，也就永生繼續下去了，不是嗎？

年又見過了一次新，自然，舊的，醜惡的勢力依然蟠據着牠的領域；而且逐漸發榮滋長着。人並沒有好了痂，却已忘了痛；大家笑得是那麼甜蜜，舞得是那麼興濃，歌唱與歡樂又是那麼如醉如狂；你說猙獰的魔鬼，正在計算着我們，預備吞噬了我們，我們曚曚不知，是可憐。她們一定罵你是蠢才，不識好歹，不懂人生及時行樂的哲學。那我們還有什麼好說呢？

今晚是太興奮了！好像我們久別重逢，孤燈話舊，那樣的興奮與滿足； 朋友！不知道爲什麼，在你活着的時候，也並未感到蜜裏調油那樣的好處；可是自從你和這個世界永久告別之後，常常就異常迫切的想你，明知想你不見，可是迫切會不少減 ，而且每次都是一陣熱辣辣地難過啊！我有想不完的瑣碎，說不完的話，都要一齊披灑在你的面前；但爲這計劃就失敗了，雖然我這少半本信紙，就要寫完了；可是牠並沒有條理不紊的替我描畫出什麼來；而我於感到些少的輕鬆愉快之後，反覺有欲言不盡的痛楚。這封信你也許嫌牠太長，讀得不耐煩；你也許驚訝牠的長度，打破我們以前通信的記錄；但是，你當曉得，別來已竟快兩年了！要是你活着，兩年中我豈祇寫給你這一點點呢？何況兩年並不一定就結束了你我的別離，要是這別離還有兩年，或者更多的兩年賡續下去，唉！你也許又要嫌我寫的太少了？

可是朋友！你放心好了！祇要我能做到，我總得不斷的給你寫， 這不僅於爲了安慰你的寂寞，實也可以療治我自己的心創。

安息了的朋友呀！永世安息下去吧！你那火團般的青春；初日般的遼程；鋼鐵般的精神；現在是全然偃息並消失了 。 雖然在我們的心裏，你永遠還是健壯的活着。你的墓帥將由青秀而黃枯；由黃枯再青秀：老是這樣循環着。時代無已的前轉着；世事不息的流變着；一切在末日未來之前，是轉動着，流變着。自然活着的人們逃不掉漸漸由幼小而少壯，而衰老，那些階段；在這些階段或歷程中，是不是要有多少不尋常的事變呢，我不敢想下去了。但是，安息了的朋友呀！你總可安息下去了！這裏再沒有你一點干係了！那就是說：擾攘，惡毒與苦難再不能波及你了，這是你的幸福，祇有你纔是幸福的啊！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你底最愛最敬的慈母，我要儘着能有的力量與時間，敬愛她，並安慰她；如像你的生前；如像我對於自己的母親。這個你也許信得過，放心一些吧？祝你在九泉微笑！

你底身在心亡的朋友 元月元日